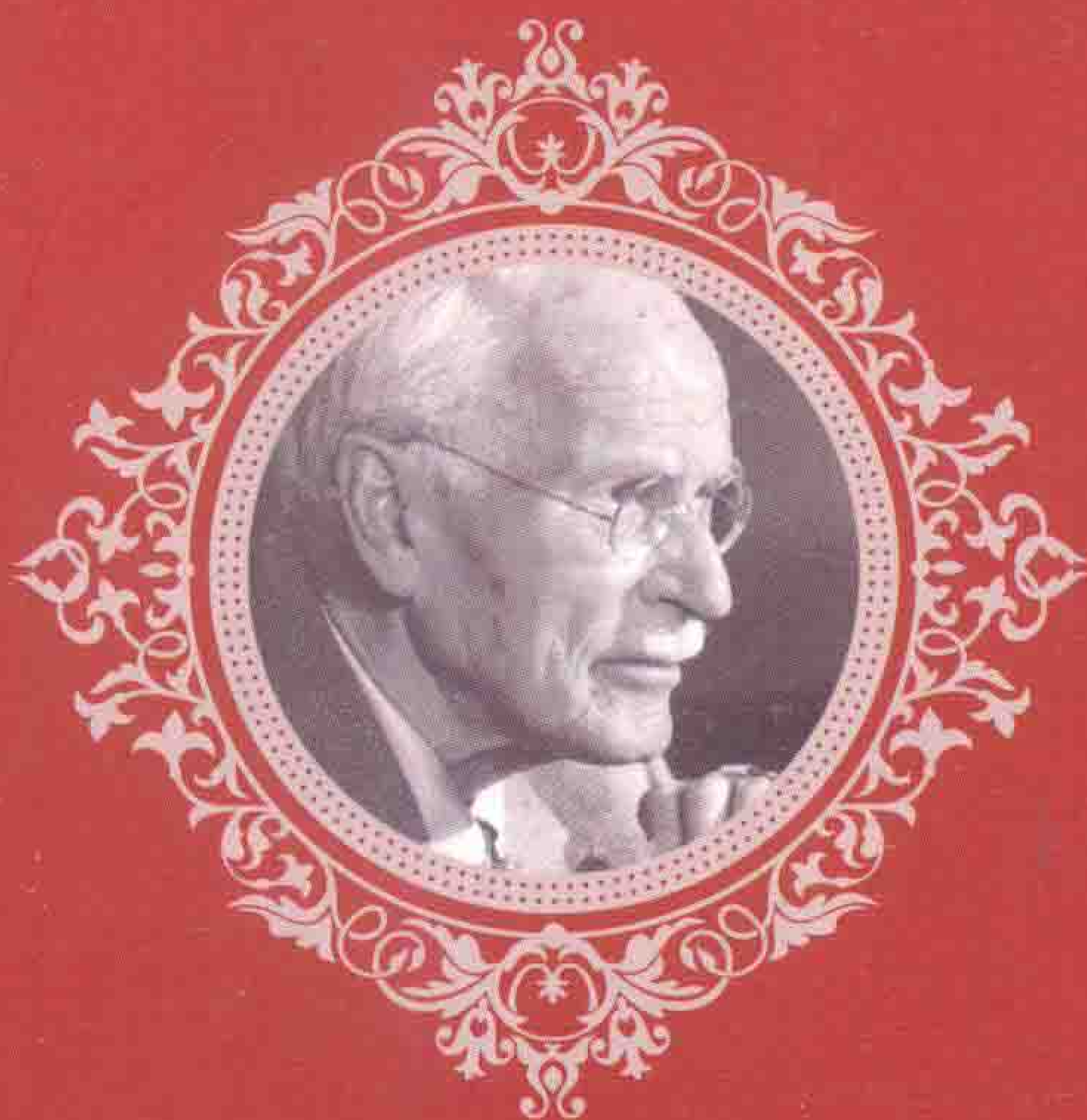
荣格作品集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成 穷 王作虹 译

Jung

译林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Carl Gustav Jung

Analytical Psycholog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凤凰壹力 0817
上架建议：心理学 / 精神分析
ISBN 978-7-5447-47



9 787544 747011
定价：22.80元

荣格作品集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成 穷 王作虹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瑞士）荣格（Jung，C．G．）著；成穷，王作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4

（荣格作品集）

ISBN 978-7-5447-4701-1

Ⅰ．①分… Ⅱ．①荣… ②成… ③王… Ⅲ．①荣格，C.G.（1875～1961）—分析心理学—文集 Ⅳ．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1757号

书　　名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作　　者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　　者　成　穷　王作虹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殷添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701-1
定　　价　22.80元

前　　言

已故的 C. G. 荣格教授，在 1935 年——也就是他满六十岁的时候，在伦敦的塔维斯托克（Taristock）诊所[1]给大约两百名医生作了一个系列讲座，一共连续五个晚上。这个讲座及其讨论曾由玛丽·巴克和玛格丽·格姆打印成册，现在编成本书正式出版。

荣格的著作是广为人知的，但亲自听到他讲演的人并不多。被他的系列讲座所吸引的，不仅有各个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学家，还有精神病医院的人员和大量普通开业医生。他的习惯是先讲一个小时，然后用一个小时来进行与听众的讨论。从讲座一开始，他的新颖材料、随和的态度、流畅圆熟的英语表述，就创造了一种轻松而又激励人心的气氛，讨论大大超过原先预定的时间。荣格教授不仅具有演说家的魅力，还精于选词用字，准确地表达出他的意思，他的话清晰易懂，完全没有行话或学究腔。

荣格教授主要阐述的那些原理，也是他的独特的理论贡献。他将这些原理归在两个大的范畴之内，即：心灵的结构和内容；对心灵进行探索时所采用的方法。

---

① 1920 年刚成立时的名称是塔维斯托克广场诊所，1931 年改名为医疗心理学研究所，几年以后又改称为塔维斯托克诊所。

他把意识界定为精神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认为其性质取决于个体的总的态度类型，无论是外倾型还是内倾型。他认为，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通过以下四种功能来实现的：思维、情感、感觉、直觉。由于作为意识焦点的自我来自于无意识，只有假设存在着个人的和集体的无意识，才能理解意识及其功能。关于这一假说和功能的所指，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荣格清楚地解释了他所使用的这些术语的意义，他自己就把相当多的这类术语引进了分析心理学。

在解释他调查无意识的心灵活动所运用的方法时，荣格详细说明了语词联想测试法、析梦法、主动想象法。有些人对他如此强调语词联想测试法感到吃惊，因为此法早已为人们所摒弃。荣格提到这一方法，因为它在他的早期研究中占有关键的位置。荣格年轻时曾在苏黎世的一家名为伯尔各斯利的医院里作过助理医生，他那时就着手研究大脑病变的秘密，当时，系统的心理学知识还没有问世。他对语词联想测试所做的实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极有意义的结果。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发现了无意识的自主性质。好几十年来早有人断定存在着意识之外的心灵活动，只是弗洛伊德和荣格才看到了它的临床运用。荣格通过对语词联想测试法的深入精细的研究，肯定了他的假说。他指出，的确存在着受情感左右的情结，这就为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理论提供了证据。起初，在语词联想测试中，给出的刺激（语词）只引起对一个词的反应。荣格感到这大大限制了此法的价值，于是做了技术上的改动。测试还是以原先的形式即记录反应时间的方式进行，但与此同时用各种装置分别以图表法记录下受试者情绪对他的脉搏和呼吸的影响，并测量出皮肤导电性的大小变化。荣格注意到

身体和心灵在发挥功能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是第一个认识到伴随情绪而产生的心理现象的临床医生。这就是现在我们熟知并称为精神生理现象的东西。

荣格还涉足梦的领域。他讲到了梦所包含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因素，特别提到了析梦法，那是他采用的主要治疗手段。他有一次竟用一句德语来回答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说："梦把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显示出来了！"他的提问者不禁咋舌。大会主席提醒他应该用英语，他才笑了笑，说："你们瞧，这不证明无意识的确不受支配而自行表现吗？"我很清楚记得这一插曲，尽管在讲座记录中没有记载下来。

第四讲中例举了一个梦并讨论了怎样解释这种包含原型意象的梦，析梦的方法是对梦作扩充性解释。荣格指出，通过对梦与梦的相似点进行列举并作扩充性解释，好比是语言学家对不同语言现象进行列举并对照分析。荣格把心灵描述成一种自我调节体系，产生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补偿性环节，类似于机体的自我平衡机制。

不幸，他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完成对这个极有趣的梦所作的分析，他说在最后作总结时再完成这一工作。然而，H. C. 米勒博士又建议荣格教授谈一谈转移作用，因为转移作用是令人棘手的问题，荣格同意了。他解释说，转移作用只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心理过程——投射作用的一个例证，并指出：转移作用常常证明是分析中最主要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师要具有对付反向转移作用的经验和技巧。转移作用的病原学和转移作用的完全自发性质，构成了荣格描绘的治疗工作的困难和复杂。

尽管荣格对转移作用的研讨比较简短，却为他以后的更为详

尽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在作这个系列讲座时，他的著作里较少提到转移作用。他在一篇写于 1916 年的论文中已讨论过转移作用的问题，那篇论文题为《先验的功能》，1957 年才首次出版（可参见《荣格全集》第 8 卷）。1946 年德文版的《转移心理学》问世，荣格并没有改变他对转移作用的看法，但他对此的理解已大大深入了一步。他在自己最后一部主要著作中又再次提到转移作用。

在本书所载的讨论中，听众要求荣格解释他所用的术语“主动想象”，荣格作了全面而完整的回答。他描述了主动想象在分析过程中的目的性和创造性，并显示了怎样结合起自发的画图行为就可以将这种主动想象用于治疗神经症。有的听众很吃惊地听到他讲起怎样常常劝病人用画纸和笔墨来表达他们自己。这一做法已被证明有极大的价值，尤其对那些无能力用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想象的病人是如此。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还使病人能够积极地参与治疗。

荣格于 1961 年逝世，享年八十六岁，即是在作了这个系列讲座二十六年之后。他在这二十多年期间著述甚丰，表现出向纵深的发展，特别是对无意识的研究不断深化，探讨了我们对精神的健康或疾病所持的理解与我们的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作为一本介绍荣格理论的主要原理的指导，这些讲座的记录是极其珍贵的。它们既有严密的系统，又显得随便、亲切，这些记录下来的口头用语使人永远感受到他的非凡的人格。

E. A. **贝纳特**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1
讨论 ………………………………………………………23
第二讲 ……………………………………………………37
讨论 ………………………………………………………58
第三讲 ……………………………………………………76
讨论 ………………………………………………………103
第四讲 ……………………………………………………112
讨论 ………………………………………………………135
第五讲 ……………………………………………………149
讨论 ………………………………………………………184

第　一　讲

主席（H. C. 米勒医生）：

女士们，先生们，我能在这里代表你们向荣格教授表示欢迎，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荣格教授，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怀着愉快的心情，期待着您的到来。毫无疑问，我们中的很多人盼望这次研讨会如同盼望一种新的光明。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预期这新的光明能够照亮我们自己。很多人来这里，是因为他们把您看做拯救现代心理学的人，即把现代心理学从与人类知识和科学相隔离、相疏远的危险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人。一些人来此，是因为他们敬佩您那将哲学与心理学大胆结合起来的广阔视野，而哲学与心理学一向是被看做判然有别的两个领域的。您为我们恢复了价值的观念和心理学思想中人类自由的观念；您给予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异常宝贵的新观念。尤其是，在人类精神这一所有科学止步的地方，您并未停止您的探索。为了这些以及我们每个人早已了解的其他诸多益处，我们向您表示谢意，并怀着最大的希望期待着您的讲演。

荣格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因此，如果我对它的运用不太纯熟，还得请你们多加原谅。

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我的目的是要为你们勾画出心理学某些基本概念的粗略轮廓。如果我的叙述主要涉及我自己的原则或观点，那不是我存心要忽视其他人在这个领域内所作的巨大贡献。我并不想不适当地把自己推到前台，我由衷希望我的听众能像我一样充分理解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长处所在。

我先给出关于讲演程序的简略想法。我们有两个主题要加以讨论：一是关于无意识心理构造及其内容的诸概念；一是在探讨那些源于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内容时所运用的诸方法。第二个题目又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语词联想方法；第二，梦的解析方法；第三，主动想象方法。

当然，我知道我不能对那些困难的问题，诸如我们时代的集体意识所特有的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社会的诸问题作完备的说明，也不能对集体无意识过程与比较神话学、比较历史学的研究给予必要的阐述。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本讲演的关系较远，然而却是形成、规范与扰乱个人心理状况的最有力的因素，因而也是心理学理论领域中争执不下的问题。尽管我是一个医生并因此主要对精神病理学感兴趣，但我仍相信，只有广泛透彻地了解一般的正常心理，才会对精神病理学这一特殊领域有所裨益。医生绝不应忽视这个事实，即疾病只是正常过程的紊乱而绝不是心理本质上所特有的现象。“以毒攻毒”是古代医生的至理名言，而作为真理，它也很容易变成谬误。所以，医学心理学应当小心不要让自己变成病态。片面与视野狭窄就是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特点。

很遗憾，不管我说些什么，无疑都将是一种未完成的东西。

不幸的是，我很少采用新理论，因为我耽于经验的脾性使我渴求新的事实更甚于对这些事实的思索，尽管后者是——我必须承认——一种智力的愉快的消遣。对我来说，每一种新事实就是一种新理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尤其是在考虑到现代心理学的极端幼稚的时候（我认为它仍处于襁褓之中）。因此，我知道，现在离一般理论达到成熟的阶段还很远。有时我甚至认为，似乎心理学还不理解它的任务有多广阔的范围，也不理解它的主题亦即心理本身的那种令人困惑烦恼的复杂性质。我们似乎如梦初醒，第一次与如下事实照面（但由于了解太少而不能完全认清它的含义）：作为科学观察与评判对象的精神同时也是它的主体即人们借以进行观察的手段。这一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的威胁，把我逼到极度谨慎与相对主义的立场，而这，却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解。

我不想用尖锐的批评性的争论来打乱我们对问题的处理。我提到这些争论，事先得请你们原谅，因为我似乎在把问题不必要地复杂化，最使我烦恼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因此，我恳请你们记住，我所支配的短促时间不允许我拿出所有详尽的论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这里尤其是指对复杂梦的解析与探索无意识过程的比较方法。总之，我得极大地依靠你们的善意，当然我也明白，使事情尽可能的简单明了是我首先要做的工作。

首先，心理学是一门关于意识的科学。其次，它是我们称作无意识心理的产物的科学。正因为无意识是无意识，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探索它，也与它没有联系。我们只能与意识的产物打交道，这些意识的产物源于无意识领域，这种所谓“幽暗表现”正是哲

学家康德在其《人类学》[1]中所说的那拥有半个世界的领域。我们关于无意识所说的任何东西，其实也就是意识对于它所说的东西。性质上完全不可知的无意识是通过意识并根据意识的术语来加以表述的，而这是我们唯一所能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超出这一点。我们应当经常在心里记住这一点，把它作为我们判断的最后批评标准。

意识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它是一种断断续续的现象。我们人类生活的五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度过的。我们的早期童年是无意识的。每天晚上我们沉入无意识之中，只是在醒后到入睡的这段时间我们才多少具有清楚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究竟这种意识清晰到什么程度，甚至也是成问题的。例如，我们假定一个十岁的男孩或女孩具有意识，但人们很容易证明，那只是一种很特殊的意识，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缺乏任何自我意识的意识。我熟悉很多孩子的情形，十一二岁的孩子，还有十四岁甚至更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突然意识到“我的存在”。在其生活中，他们第一次知道了是他们自己在体验，知道他们正在回顾过去，其中他们能记得所发生的事件但却不记得事件中的自己。

必须承认，当说“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种能够证明我是否完全经验到“我”的绝对尺度。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可能仍是残缺的，将来人们对它的了解定会比我们多得多。事实上，我们看不出这个对自我的认识过程最终会在什么地方停止下来。

意识正如广大无意识领域的表面或表皮，而无意识的内容则

---

① 《实用关系中的人类学》(1798年)，第1卷第1部分第5节。

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无意识统辖的疆域究竟有多广，因为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对一种你毫无所知的东西，你是说不出什么来的。当我们说“无意识”的时候，我们意在靠这个词传达出某种东西，但事实上，我们传达出的不过是我们并不了解无意识而已。我们仅仅拥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存在着一个处于阈下的心理领域。关于这个领域的存在，我们是有某些科学根据的。但是，我们必须留心在我们的结论中不要过于专断，因为事情也许在实际上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意识所设想的那样。

如果你察看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并将它与我们的意识对这世界的看法作比较，那么，你看到的就将不是作为客观事实而存在的各种心理图像。比如，我们看见色彩，听到声音，而实际上它们只是波的振荡。事实上，为建立起一幅不依赖于我们感官与心理的世界图景，我们需要拥有设备极为复杂的实验室。我认为这同样适合于无意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实验室，在其中我们能够用客观的方法建立起事物在无意识状态中的真实图景。因此，对我在讲演中关于无意识所作的任何结论和陈述，你们在心里都应当用这个标准来加以衡量。绝不要忘记这个限定，即任何结论和陈述都是以一种虚拟的方式进行的。

意识这一心灵现象具有某种狭隘的性质。在给定的某一时刻，它只能包容很少同时并存的内容，余下的一切便是无意识。只是通过意识的连续运动，我们才对意识世界获得一种行进感，获得一种一般的理解或感知。我们绝不可能获得整个的意象，我们的意识太狭窄，我们只能窥到存在发出的闪光。这正如透过小孔，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特定的范围，余下的一切便是黑暗，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无意识的领域广大并且总是处于持续的运动中，而

意识则是瞬间视像的有限领地。

意识完全是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和定位的产物。意识的位置大概在大脑，位于大脑外层，而在我们远古祖先那里，它的位置则可能在皮肤的感觉器官。正是由于意识来自大脑的那个区间，所以它可能还保留着感觉与方位的特性。应特别提到的是，17 世纪初和 18 世纪英法两国的心理学家力图从感觉中去获得意识，似乎意识是由感觉材料构成的。这个观点体现在一句名言中："心灵中无物不在感觉中。"[①]在现代心理学理论中，人们同样可以观察到类似情形。例如，弗洛伊德虽不从感觉材料中获得意识，但却从意识中获得无意识，这遵循的仍是同一理性路线。

我则宁取相反的路线。我要说，最初的东西显然是无意识，意识是从无意识状态中呈现出来的。我们的早期童年是无意识的。天性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无意识，而意识不过是它的产物。意识是一种需要作出极大努力来加以保持的状态。有意识的状态会使你感到倦怠，会使你感到精疲力竭。意识差不多是一种不自然的努力。当你观察原始人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看到，只需一点最轻微的诱因或者根本无需诱因，他们就会打盹，就会不见踪影。他们在那样的状态中一坐就是若干时辰，当你问他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时，他们就会见怪，因为他们说："只有疯子才想，才在他们头脑中装满思想，我们不想。"如果他们也想，那毋宁是在肚子里或心脏里。某些黑人部落要你相信思想是装在肚子里的，因为他们只认识到那些在实际上给肝、肠或胃带来麻烦的"思想"。换言之，他们只注意到情绪性思想。情绪和情感总是伴随着明显

---

① 参见莱布尼兹答洛克的《关于人类理解力的哲学论文集》第 2 卷第 1 章第 2 节。这是学术理论上最早的公式。

的生理性神经活动。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the Pueblo Indians）告诉我，所有的美国人都疯了，我当然感到吃惊并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嘿，这些美国人说他们在头脑中思想！健全的人是不在头脑中思想的。我们在心里思想。"这些印第安人大约正处于荷马史诗的时代，那时膈（膈＝心灵，灵魂）被看做精神活动的场所。那意味着一种不同性质的精神领域。在我们的观念中，意识的位置被设想在最尊严的头脑中，而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却从强烈的情感中去获取意识。抽象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由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是太阳的崇拜者，我就竭力用圣奥古斯丁的信条来与之争辩。我告诉他们，上帝并不是太阳，而是那创造了太阳的人。[①]他们根本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他们不能超出他们的感觉和情感。因此，对他们来说，意识与思想是位于心的。而对我们来说，精神活动根本就不是具体的东西。我们认为梦和幻想是位于"下面"（down below）的，于是便有这样的人，他们谈论下意识心理，谈论意识之下的东西。

这些特定区域在所谓原始心理学（其实并不原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举例来说，如果你研究印度佛教的瑜伽和印度心理学，你将发现有关精神层次的最精细的体系，即从会阴到头顶都是意识的分布区域。这些"中心"就是所谓的"卡克拉斯"，[②]你不仅

---

① 参见《约翰福音》第 34 章第 2 节。又见《变形的象征》（《荣格全集》第 5 卷）第 162 段，注释 69。

② 参见《实践精神疗法所具有的真实性》（《荣格全集》第 16 卷）第 558 页上的段落。

可以在瑜伽的教导中找到它们，而且在德国古代的炼丹书[①]中，你也能发现这些肯定不会受瑜伽影响的相同观念。

有关意识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与意识相关的自我，就不会有什么被意识到。如果某物不是关涉到自我，那它就还未被意识到。因此可以把意识界定为精神事实对于自我的一种关系。何谓自我？自我是一种复合的东西：首先是你对自己的身体、自身存在的一般意识。其次是你的记忆材料，你对已有的一连串记忆的某种观念。这两类就是我们叫做自我的主要构成物。因此，你可以把自我叫做精神事件的情结。就像磁石一样，这种情结具有巨大的引力，它从无意识、从那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黑暗王国吸取内容；它也从外部世界吸取各种印象，当这些印象进入自我并与自我发生联系，它们就成为意识。如果不是这样，则不是意识。

在我看来，自我是一种情结。当然，我们所珍爱的最亲近的情结就是我们的自我。自我总是处于我们的注意和欲望的中心，并且是意识的绝对撇不开的中心。如果自我分裂了（就像在精神分裂症中见到的一样），那么，所有对价值观念的感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事物也就很难进入自动复制的过程，因为中心已经分裂，心理的各个部分有的归于自我的这一碎片，有的则归于另一碎片。所以，在精神分裂症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人格急速地变为另一种。

你能在意识中分辨出很多功能。这些功能把意识划分为内、外两个精神领域。我所理解的外部领域是这样一个系统，它把从环境摄入的事实、材料与意识的内容相联系。这是一个定位的系

① 荣格可能指的是melothesiae，这在《心理学与宗教》（《荣格全集》第11卷），第113段，注释5中作过解释。比较《心理学与炼丹术》，图156。

统，处理我的感觉功能所给予我的外部事实。反之，内部领域则是一个居于意识内容与无意识假定过程之间的联系系统。

先谈意识的外部功能。首先，我们有感觉[①]——我们感官的功能。我所理解的感觉是法国心理学家称作“实在的功能”的东西,这是通过感官给予我的、我对外部事实意识的总和。用“实在的功能”来解释感觉，我以为最明显不过了。感觉告诉我的是某物在：它并不告诉某物是什么以及与之有关的他物，它仅仅告诉某物存在。

可以识别的第二个功能是思维。[②]在哲学家那里，思维是某种繁难之物，所以绝不要请教哲学家，因为不知道思维为何物的恰恰是哲学家。每个人都知道思维是什么。当你对一个人说“请正确思维”，他明白你的意思，而一个哲学家则永远不明白。思维以其最简单的形式告诉你一个东西是什么。它给事物以名称。思维给出的是概念，因为思维就是理解和判断（德国心理学家称之为统觉）。[③]

你能区分的第三个功能，在日常语言中叫做情感。[④]当我谈到情感时，人们不免要感到困惑和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是在谈论某种很可怕的东西。通过情调（feeling-tone），情感告诉你的是事物的价值。例如，情感告诉你一件事合意还是不合意。它告诉你一件事物对你有何价值。鉴于此，你的知觉和统觉就不能不带有某种情感反应。你总是带有某种甚至可用实验来加以证实的

---

① 《心理类型》(《荣格全集》第 6 卷)，定义 47。

② 同上书，定义 53。

③ 同上书，定义 5。

④ 同上书，定义 21（1923 年版为定义 20)。

情调。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现在我要谈谈关于情感的“可惊的”东西，这就是像思维一样的理性的功能。[①]所有能够思维的人都绝不相信情感是一种理性功能，而认为它是最无理性的。我要说，请你们稍加忍耐并认识这个事实：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尽善尽美。如果一个人在思维上完美无缺，那他绝不会在情感上也如此，因为两者不可同时兼得而总是互相妨碍。因此，如果你想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或哲学的冷静方式进行思考，你就得撇开各种情感价值。你不可能同时为情感—价值所困扰，否则，你会感到对意志自由思考的重要性远胜于对虱子的分类。可以肯定，如果你从情感角度考虑，上述两类对象不仅作为事实而且作为价值都是不相同的。价值并不是理智的立脚点，但它们存在，而赋予价值则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功能。如果你想得到世界的完整图景，你就必须考虑到价值，否则你就会碰到麻烦。对很多人来说，情感显得最无理性，因为你在愚蠢的心绪中感觉各种事物：于是每个人都相信——尤其是在贵国——应当控制自己的情感。我完全承认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并羡慕英国人的自制能力。然而情感确乎存在，我见过能够出色地控制自己情感的人，但他们仍然摆脱不掉情感的折磨。

现在谈第四个功能。感觉告诉我们一个事物的存在。思维告诉我们那个事物是什么，情感则告诉这个事物对于我们的价值。此外还能有什么呢？人们认为，当他们知道某物的存在、它是什么、有何价值时，他们就算获得了世界的完整形象。其实不然，还有另外一个范畴，那就是时间。事物有其过去并且有其将

---

① 《心理类型》（《荣格全集》第 6 卷），定义 44。

来。它们从某处来，向某处去，但你却不知道它们的来处去向，你有的只是美国人所谓的预感。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商或古旧家具商，你预感到某件作品出自1720年某大师之手，你有一种预感即那是一件杰作。或者你不知道以后的卖价如何，但你预感到它会上涨。这就是那被称为直觉[①]的东西，这是一种预见，这是一种奇妙的能力。比如，你的病人在心里有某种痛苦，而你并不知道，但你却“知道了一点”、“有某种感觉”，如我们所说，因为普通语言还没有发展到使人能恰如其分地对各种称谓加以界定的程度。直觉这个词日益成为英语的一部分，你们很幸运，因为在其他语言中这个词还不存在。德国人甚至还不能在语言中区分感觉与情感。法语则不同。如果你会说法语，你不可能说你的胃里有某种情感（sentiment dans l'estomac）而是说“感觉”（sensation）。在英语中，你们也有区分感觉与情感的词汇。但你们很容易把情感与直觉混为一谈。因为我这里所作的区分差不多是人为的，尽管在科学语言中作此区分对实践理性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当我们使用某些术语时，我们必须界定它们的含义，但除此之外我们却说着一种使人难以理解的语言，这对心理学来说总是一种不幸。在日常交谈中，当一个人说到情感时，他所指的可能完全不同于另一个人在运用这个词汇时的所指。使用情感一词的心理学家，把它定义为一种残缺的思想。“情感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未完成的思想”——这是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的定义。然而，情感却是一种有名有实的东西，一种真实的东西，它是一种功能，我们有命名它的专门词语。本能的、自然的心灵总会找到词语来

① 《心理类型》（《荣格全集》第6卷），定义35。

命名那些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有心理学家才为并不存在的事物发明新词。

被我们最后定义的直觉功能似乎不可思议。正如人们说的那样，我“非常神秘”。这里所说的直觉就是我的神秘主义的一种表现！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还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直觉是一种在正常情况下不会用到的功能，假如你在斗室之内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并做着刻板的日常工作，那你是不会用到它的。但是，如果你是在股票交易所或非洲中部，你就会像使用别的功能那样使用你的预感。例如，你不可能计算出当你绕过树丛时是否会碰上犀牛或老虎——然而你有一种预感，这预感说不定会救你的命。所以，你看到，其生活向自然状态敞开的人大量运用直觉，在未知领域冒险的开拓者也运用直觉。创造者与法官都运用直觉。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

我已尽我所能地描述了直觉功能，但也许并不十分成功。我认为直觉是一种知觉，这种知觉并不是在感官的支配下精确动作的，它通过无意识而起作用，这一点暂且不论，这里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当一个人知道他本来不该知道的某种东西时，我是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的，但他确实知道并能用它指导自己的行动。例如预感性的梦，心灵的遥感现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直觉。我见过很多这类现象，我确信它们的存在。你同样可以在原始人那里看到这些现象。如果你注意那些以某种方式在阈下活动的知觉，诸如微弱到我们的意识不能将其摄入的感觉—知觉，你就能看到直觉是无

处不在的。有时，比如在下意识的记忆中，有某种东西悄悄进入意识，你捕捉到一个给你暗示的单词，但直到这种东西仿佛天降般地呈现出来之前，它通常是一种处于无意识中的东西。德国人称之为 Einfall，指的是一种从乌有处突然进入你头脑中的东西。有时它很像一种启示。事实上，直觉是一种很自然的功能，一种完全正常的东西，也很必要，因为它能弥补你的一种缺陷——不能知觉到、想到或感到缺乏现实感的东西。你看，过去已不真实，而将来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真实。我们应该感谢上苍给了我们直觉，这种功能就像某种光明，能为我们照亮那些还看不到的事件。医生由于常与最陌生的情况打交道，当然需要更多地运用直觉。许多出色的诊断都来自于这种“非常神秘”的功能。

心理功能通常受意志的控制，至少我们希望这样，因为我们总是对那些不受我们自己支配的自动之物感到害怕。当心理功能受控时，其运用也可以被限制，它们可以被压抑，被选择，被强化，被意志和意图加以引导。但这些功能也能以不自觉的方式起作用，即是说，它们替你思想，替你感觉——它们常常这样做而你却无法控制它们。或者它们无意识地起作用而你并不知道它们的所作所为——尽管你能看到这种发生于无意识中的情感过程的后果。后来人们会说：“瞧，你发怒了，你生气了，你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了。”也许你对你处在那种情形中的所感毫无意识，然而你多半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形中。正如感官功能一样，心理功能也有其特有的能量。你不能对情感、对思维或对四种功能中的任何一种加以支配。没有人能够说：“我不要思想。”——他免不了要进行思想。人们也不可能说：“我不要感受。”——他们必定要感受，因为投入每一种功能中的特定能量总要表现自己，而且它

不可能转变为他物。

当然，偏好是可能的。具有良好心灵的人喜好思维并且习惯于思维。具有良好情感功能的人则善于交往，他们具有极高的价值感受能力；在创造情感气氛和靠此情感氛围生活方面，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或者一个敏于观察对象的人会主要运用他的感觉，如此等等。占主导地位的功能给每一个体以特有的心态。例如，如果是一个主要运用理智的人，则他属于那种不会出错的人的类型，你可以根据这个事实来推导他的情感状态。当思维成为主导或至上的功能时，情感必然处于一种次要的地位。[①]这个规则同样适合其他三种功能。我给你们看一个图表，它能清楚地说明上面的意思。

你可以画一个所谓的功能十字图（图1）。中心是自我（E），它有可供支派的一定能量即意志力。在思维型的情形中，意志力被导向思维（T）。这样，情感（F）就必须被放在下端，因为在该情形中它是一种次要功能。[②]这来自于这个事实：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必须排斥情感，正如在你感受的时候必须排斥思想一样。如果你思想，你就得把情感和情感价值撇在一旁，因为情感最能干扰你的思想。另一方面，依照情感价值下判断的人则把思维掷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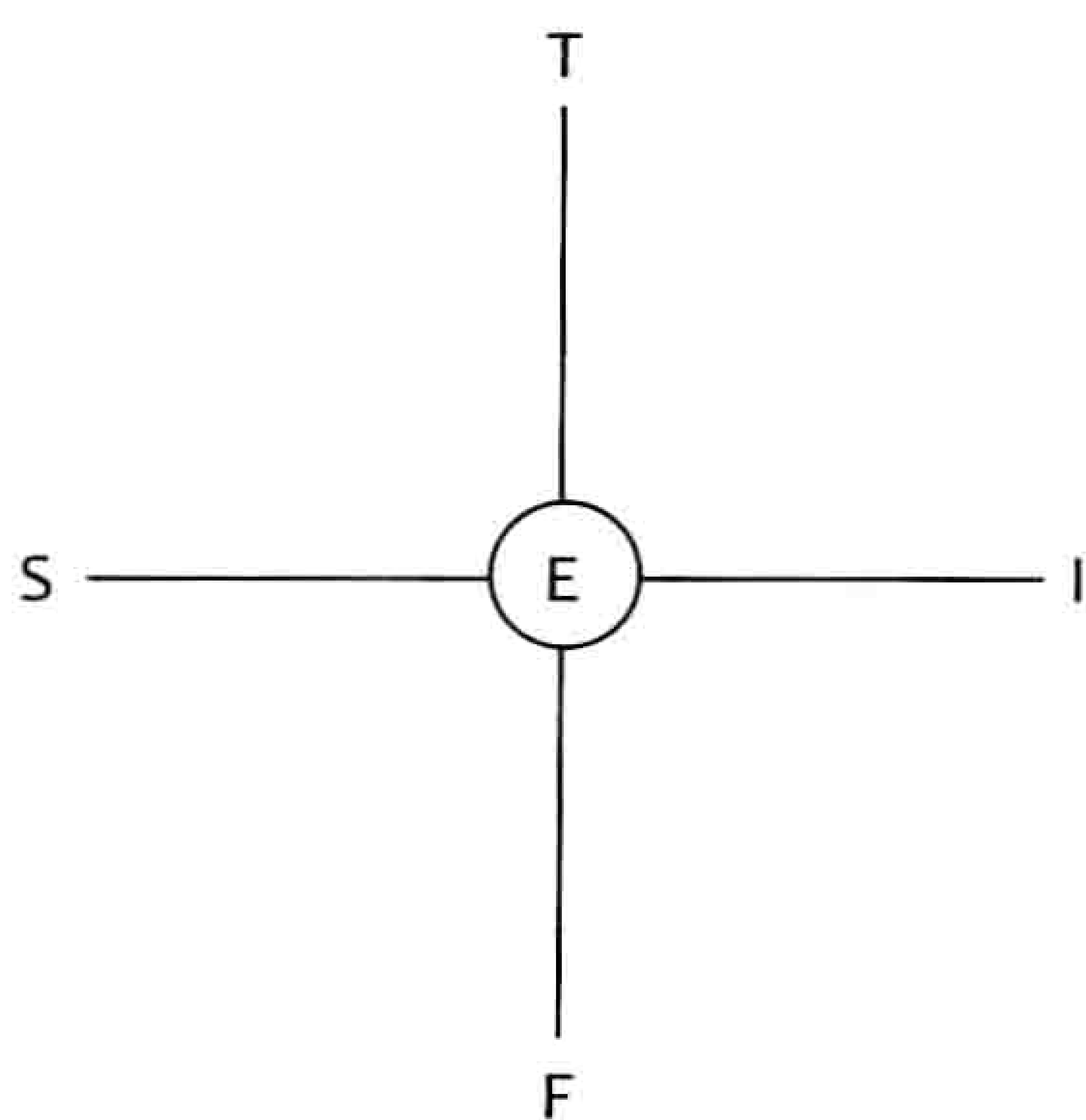


图1　功能十字图

① 《心理类型》（《荣格全集》第6卷），定义30。

② 同上书，定义30。

旁，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这两种不同的功能是相互冲突的。人们有时要我相信，他们的思维与他们的情感是同时并存的，但我不相信，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完美的程度拥有这两种对立的功能。

感觉（S）与直觉（I）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在你观察物质事件时，你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看到视野以外的东西。当你观察一个正在运用感觉功能的人时，如果仔细打量他，你就会看到他的眼轴聚拢来并集中在一点上。如果你研究那些直觉功能强大的人，你将看到，他们只盯着事物——不是看而是对事物“扫描”，因为他们摄取的是整个事物，在他们知觉到的众多事物中，他们在其视野内获得一点，而这一点就是预感。通常你可以从眼睛判断一个人是否富于直觉。当你处于一种直觉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你总是竭力把整个情景收摄进来，直到某种东西突然整个地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是一个感觉型的人，那你就会如其所是地观察事物，而那样一来你就绝无直觉，因为这两种东西不可能同时兼得。事情太难了，因为一种功能的原则排斥着另一种功能的原则。这就是何以我要把它们看做对立物的缘由。

从这个简图中，你可以得出有关某一特定意识结构的很多重要结论。例如，如果你发现思维占主导地位，情感则很难被察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人没有情感？不，恰好相反。他们说：“我有强烈的情感。我充满了情绪而且很容易激动。”这些人受情绪的影响，被情绪所控制，时刻受情绪的左右。例如，要是你去研究一下教授们的私生活，那将是饶有意趣的。假如你想充分了解知识分子在家中的行为，那就去问问他的妻子，她一

定能告诉你很多东西。

情感型则恰好相反。属于情感型的人，如果没有约束，他是绝不允许自己被思维扰乱的；但如果他变得世故老成或突然患精神病，他就会受到思维的干扰。这样，思维就以一种强制的方式出现，他就摆不掉某些思想。他是一个不错的人，但他有异乎寻常的信念和观点，他的思维能力也很低下。他被这种思维攫住，纠缠于某些思想。他不能摆脱掉这种纠缠，因为他不能推理，他的思想不活跃。另一方面，当一个有理智的人在被情感所俘获时说"我正是那样感受的"，这是没有什么好驳诘的。只有当他完全激动起来的时候，他才会从情感中重新摆脱出来。他的情感不是凭人们的说服就能消除的，如果他能被说服，那他就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人。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感觉型与直觉型。直觉型的人总是为事物的真实所困扰。从现实的观点看，他是失败者，他总是力图把握生活的可能性。他是这样一种人：在一块土地上耕耘播种，但不等庄稼成熟又去另辟新地。他身后是已耕的土地，眼前永远是新的希望，结果却没有什么收成。而感觉型的人却属于事物。他在给定的现实中生活。对他来说，一个事物如果是实在的，那就是真的。对直觉型的人来说，这种实在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是一种谬误的东西,或者不应该存在（应该存在的是别的事物）。但是,当感觉型的人缺乏既定的现实——一个栖身的斗室——时，他便会恹恹欲病。如果让直觉型的人栖身于这样的斗室，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如何出去，因为对于他，给定的情景不啻是一座监狱，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碎它，以便他能走向新的可能性。

上述差异在心理学实践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要以为我在

贴标签，说“他是直觉型”或“你是思维型”。人们常常问我:“某某人不属于思维型吗？”我回答说:“我从未这样认为。”我的确没有把人们分类归入贴有标签的抽屉中，这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如果你占有大量的经验材料，你不免需要类别的批评原则去加以分类。但愿我没有夸张，对我来说，能够从我的经验材料中建立起一种秩序，那是至关重要的，当人们遇到麻烦或感到混淆的时候,当你不得不向别人解释这些材料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例如，如果你要对丈夫解释妻子或对妻子解释丈夫，运用这些客观尺度将是很有帮助的，否则，整个事情就会停留在“他说过”—“她说过”的水平上。

通常，低级功能有这样一个性质：它不可为人的意识所区分。能被意识加以区分的功能必然是由意图或意志所控制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你就能用意志来指导思维，你就能控制思维,你不是自己思想的奴隶,你能够思想别的东西。你可以说:“我能思想全然不同的东西，我能思想根本相反的东西。”但情感型的人却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不能摆脱他的思想。思想占有了他，或者说他被思想所占有。思想对他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害怕思想。理智型的人则害怕被情感所攫住，因为他的情感有一种古老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古代人——他是自己情绪的受害者。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原始人异常有礼貌，他特别小心不去撩惹他同伴的情感，因为那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们的许多习俗都可由这种古老悠久的礼貌来加以解释。与他人握手时将左手插进衣袋或背在身后就不是我们的习惯，因为必须让对方看到你左手中并未持有武器。东方人打躬要伸出双臂并且手掌向上，这是要表明:“我手里没拿什么。”假如磕头，你把头骤然降到对方

的脚前，对方便看到你绝对没有戒备，你是完全信任他的。深入研究原始人行为的象征，就能看到他们为什么对其他人总感到害怕。同样，我们也害怕我们的低级功能。如果你看到一个典型的有理智的人极其害怕陷入情网，你会觉得他的这种害怕很愚蠢。然而他可能是对的，因为如果他陷入情网，他很可能会做出愚蠢的举动。他必定为爱情所征服，因为他的情感只对远古或危险的女人起反应。这就是何以很多理智型的人倾向于与比他们智力低下的人联姻的缘故。他们或许为女店主所俘获，或者为厨娘所俘获，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使他们被俘就擒的古老情感。他们感到害怕是对的，因为毁灭他们的东西正是来自情感。没有人能够从理智方面攻击他们。他们在这方面是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但在情感方面他们则可能被影响，被俘获，被欺瞒，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绝不要把一个人逼向情感，如果他属于理智型的话。有理智的人用强力控制情感，因为情感对于他非常危险。

这个规律对每一种功能都适用。低级的功能总是与存于我们身上的古老人格相联系；在低级功能方面，我们都是原始人。在我们的可被分辨出的功能中，我们是文明人并具有自由意志；但当涉及低级功能时，是根本谈不到自由意志的。在那种情况下，有的只是裸露的伤口或至少是敞开的门户，任何东西都可能从中进入。

我现在谈意识的内部功能。我刚才谈到的诸功能，在我们与环境的联系中主宰或帮助我们进行意识定向，但这些功能却不适用于那些处于自我之下的事物的联系。自我是漂浮在幽暗事物海洋上的一点意识。幽暗之物就是内部之物。紧靠这内部一面有一精神事件层，它形成环绕自我的意识带。让我用图来

加以说明（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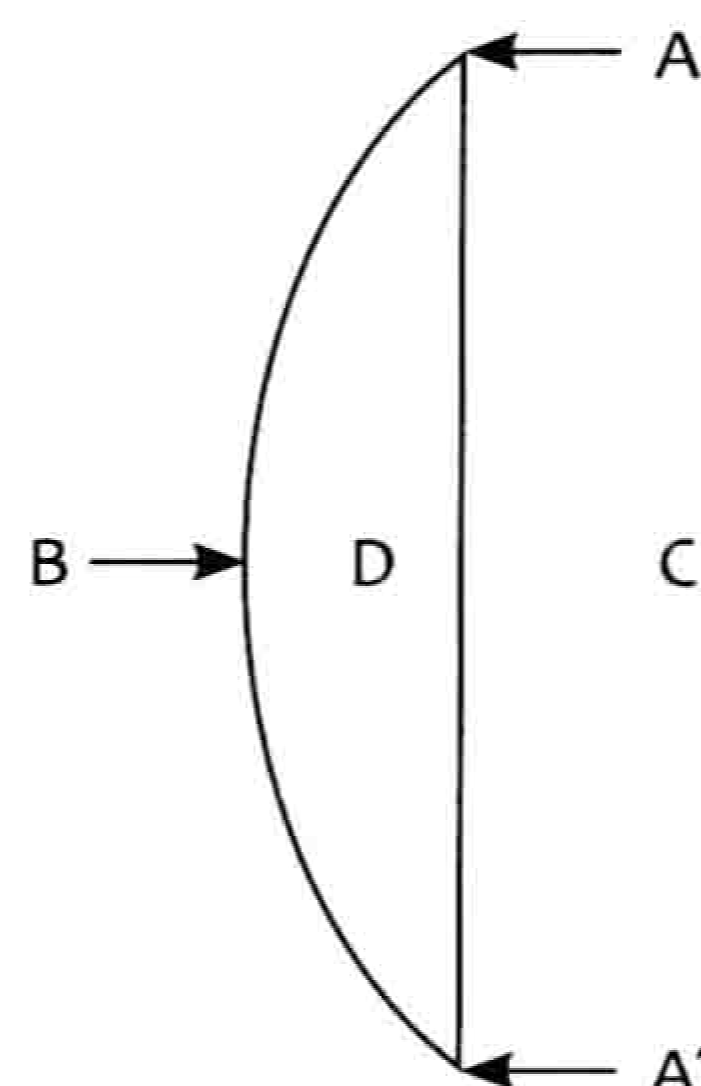


图 2　自　我

如果你假设 AA′ 为意识的门限，则得到 D 这一意识领域，这个领域与外部世界 B 即与由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功能所主宰的世界有关联。但另一面即 C 这个领域却是阴影世界。自我在此是不透明的，我们看不到它的内部，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谜。我们只知处在 D 中的自我，而不知道处在 C 中的自我。所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发现着关于我们自己的某种新东西。差不多每年都有我们前所未知的新东西从下面翻上来。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目前再也没有什么可发掘的了。我们永远不确定。我们不断地发现，我们是这、是那以及是别的什么，我们常常有令我们吃惊的体验。这说明，我们人格的一部分仍是无意识的，它还在形成之中，我们并未完成，我们在生成着、改变着。但那种在后来的岁月里方能出现的人格其实早已在此，只不过还处于黑暗中罢了。自我有如投入屏幕的运动着的镜头。将来的人格虽然还看不到，但我们正向前迈进，并且不久就能看到未来的存在。这些潜在的可能性自然属于自我的黑暗面。对于我们已是什么，我们清楚得很，但对于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却不知道。

所以，内在方面的头一个功能就是记忆（memory）。记忆功能或者说复现功能，把我们与那些已从我们意识中消失的东西，与那些进入阈下或被丢失被压抑的东西联系起来。我们称为记忆的东西，就是这种复制无意识内容的能力，而在把我们的意识与那在实际上还不可见的内容加以联系中，它是我们能够清楚地识

别的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内在功能是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我们现已走进深水，因为我们从这里步入黑暗。我先说这个功能的名称：意识功能的主观因素（the subjective components of conscious function）。我希望我能把这个功能讲清楚。例如，要是你遇到一个你从未见过的男人，你一定会对他有某种看法。你常想到的事自然都是你不打算立即告诉他的；你的看法也许不真实，对他完全不适合。这些看法显然只是一些主观反应。同样的反应也发生在你对事物、对情景的关系中。意识功能的每一运用，无论对象如何，总是伴有这种主观反应，这种反应或多或少是不能接受的、不公正的、不准确的。你痛苦地意识到这些反应就发生在你的身上，然而却没有人乐于承认他受制于这样的东西。他宁愿把这些东西留在阴影中，因为这有助于使他相信自己的纯洁、正派、诚实、坦率、“非常愿意”等——所有这些词汇你们都是熟悉的。但事实上，一个人并不如此。人都有这类主观反应，但又不愿承认它们。我把这些反应叫做主观因素。在把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内在一面相联系上，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东西无疑使人感到讨厌。我们之所以不喜欢进入自我的阴影世界，就是这个缘故。我们不喜欢往自己的阴暗面瞧，所以我们文明社会中的很多人完全失掉了阴影，他们已经摆脱了它。他们只有两维，他们失掉了第三维从而也失掉了身体。身体是一位靠不住的朋友，因为它生产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关于身体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不能被提及的。身体常常是自我这个阴影的化身。它有时会酿成家丑阴私，这自然是每个人都想摆脱的东西。我以为我已把主观因素这一概念的含义解释得够清楚了。主观因素通常是一种以某种方式进行反应的倾向，这

种倾向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

但这个定义有一个例外：有一种人，他不像我们假定我们所有人那样靠实际的一面生活、永远正确而不会出差错。有这么一些人，瑞士人管他们叫“倒霉鬼”——他们总是把事情弄糟，总是做错事并引起麻烦，因为他们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阴影中，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否定面中。他们是那种上音乐会或讲演会总是迟到的人，因为他们很谦虚，不想打搅别人，他们从后面溜进去，但却把椅子绊倒，发出使人讨厌的声响，结果使得大家不得不注意他们。这种人就是“倒霉鬼”。

现在来看第三个内在因素——这个因素我不叫功能。你可以把记忆作为一种功能来加以谈论，但只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记忆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或受控制的功能。记忆常常是极不可靠的，它就像一匹难以驾驭的马，经常以一种使人难堪的方式拒绝服从我们。主观因素与反应的情况更是如此。事情现在开始变得更糟，因为这是情绪（emotions and affects）进入的地方。情绪显然还不是功能，它们只是一些事件，因为处在一种情绪中，正如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你被带走了，你被逐出了，你高尚的自我被置于一旁而为别的东西所取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说“他发疯了”、“魔鬼抓住了他”、“他今天中邪了”，因为人在这种状态中正像一个鬼迷心窍的人。原始人是不说他愤怒之极的，他说有一种精灵进入他身内并完全改变了他。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情绪中：你完全被迷住了，你不再是你自己了，你的自制力实际上降到了零。这就是当一个人的内在面攫住他时的情形，他不能阻止这种情形的发生。他可以紧攥拳头，他可以保持平静，但仍无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第四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我称为侵犯（invasion）的东西。在这里，阴影一面即无意识一面具有完全的控制作用，所以它能撞入意识状态。当其闯入时，意识的控制便处于最低点。我们不一定要认为人生中的这种时刻是病理性的（pathological）。其实，只有在这个词的原有意义上即当它意味着感情科学（the science of passions）的时候，这种时刻才是病理性的。你可以在那个意义上把它们称为病理性的，但它们实际上是一些非常状态，在这些状态中，人被他的无意识所控制，此时任何东西都可能从他的内部表现出来。他会或多或少地失去正常心态。例如，我们不能设想我们的祖先十分熟悉的那些状态是不正常的，因为它们在原始人那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原始人认为，那是由魔鬼、梦魇或精灵对人的侵犯所致，或者是人的某个灵魂（人通常有六个这样的灵魂）的出窍所致。当灵魂离开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便处于一种改变了的状况中了，因为他自己被突然夺走了；他蒙受了失去自我的损失。这个现象你们经常可以在精神病人那里观察到。这些病人在某段时期或者不时地突然失去他们的活力、失掉自己而置身于一种陌生的影响之下。这个现象并非由他们的疾病引起，这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现象成为一种经常性的东西，我们把它当做神经症来谈论也还是正确的。这是些导致神经症的东西，它们在正常人那里也是作为例外情况出现的。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情绪，本身并不是病理性的，它仅仅是一种不合需要的东西。对于人所不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无须用“病理学”这样一个词去称呼它，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所不欲但又并非病理性的东西，比如税收员。

讨　论

J. A. 哈德菲尔德医生：

您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情绪”(emotion) 一词的？您的“情感”(feeling) 一词与许多人使用的“情绪”在意义上更接近。您是否给了“情绪”这个术语以特殊的意义？

荣格教授：

我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人们经常误用与误解“情绪”这个术语。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如其所愿地、自由地使用这个词。然而，在科学语言中，你一定得坚持某种界定，这样人们才知道你所谈论的东西。你们还记得，我把“情感”理解为一种评价功能，除此之外，我并未附加任何特殊的意义。我认为，当其可被分辨出来的时候，情感是一种理性的功能。当其不能被分辨出的时候，情感仅仅发生着，这时它便具有所有的远古性质，这些性质可用“非理性的”(unreasonable) 一词来加以概括。但自觉的情感是一种能辨别价值的理性功能。

假如你对情绪加以研究，你将不可避免地看到，当涉及以生理性神经支配为特征的状态时，你就用“情绪的”(emotional) 一词来称呼这种状态。因此，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测定情绪，但你测定的只是生理要素而不是心理要素。你们知道詹姆士—朗格[1]关于情绪的理论。我把情绪看做感染 (affect)，它等同于“那

① 该理论分别由威廉·詹姆士与丹麦生理学家 C. G. 朗格独立提出并以他们两人的名字共同命名。

感染你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对你发生作用——它干涉你。情绪是使你神魂颠倒的东西。你被抛出了你的自身；你发狂了，仿佛被炸出身外而失去自己。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可感的生理状态，这种状态在同一时刻是可以观察到的。所以，情感（feeling）与情绪的区别可能是：情感没有机体方面的或者可被感知的生理性表现，而情绪则以变化了的生理状况为其征兆。詹姆士—朗格情绪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当你意识到你的总的状态已起了变化时，你才具有一种真正的情绪。这一点你可以在你将要发怒的那种情势中观察到。你明白你就要发怒了，你感到热血冲上了你的头颅，然后你真的愤怒了，但这之前你并没有发怒。这之前，你仅仅知道你即将发怒了，但只是在热血冲上头顶后，你才被愤怒的情绪所攫住，随后你的身体才受到影响，并且由于你意识到你正在激动起来，你才加倍地愤怒起来。其后你才处于一种真正的情绪之中。但情感却时时处于你的控制之下。你驾驭着局势并且能够说：“对这局势我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或很坏的感觉。”在此状态中，一切都是平静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你可以平和地、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人：“我恨你。”但当你忿忿然说这句话时，你就具有了一种情绪。安静地说出这句话无论在你一方还是在别人一方，都不会激起情绪。情绪最具感染力，情绪是精神感染的传播者。例如，要是你处于具有某种情绪色彩的人群当中，你也会不由自主地被这种情绪所感染、所控制。但别人的情感却与你了不相关，正是这个原因使你观察到，显然属于情感型的人对你的影响通常是平静的，而一个带有情绪的人却使你激动，因为他燃烧着情绪之火。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这种火焰。通过移情作用，你的同情心被撩动了，你也随即表现出完全相同的征兆。而情感却不是这样。

不知我把两者的区别说清楚没有?

亨利 · V. 迪克斯医生:

还是谈这个问题，我想问：情绪 (affects) 与情感 (feelings) 有何联系?

荣格教授:

那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如果一种价值对你具有支配性的力量，那它在某一点上(即当其强烈到足以引起生理性神经支配的程度时)就会变为一种情绪。也许我们所有的精神过程都能引起轻微的生理性骚动，这些骚动非常微弱以至于我们无法测量它们。但我们拥有一种很精妙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对情绪或情绪的生理因素加以测定，这就是心理电流效应。[①]这种方法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上的：皮肤的电阻因受情绪的影响而降低但却不受情感的影响。

我将举例说明。我曾与我以前的教授做过下述实验。他是我的合作者，我让他在实验室里接受测量心理电流效应的仪器的测试。我叫他回想某一对他来说极不愉快而我却一无所知的事，即某件我不了解而他却清楚的极端痛苦之事。他这样做了。由于他非常熟悉这类实验并擅长集中注意力，于是他便专心专意地回想某事，他皮肤的电阻几乎觉察不到有什么变化，电流一点也没有增大。然后，我认为我有了一种预感。当天早晨我已观察到某些

① 荣格、彼得森 (Peterson),《使用电流计和呼吸描记器对正常人和精神失常者所作的心理学调查》(1907)；荣格、里克谢 (Ricksher),《就电流现象和呼吸问题对正常人与精神失常者所作的进一步调查》(1907)。两次调查的结果发表于《实验研究》，见《荣格全集》第2卷。

迹象，我猜到在我上司身上一定发生着某件使他最感不快的事。于是我心里想：“我要试试看。”我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想的不就是某某人的事吗？”——我说出某人的名字。电流计的指针立即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这就是情绪。而先前的反应则是情感。

很奇怪的是，癔症的痛苦并不引起瞳孔的收缩，也不伴随生理性神经骚动，然而却是一种强烈的痛苦。但生理性痛苦却要引起瞳孔的收缩。你可以怀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并无生理性变化。但一当出现生理性变化，你就被占有了、分裂了、抛却了，于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就为魔鬼敞开了大门。

埃里克·格拉姆·霍医生：

是否可以把情绪和情感分别等同于意动（conation）与认知？但是，情感却又是相当于认知的，而情绪相当于意动的，所以，我们能吗？

荣格教授：

可以用哲学的术语这么说。我不反对。

霍医生：

我可以再提一个问题吗？在我看来，您加以分类的四种功能即感觉、思维、情感与直觉，似乎与一、二、三、四维的划分相同。在谈及人的身体时，你自己就使用过“三维”一词，并且你还说过，直觉有别于其他三种功能是因为它含有时间因素。由此看来，它或许相当于第四维？既然这样，我建议：“感觉”相应于第一维，“知觉认识”相应于第二维，“概念认识”相应于第三维，而“直觉”

则为这个分类系统的第四维。

荣格教授：

你可以这么看待。由于直觉在发挥作用时有时显得好像并没有时空性，你可以说我增加了一个第四维。但人们不应走得太远。第四维的概念不产生事实。直觉是某种类似 H. G. 威尔士的“时间机器”（Time Machine）的东西。你知道时间机器，那是一种特殊的动力机，你若坐上去，它便带着你进入时间而不是空间。这机器由四个部分构成，三个是可见的，另一个只能隐约可见，因为它代表时间因素。我很抱歉，棘手的事实是直觉类似于这个第四部分。确实存在着无意识知觉或通过我们意识不到的途径而产生的知觉这种东西。我们有很多材料证明这种功能的存在。我很抱歉，确实存在着这些东西。我的理智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清晰的世界，但宇宙的某些角落却布满了令人迷惑的蛛网。但我并不认为直觉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你能对比如鸟类的长途飞行能力或毛虫、蝴蝶、蚂蚁、白蚁的行为方式作出明确无误的解释吗？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水在摄氏 4℃ 何以密度最大？何以能量在数量上有其限度？不错，它具有这样的限度，但要追问其所以然却是困难的；这类事物不应当如此，但它们却确实如此。这正像那个老问题：“上帝为什么造出了苍蝇？”——他就是造出了。

维尔弗雷德·R. 拜恩医生：

在您所做的那个实验中，为什么您要请教授回忆一桩不为您所知的痛苦的经验呢？在第二次实验中，他知道您了解那桩不愉快的事，而这又影响了他在您的两次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反

应方面的差异，您认为这个事实很有意义吗？

荣格教授：

绝对有意义。我的想法基于这个事实：如果我知道我的合作者所不知道的事，这在我是非常惬意的；但如果我知道他也知道的事，情况就将完全不同并且令人沮丧。在任何一个医生的生活中，都有一些在同事知道后会多少感到痛苦难堪的隐私，我很明白，如果我暗示我知道他的这些隐私，他就会触电般地跳起来，事实证明他的确如此。这就是我的实验的根据。

埃里克 · B. 施特劳斯医生：

荣格医生说情感是一种具有理性的功能，能否把这一点再讲得清楚一些？另外，我还不十分明白荣格医生所使用的情感一词。在使用情感这一术语时，我们大多数人把它理解为诸如愉悦、痛苦、紧张、松弛等倾向。还有，荣格医生声称，情感和情绪的区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他把它们分别置于不同的领域，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再有，荣格教授声称区分的标准之一或者说主要的标准是有无生理性变化（情绪有而情感无）。弗洛依德里希教授[①]在柏林所做的实验表明，那些单纯的情感即愉悦、痛苦、紧张、松弛等事实上也伴有生理性变化，诸如目前可用精密仪器加以测定的血压方面的变化。

① 可能是速记中出了错，疑为雅可布 · 弗洛依德里希，他曾做过心动描记实验；他的论文见于《临床医学文献》（柏林，1934 年）。

荣格教授：

如果情感具有情绪的特征，它们的确伴有生理性后果；然而确有并不引起生理性变化的情感。这些情感更具理性而无情绪的特征。这就是我所作的区分。正因为情感是一种与价值有关的功能，所以你很容易理解这不是一种生理状态。它可以是某种如抽象思维那样抽象的东西。你是不会把抽象思维看做生理状态的。抽象思维正是这个术语所指的那种东西。能被分辨出来的思维是理性的，所以情感也可以是理性的，尽管人们把该术语搞混淆了。

对价值的被给予，必须用一个词来命名。我们须得把这种特殊的功能从其他功能中标示出来，情感正是这样一个恰当的词汇。当然，你可以选用你喜欢的任何其他词语，只是你要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如果绝大多数有识之士得出结论说，用情感一词来称呼这种特殊功能很不恰当，我绝对没有反对意见。如果你们说“我们宁可用其他术语”，那你就必须挑选其他的专门术语来标示这种能赋予价值的功能，因为价值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找一个词来命名它。价值感通常是由“情感”一词来表示的。但我毕竟不拘泥于这个词语。我对选用什么术语完全很随和，我给出术语的定义，才能够说出当我使用某个词语时我的所指。如果每个人都说情感是情绪或一种能引起血压升高的东西，我不会反对。我只是说，我不是在那种意义上使用情感一词的。如果人们同意禁止使用我所使用的情感一词，我不会反对。德语中有Empfindung 和 Gefühl 两个词。如果你阅读歌德或席勒的作品，你会发现甚至诗人也混淆了这两种功能。德国心理学家建议取消表示情感的 Empfindung 这个词，而选用 Gefühl 来表示价值，同

时把 Empfindung 改作感觉。现在没有心理学家会说“我眼睛的情感，我耳朵的情感或我皮肤的情感”了。当然，人们可以说他们的大拇指或者耳朵具有情感，但这种说法作为一种科学语言却再也不可能了。如果把这两个词等量齐观，一个人在表达最亢奋的情感时就可以用 Empfindung 一词了，但其荒谬正如法国人说“爱的最高贵的感觉”。你们知道，人们会发笑的。这是绝不可能的、耸人听闻的说法。

E. A. 贝内特医生：

您认为躁郁症患者的高级功能在发病期间仍具有意识吗？

荣格教授：

我没有那样认为。如果你对躁郁性精神病加以仔细观察，你或许会发现，一种功能在狂躁阶段占主导地位，而抑郁阶段占主导的则是另一种功能。例如，在狂躁阶段还保持活泼、乐观、友好，少思的人，当进入抑郁阶段时会突然变得多思并受某些思想的纠缠控制，反之亦然。我知道理智型的人患躁郁症的几个案例，在狂躁阶段，他们思想自由、有创造力、头脑清醒、富于抽象思维能力。接着是抑郁阶段，他们产生了迷狂的情感；他们被可怖的情绪所笼罩，这只是情绪，而不是思想。这些东西当然是心理上的具体表现。在四十岁或四十岁多一点、过着某种特殊生活（含有理智或价值的生活）的人那里，你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些东西，可是突然间这些东西沉到下面去了，而浮上来的是全然相反的东西。有很多这类有趣的例子。比如尼采就是文学中的著名例子。在中年转到对立的心态方面，他是一个给人印象最深的例子。他

在青年时代是一个法国式的格言家；后来，当他三十八岁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的酒神情绪如泉迸涌，这种情绪是与他在此前所写的作品中表现的东西完全相反的。

贝内特医生：

忧郁症不是外倾型的吗？

荣格教授：

你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那种认为是没有比较标准的。忧郁症本身可被称为内倾状态，但这种状态不是主观选择的结果。如果你把某人称为内倾型的，你的意思是说，他更喜欢内向的习惯，但他也有外倾的一面。所有的人都有这两个方面，否则就根本不能适应环境，就不会有影响的能力，就会发狂。压抑总是一种内倾状态。在忧郁症酝酿的期间，你可以看到很多特殊的生理征兆在患者身上积聚。

玛丽·C. 鲁弗医生：

当荣格教授把情绪解释为一种使个体着迷的东西时，我尚不清楚他是如何对“情绪”和“侵犯”加以区分的。

荣格教授：

你有时体验到你称之为“病理性”的情绪，那时你观察到作为情绪袭来的最为特殊的内容：你此前从未有过的思想，有时是恐怖和妄念。例如，有些人在盛怒之中不是产生通常的复仇念头，而是产生谋杀犯罪的最可怕的念头，诸如砍掉仇人的手脚等。这

个现象便是无意识的侵犯所致，假如你研究典型的病理性情绪，在当事人进入疯狂状态并做出古怪举动的时候，这的确就是意识被遮蔽的状态。这就是侵犯。以上是一个病理性侵犯的例子，但这类妄念也可能在正常范围内发生。我曾听到正派而毫无邪念的人说："我恨不能将他五马分尸。"事实上，他们的确具有这种嗜血的念头：他们会敲碎人的脑袋，会在想象中干那些冷酷地用比喻方式说出来的事情。当这些古怪的念头活跃起来并且人们对他们自己感到害怕时，你就可以谈论侵犯了。

鲁弗医生：

　　这就是您所说的精神紊乱症吗?

荣格教授：

　　它并不必然就是一种精神病。它无需是病理性的，你可以在正常人中观察到这类现象，如果这些人受某种特殊情绪支配的话。我曾经历过一次很强烈的地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地震。我当时完全被一个念头攫住了：大地并不是坚固的而是巨兽的一张皮，这巨兽可以像马那样浑身抖动几下。我被这个念头镇住了很有一阵子。我后来摆脱了这个怪念头，才回想起这正是日本人对地震所持的看法：那是神话中的火蛇在翻身，是它驮着地球的。[①]于是我感到满足了：原来是一种古老的观念突然闯入我的意识。我认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病理性

① 据一个日本传说，一个叫做 Namazu 的硕大无比的鲇鱼驮住了日本领土的大部分，当其被惹怒时，它就挪动它的头或尾，这就引起地震。这个传说经常出现在日本的艺术中。

现象。

B. D. 亨蒂医生：

荣格教授认为情绪——如他所界定的——是由一种特定的生理状况引起的呢，还是认为这种生理变化是由侵犯造成的结果呢？

荣格教授：

身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詹姆士—朗格理论告诉我们，情绪是生理变化的结果。究竟占优势的因素是身体还是心灵，通常要根据不同的气质来加以回答。那些崇尚身体至上论的人认为精神过程只是生物化学过程的副产品。而那些更多地信仰精神的人则持相反的看法，对这些人来说，身体仅仅是心灵的附属物，引起上述结果的原因蛰伏在精神之中。这的确是一个哲学问题，既然我并非哲学家，所以我无法作出回答。我们从经验中所能知道的是，身体活动与精神过程是以某种神秘方式一起发生的。我们不把身、心看做同一个东西，这只能归咎于我们可悲的心灵；也许它们就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我们没有能力这样认识罢了。现代物理学也有着同样的困难。只要看一看光所发生的那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光似乎是波动（oscillations）的表现，但似乎又是粒子（corpuscles）的行为。为了帮助人类心灵接受这种可能性——波粒二象性虽是在不同条件下观察到的两种现象，但它们却属于同一终极现实——需要

L. 德 · 布罗依[1]提出的极为复杂的数学方程式。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数学方程式，但你却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假设接受下来。

同样，所谓身心平行也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以伴有心理状况的伤寒发烧为例。如果心理因素被误认为是病因，你就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我们所能说的是，确有某些生理状况是由精神紊乱引起的，而某些生理性状况则不是由精神过程所致而只是伴随着精神过程。身体和心灵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的两个方面，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因此，我宁可说这两种东西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发生的，我们最好说到这里为止，因为我们不可能认为二者是一起发生的。为了自己使用方便，我曾新造了一个词去称呼这种共生物。我说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2]，由于这种原则，事物以某种方式同时发生并同时行动，仿佛就是一个东西似的，而对我们来说却不是同一个东西。也许某一天我们能发现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可以用来证明这种原则的必然性。但是目前我绝对不可能告诉你，占优势的是身体还是心灵，或者身体和心灵是否只是同时并存。

L. J. 本迪特医生：

我对于侵犯在何时转变为病理性的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您在今晚讲的第一部分中说，当其成为一种习惯时，侵犯就是病理性的。病理性侵犯与艺术灵感和观念创造之间的区别何在?

---

① 路易 · 维克托 · 德 · 布罗依 (Louis Victor de Broglie)：法国物理学家，因发现电子的波动性质获 192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取代 oscillations 与 corpuscles 的更加通用的术语是 waves（波）和 particles（粒）。

② 参见《共时性：一种因果联系的原则》(《荣格全集》第 8 卷)。

荣格教授：

艺术灵感与侵犯绝对没有区别。它们正是同一个东西，因此，我避免使用“病理性的”一词。我绝不说艺术灵感是病理性的，这样我也把侵犯从病理学中排除了，因为我认为灵感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东西。在灵感中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灵感并非反常之物。很幸运的是，人处于正常状态时，灵感偶尔发生——很稀有，但它毕竟发生着。然而，十分确凿的是，病理性的东西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这就迫使我们去划定它与灵感的界限。假如你们都是精神病医生，我把某一病案提交给你们，你们可能说案例中的这个人精神失常了。我则要说他并未失常；我认为，只要他自己的解释使我感到我还保持着与他的接触，他的精神就没有失常。变为疯狂，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当一个黑人以某种方式行事时，我们就说“嘿，他真是一个黑人”；但如果一个白人也以相同的方式行事，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发疯了”，因为白人是不可能有那样的行为的。我们期待发生如此行为的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发疯”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我们使用社会作出的限制和界定，以便把那些精神障碍区别开来。你可以说一个人很特别，说他的行为出人意料，有很多奇怪的念头，如果这个人碰巧生活在法国或瑞士的小镇上，你会说“他是一个本地人，是那个小地方最地道的居民”；但如果你把他带到哈莱街[1]去，那么，他就完全是个疯子了。或者某人是一个画家，你认为他是一个很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但如果让他担任一家大银行的出纳员，银行内

① 哈莱街（Harley Street）：英国伦敦一街道，许多著名的内外科医生在此设有诊所。——译注

部的人的看法可就不同了。银行的同事们会说，那家伙完全发疯了。所有这些都只是社会性看法，同样的情况也可在疯人院里看到。使疯人院的数量急剧增长的，并不是精神病的绝对增长，而是我们不再容忍不正常的人，只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才有了比从前显著增多的所谓疯人。我记得年轻时，生活中有很多后来我认作精神分裂症的人，而那时我们却认为，“某大叔是很与众不同的人”。在我出生的镇上，有一些低能者，但没有人说“他是一头可怕的驴子”或诸如此类的话,而是说“他很有意思”。同样，有人把某些白痴叫做“呆小病者”(cretins)。这个词源于一句老话：“他是个好基督徒。”你不可能对这些患者再说别的什么，至少他们都是些不错的基督徒。

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该让荣格教授休息了。今晚就到此为止，非常谢谢他。

第　二　讲

主席（J. A. 哈德菲尔德医生）：

女士们，先生们，主持上次讲演的主席已经把荣格教授介绍给你们了，而且是用最富赞扬的言辞把他介绍给你们的，但我想，所有出席了讲演的人都绝不会认为那样的赞颂有什么过分的地方。昨晚，荣格教授谈到了人类的心理功能诸如情感、思维、直觉和感觉，我有这样一种印象，与荣格教授告诉我们的相反，似乎所有这些功能在他心里都被区分得一清二楚。我还有一种预感，即在他心里，这些功能都以幽默感为轴心而相互联接起来。任何概念所具有的真理性都不会使我如此折服，除非这些概念的提出者能够将其视为幽默的主题，而这，正是荣格教授昨晚所做的事。一个人对他所研究的课题过于严肃，常常泄露出他对他正竭力张扬的真理的焦灼与无把握。

荣格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昨天我们研讨了意识的诸功能。今天我想把心理构造这个问题讲完。如果不包括无意识过程，对人类心灵的探讨就将是不完全的。让我简略地重复一下昨晚所作的思考。

我们不可能直接把握无意识过程，因为这些过程是探测不到

的。无意识过程不是直接被领悟到的；它们只是在其产物中显现出来，根据这些产品的特殊性质，我们设想在它们背后一定还隐匿着某种东西，前者正是从后者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把这个黑暗隐蔽的领域称为无意识心理。意识的外在内容首先是通过感官从周围环境得到的。其次，意识的内容也来自别的源泉，如来自记忆和判断过程。而这些属于内在领域。意识内容的第三个源泉就是心灵的黑暗部分即无意识。我们是通过特定的内在功能接近无意识这个领域的，这些功能并不处于意志的控制之下。它们是媒介物，无意识内容经由它们而达于意识的表面。

无意识过程是直接观察不到的，但是我们可把那些跨入意识门槛的无意识的产品分为两类。一类包括那些显然来源于个人的、可被认识的材料；这是些个人获得的东西，或者是那些构成整体人格的本能过程的产物。此外，还包括被遗忘、被压抑的内容以及创造性内容。这些内容并无特异之处。在另外的人那里，这类东西可能是有意识的。一些人能够意识到另一些人所意识不到的东西。我把这类内容称为下意识(subconscious)或个人无意识(the personal unconscious)，因为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这类内容完全由个人因素即由那些构造整体人格的因素所组成的。

此外，还有另一类内容，它的起源无从知道，或者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的来源归结为个人获得物。这些内容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神话特征。这些内容似乎并不只属于任何单个心灵或单个人物的模式，而毋宁属于一般人类的模式。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内容时，我对它们是否属于遗传很疑惑，而我想，或许用种族遗传可以解释它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美国研究纯种黑人的梦，使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些梦的意象与所谓血缘或种

族遗传无关，也不是个体通过自身经验获得的。这些意象属于一般人类，它们具有一种集体的性质。

我借用圣·奥古斯丁[①]的话把这种集体模型称为“原型”(archetype)。原型意味着模式（印迹），这是一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包含神话主题的远古特征。神话主题以纯粹形式出现在童话故事、神话、传奇以及民间传说之中。一些著名的神话主题是：英雄形象、救世主、龙（常与英雄相关并为英雄征服的对象）、鲸或吞噬英雄的怪兽。[②]英雄和龙的主题的某些变调是进入地下、深入洞穴即“下洞仪式”。你一定记得《奥德赛》中的乌利西斯到地狱去请教预言者提瑞西阿斯的情节。这个下洞主题在古代彼彼皆是，并且实际上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它所表现的，是有意识的心灵沉潜到无意识深层这一内向心理机制。非个人的心理内容、神话特征，或者换言之原型，正是来自这些深层无意识，因此，我把它们叫做非个人的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

我很清楚，对集体无意识这个特殊的问题我只能作最粗略的描述。但是，我将要用例子来说明集体无意识的象征以及我是如何把它从个人无意识中区分出来的。当我去美国研究黑人的无意识时，我心里怀抱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集体模式是种族遗传呢，还是如哈伯特与孟斯这两个法国人[③]（他们的研究独立于我）所称呼的，只是一种“想象的先验范畴”呢？一个黑人向我讲述过这样的梦：梦中出现了一个像十字形那样被钉在车轮上的男

① 参看《原型与集体无意识》（《荣格全集》第9卷1节），第5段。

② 参见《无意识心理学》或《变形的象征》（《荣格全集》第5卷），索引S. V.。

③ H. 哈伯特与M. 孟斯（Henri Hubert，Marcel Mauss）所著《宗教历史综述》，第29页。

子的形象。[1]这里我就不讲述整个梦了，因为它无关宏旨，这个梦当然包含有个人的性质，但也有对非个人观念的暗示，让我只把这方面的一个主题挑选出来。这个黑人生于南方，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并且不很聪明。考虑到黑人的众所周知的宗教倾向，他很可能梦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十字架有可能是一种个人获得的东西。然而最不可能的是这个无知的黑人竟梦见人被钉在车轮上，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图像。当然，我无法向你们证明，这个黑人以前从未有机会见过一张描绘车轮的画或听人讲过这类东西并因而梦见它；但如果他没有这种观念的任何模式，那就只能是一种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因为被钉在车轮上受难是一种神话主题。这车轮就是古代的太阳轮（sun-wheel），受难则是为了赎罪而奉献给太阳神的牺牲，正如从前人们为了换取土地的肥沃而把人畜当祭献一样。太阳轮是一种极其古老的观念，也许是最古老的宗教观念。正如罗得西亚雕塑所证明的那样，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真正的车轮只是在青铜时代才出现的；在旧石器时代它还未被发明出来。罗得西亚的太阳轮似与极端自然主义的动物绘画（如带有尖嘴鸟的著名犀牛画）同时代。因此，罗得西亚太阳轮是最原始的视觉形象，很可能就是一种原型太阳意象（archetypal sun-image）[2]。但这种意象并非

① 参看《变形的象征》，第 154 段。

② 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荣格全集》第 15 卷）第 150 段、《心理学与宗教》（《荣格全集》第 11 卷）第 100 段、《克劳斯兄弟》（同上）第 484 段。关于罗得西亚太阳轮的史料记载还不可能，尽管这类岩雕在安哥拉和南非很著名：参见威尔科克斯（Wilcox）的《南非的岩壁艺术》图 23 与 17—20 处。它们标出的日期值得怀疑。带尖嘴鸟的犀牛是在南非士瓦省发现的，现存于比勒陀利亚省的博物馆里。该画发现于 1928 年并被大力宣传过。

自然的东西，因为它总是分为四部分或者八部分(图 3)。这种图形——被划分的圆——是一种你可以在整个人类历史与现代人的梦中找到的象征。我们或许可以假定，真正的车轮正是根据这个视像发明出来的。我们的很多发明创造都始于神话预知与原始意象。例如炼丹术就是近代化学之母。我们的有意识的科学心智发端于无意识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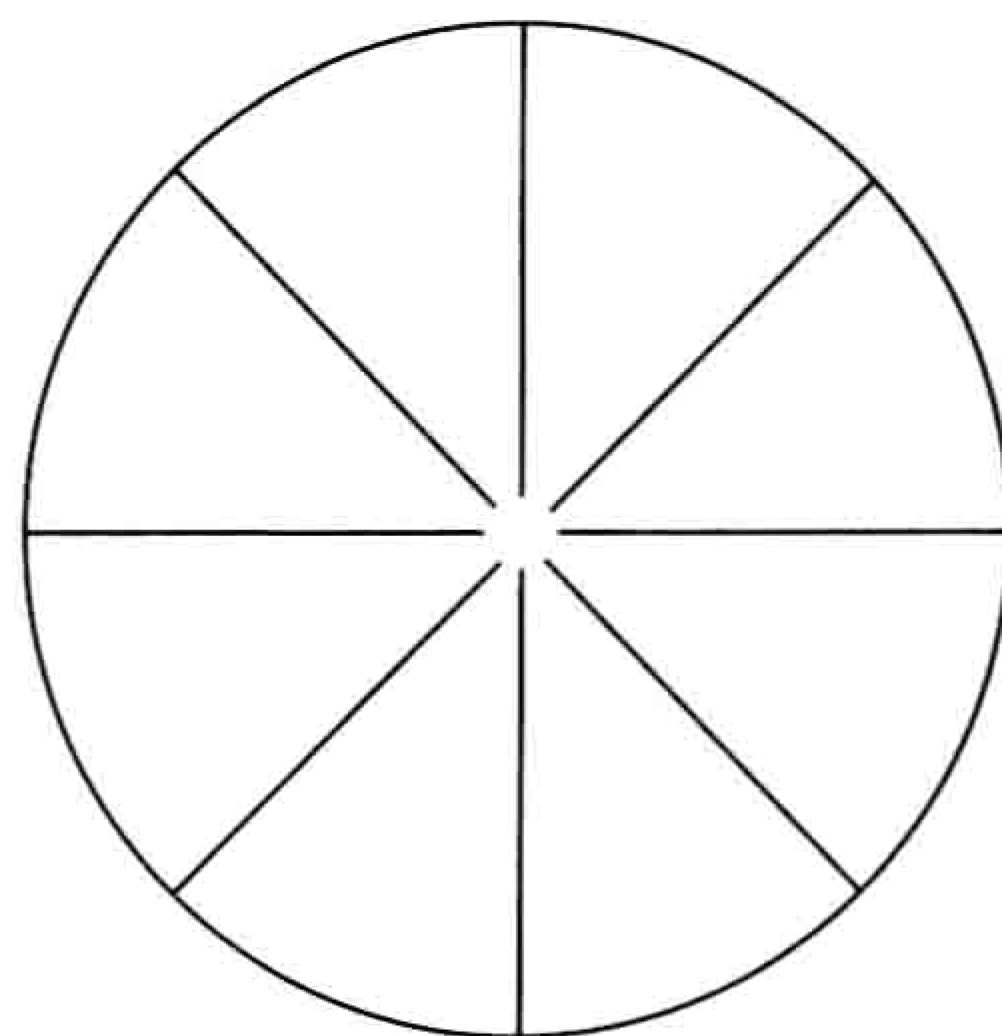


图 3　太阳轮

黑人梦中那个钉在车轮上的男人，是希腊伊克西翁神话主题的再现。伊克西翁由于得罪了人和诸神而被宙斯绑在一个转动着的车轮上。我以这个梦中的神话主题为例，只是为了向你们说明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当然，单个的例子还不是最终证明。但人们却不好断言这个黑人曾学习过希腊神话，他不可能见过希腊神话人物的任何表现。再说，伊克西翁的形象也十分罕见。

我能给出详尽而充分的结论性证据，向你们证明无意识中这些神话原型的存在。但为了出示我的材料，恐怕需要两周的时间。我得先向你们解释梦的含义和分类，然后给出历史上所有的类似情况并充分解释其重要性，因为这些意象和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公立学校和大学所不讲的，甚至连专家学者也鲜有知道。我多年研究这个问题并自己搜集材料，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听众，我也不指望他们熟知这类深奥难懂的东西。在论及梦的具体分析方法时，我将不得不深入到某些神话材料之中去，你们会看到，这一发现无意识产物的工作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不过目前我只满足于这样的说法：在无意识这一层次中存在着神话模型，正是这

些模型产生出那些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心理内容，这些内容甚至可能与做梦者的个人心理相抵触。比如，你如果观察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做了一个他不该做的梦（因为该梦包含着最不可思议的内容），你一定会惊讶不已。儿童的梦就常常包含着这种令人震惊的东西，因为这些象征意味深长，你会问：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做这种梦呢？

其实这很好解释。我们的心灵有其历史，正如我们的身体有其历史。比如，你可能对人有阑尾感到奇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长阑尾吗？这是他生而有之的东西。许许多多的人不知道他们有胸腺，然而他们确实有。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骨骼的某些部分是由鱼类进化而成的，然而事实正是这样。我们的无意识心灵，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是一间堆放过去的遗迹和记忆的仓库。研究无意识集体心灵的构造，可能会作出你在比较解剖学中也会作出的相同发现，我们无需认为这里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是因为我谈论集体无意识，人们便指责我宣扬蒙昧主义。其实，集体无意识一点也不神秘，它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承认集体无意识过程的存在，也只不过是普通常识罢了。因为，一个孩子虽然不是生下来就有意识，但他的心灵也并不是一块“白板”。小孩生来都有大脑，英国孩子大脑的工作方式不同于澳大利亚的黑孩子，而是以一种现代英国人的方式工作的。大脑生来就有确定的结构，其工作方式虽是现代的，但却有着自己的历史。大脑是在数百万年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它代表了这个历史的成果。很自然，正如身体一样，它也携带着这个历史的痕迹，如果你能摸索到心灵的基本构造，你自然就会窥见远古心灵的痕迹。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会把

它当做奇迹来谈论，而我可不是传播奇迹的人。我只是按经验行事。如果我把这些经验告诉你们，你们也会得出关于这些远古主题的相同结论。我碰巧深入到神话之中，也许比你们多读了一些书。我本来并不是一个神话学研究者。有一天（那时我还在诊所）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来看我，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视像。他要我对这视像加以分析，由于自己的迟钝，我不能够理解它。我想："这人疯了，而我是正常的，我不应受他的影响。"但我的确感到困扰。我问自己：这视像意味着什么？我不满足于仅仅把它当做一种错乱，后来我读到一本书，作者是德国学者迪特里希[①]，此君曾发表过某些古埃及论魔法的文章。我以极大的兴趣研读这本书，在书的第 7 页上，我一字不变地读到了我那病人的视像。这使我感到震惊。我问道："这病人到底是怎样获得这个视像的？"他的视像不只是一个图像，而是由一组图像组成的，并且一丝不差地重复着。这里我不打算细谈这个视像，因为那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例子，作为一个事实，我已将它公之于众。[②]

这种令人惊异的类似促使我继续研究。你们也许还未接触过博学的迪特里希的著作，但假如你们读过他的书并观察过类似病例，你们也肯定会发现集体无意识这个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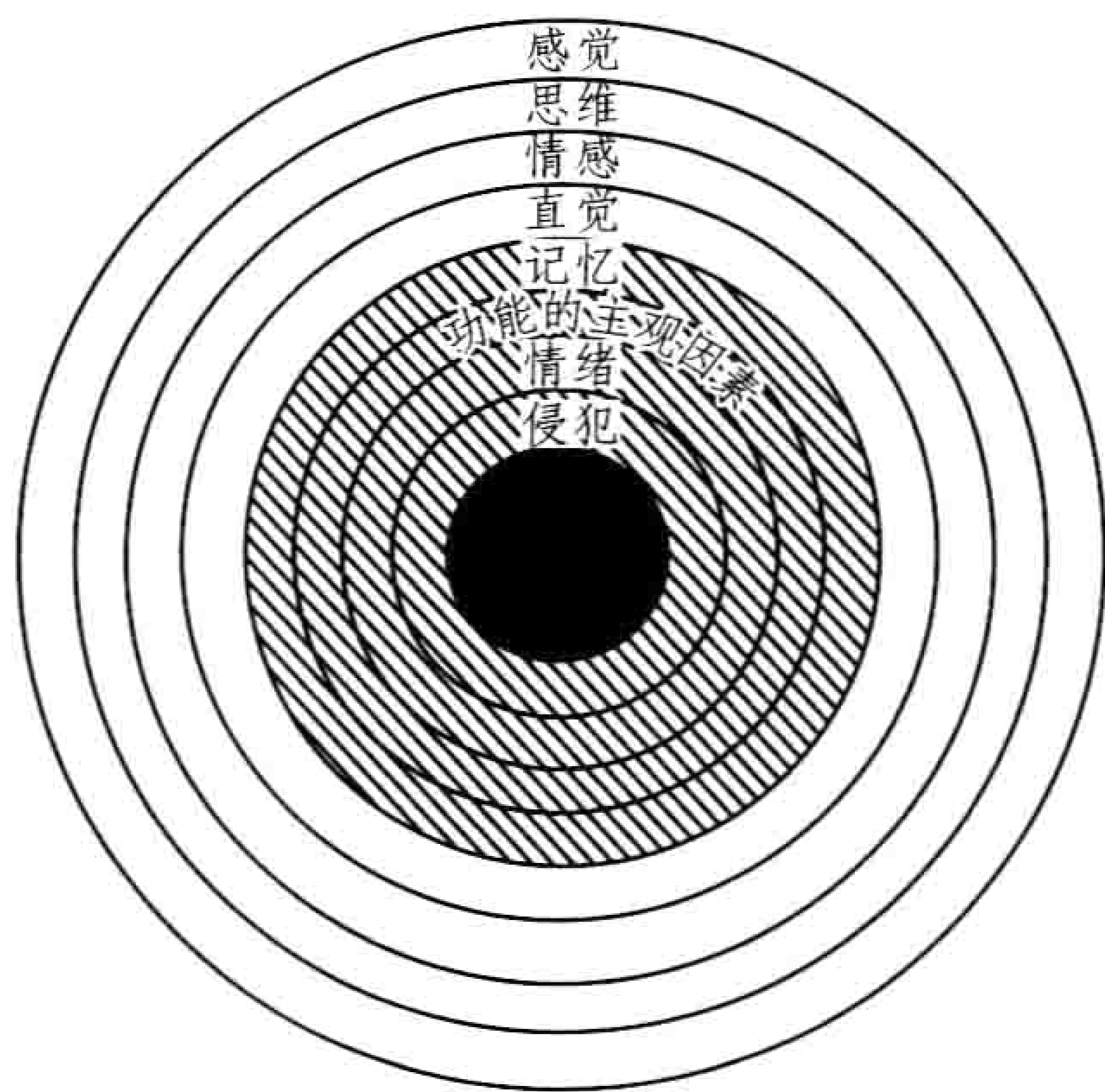
我们探寻无意识心灵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次是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人不再有个体的区分，个人的心灵在这里扩展开来并融入人类的心灵——不是融入有意识心灵而是融入无意识心

① A. 迪特里希（Albercht Dieterich）：《密特拉礼拜仪式》。
〔密特拉（Mithras）为古波斯之光神或太阳神。——译注〕

② 《变形的象征》第 151 页及其后的段落；《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第 105 段；《心理结构与动力》（《荣格全集》第 8 卷）第 288 页和 318 页的段落。

灵，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正如眼睛、耳朵、心脏等器官除了细微的个人差异外都具有其解剖学上的一致性一样，心灵也同样有其基本的共性。在这个集体的层次上，我们不再是些独特的个人，而就是一个人。你如果研究原始人的心理，你就能够明白这一点。原始人心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缺少差别，这种主客一体的现象被列维-布吕尔称为“神秘分享”(participation mystique)。[①]原始智力表现了心灵的基本结构，即那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层次、那种所有人都相同的潜在水平面。因为心灵的基本构造人皆相同，所以如果我们的经验发生于那个层次，我们是不能够加以区分的。我们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是针对你的还是针对我的。在这个潜在的集体的平面上，存在着不能加以分离切割的整体性。一旦你把分享理解为我们与一切人、物在根本上的同一，那你就会在理论上得出很多特殊的结论。你不应该比这些结论走得更远，因为这会带来危险。但某些结论是你应该探索的，因为它们能够对发生在人身上的很多特殊现象作出解释。

精神的外层领域 ▭　■ 个人无意识



精神的内层领域 ▨　■ 集体无意识

图 4　精神结构示意图

① 列维-布吕尔（Lévy-Bruhl）：《原始人怎样思维》，L. A. 克莱尔译。

我想小结一下。我带了一张图表（图 4）。这图表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假设我们的精神像一个被照亮的球体，透光的表面就是你主要适应的功能。如果你是一个长于思维的人，那么你的表层就是一个思维者的表层。你将用你的思维与事物打交道，你表现给人家看的也将是你的思维。如果你属于其他类型，你的表层就将是另外的功能。[①]

在这个图表中，感觉是外缘功能，人靠它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第二圈是思维，人获得他的感官告诉他的东西，他将给事物以名称。其后他将对事物产生情感，他对事物的观察会伴有一种情调。末了他会对事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的作为取得某种意识。这,就是直觉,人靠它得以预见将来。这四种功能构成了外部系统。

接下来的领域表示与上述功能相关的有意识的自我情结（ego-complex）。在这个内部系统里，你首先看到的是记忆，它仍是一个可为意志支配的功能；它受自我情结的控制。然后是诸功能所具有的主观因素。它们不受意志的严格指导，但仍能为意志所压抑、排斥与强化。这些因素不再具有像记忆那样的可控性，尽管记忆有点狡黠。再后是情绪和侵犯，只有强力才能控制它们。你可以压抑它们，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你为了不致失去自制力而攥紧拳头，因为情绪和侵犯是比你的自我情结更为强大的东西。

一个粗略的图表是不可能如实地把这个心理系统表示出来的。它毋宁只是一把价值尺度，显示的是随着你接近整个结构的黑暗的最底层——无意识时，表现于意志中的自我情结的能量或强度是如何逐渐减弱的。我们首先有个人的潜意识心灵。个人无

① 关于类型与功能的一般关系可参见《心理类型》第 10 章。

意识是精神的这样一部分，这部分包含着那正好也能成为意识的所有内容。你们知道很多东西都被称为无意识，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中，并不存在对每个人都必然是无意识的东西。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意识到人所能够意识到的差不多所有的东西。当然，我们的文明有着超常数量的无意识，但假如你到其他种族如印度或中国去，你就会发现，这些民族对于事物的意识需要西方心理学家成年累月地去发掘。还有，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单纯民族常有一种对事物的非常意识，那是都市里的人所意识不到或者只有在精神分析专家的影响下方能梦见的。我在中学读书时就曾注意到这点。我曾住在乡下，与农夫、牲畜为伍，我对很多东西有着充分的意识，而别的孩子却没有。我有接触很多东西的机会，而且我对事物一视同仁，不持偏见。在你分析精神病患者或正常人的梦、症状或幻象时，你就开始渗入无意识心灵并能移去人为地设置在无意识心灵上的门槛。个人无意识的确是一种非常相对的东西，其范围能够被限制，能够变得很窄很窄以至趋近于零。一个人能够将其意识发展到他能说“人的一切我都不陌生”[①]的程度，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最后，我们达到根本不可能被意识到的核心层次——原型心灵的领域。这个领域所包含的内容是以意象（images）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将这些意象与历史上的类似情况作比较，才有可能懂得它们。如果你不把某些材料认作历史性的，如果你不占有这些类似的东西，你就不能把这些内容归并到意识中去，这些内容就仍是些被投射出的东西。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不从属于任何专断性

① 参见特伦斯（Terence）的《一个自我折磨的人》I. I. 25："Homo sum；hamanic n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我对人的一切都不陌生”）。

意图，不受意志的控制。它们在你身上似乎并不存在，但实际上却起着作用——你在你的邻居而不是自己身上看到它们。当集体无意识受激发而变得活跃时，我们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某些东西便有所意识。例如，我们发现邪恶的阿比西尼亚人在进攻意大利。你一定知道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所写的这个著名故事。两个农夫总是相互殴斗，有人想知道他们殴斗的原因，便问其中的一个："你为什么要仇恨你的邻居并和他争斗？"这人回答说："他是住在河对岸的！"这正像德、法两国的情形。你知道，我们瑞士人在大战期间曾有很好的机会阅读各种报道，研究那使莱茵河两岸像两尊巨炮互相对射的特殊机制，问题很清楚，人们在其邻居身上窥到了从自己身上窥不到的东西。

通常，当集体无意识在更大的社会团体内积聚起来时，结果便是大众的疯狂，这是一种可能导向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精神瘟疫。这样一些运动极富感染力——差不多是压倒一切的，因为当集体无意识被激活时，你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你不仅处在这样的运动之中——你就是运动本身。如果你住在德国或在那里作过短暂逗留，你要想使自己不受影响也办不到。运动攫住了你。你是人，不管你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有靠限制你的意识、靠尽可能地把自己变为空虚和无灵魂的东西，你才能够保护自己。但这样你就丢掉了你的灵魂，因为仅仅是一丁点意识，漂浮在生命的洋面上而不能渗入其间。但如果你保持自己的存在，你就会注意到那种攫住你的集体的氛围。你不可能在非洲或任何这样的国家生活而不受这些国家的浸染。如果你与黄种人生活在一起，你就会变得和黄种人差不多。你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你与黑人、中国人或与你同在一起生活的任何人在某些方面都是相同的，都是人。在集体无意识方

面，你与其他种族的人是一样的，你们有相同的原型，正如你和他都有眼睛、心脏、肝脏等一样。这与他的黑色皮肤无关。有一定重要性的是，他心灵所具有的历史层次可能不如你的丰富。心灵的不同层次是与种族形成的历史相对应的。

如果你像我所做的那样去研究一下种族问题，你就能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比如，如果你分析北美人，你就会作出这些发现。由于生活在未开发的土地上，美国人身上有红印第安人的影子。红种人（即便他从未见过一个白人）和黑人（尽管可被驱逐而只有白人才能乘坐电车）已渗入美洲人的精神和气质，你将认识到美洲人属于一个半有色民族。[①]这些东西完全是无意识的，只有非常开明、理智的人才能理解它们。如果你要告诉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们何以要如此强烈地相互反对，那也是很困难的。

不久前，我在巴黎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我受到一些颇有教养的人的邀请，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谈话。他们询问我对民族差异性的看法，我想我可能要引起麻烦了，于是我说："你们看重的是拉丁式的明澈，拉丁精神的明澈，那是由于你们的思维低下之故。拉丁思想家要比德国思想家低一等。"他们听到这话竖起了耳朵，我接着说："但是你们的情感却是不可超越的，它占有突出的位置。"他们说："何以见得？"我回答说："到你能听到唱歌和能见到舞台表演的咖啡馆或杂耍班去，你将注意到一种很特别的现象。这些表演中有许多荒诞无稽与玩世不恭的东西，但某些令人感动的场面会突然出现。母亲失去了孩子，这是一种失去的爱，或者是某些极富爱国热情的东西，而你们一定会流泪。对你

① 《变迁中的文明》（《荣格全集》第10卷）第94页及其后，第946页及其后的有关段落。

们来说，盐和糖必须兼而有之。然而仅仅为了糖，德国人就能在那里站上一个通宵。法国人必须在糖中加一点盐。你遇见一个人并说道：'认识你不胜荣幸！'你绝不是觉得认识他无比荣幸，你真正的感想是：见你的鬼去吧。但是你不会于心不安，他也不会。然而绝不要对德国人说'认识你很荣幸'，因为他会把你的话当真。德国人卖给你一双吊袜带，不仅期待着你的付款（这很自然），而且也巴望你会为了这双袜带而喜欢他。"

德国民族的特点便是情感功能的低下，这种功能一点也不卓越。你如果把这一点告诉德国人，他会生气的。我也会对这话感到不高兴。德国人很喜欢他称之为"舒适"(Gemütlichkeit)的气氛。一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里面人人相亲相爱的房间——这就是"舒适"气氛，这种气氛不能受到破坏。这种气氛必须绝对明澈，除一个调子外不能再有别的。这就是德国式的明晰的感情，这正是一种低级的东西。另一方面，对法国人说一些似非而是的东西会重重地得罪他们，因为那不清晰。一位英国哲学家说过："高级的心灵绝不是完全清晰的。"这是真的，同样，高级的情感也绝不是完全清晰的。只有在一种光明正大的情感略有令人置疑之处时，你们才会欣赏那种情感。而一种不含有些许冲突的思想是不会令人信服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接近人的这个黑暗领域？正如我已告诉你们的那样，有三种分析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语词的联想方法、梦的解析方法和主动想象方法。我先谈语词的联想测试法（word-association tests）。[①]对你们中

① 《语词的联想研究》，伊德尔（Eder）译。亦见《实验研究》（《荣格全集》第2卷）。

的很多人来说，这种方法显得过时了，但既然人们还在运用它，我就不得不有所涉及。目前我是在罪案中而不是在病员中运用这种方法的。

备一张写有一百个单词的表——我在重复众所周知的东西。你告诉受试人，要他在听到和理解了刺激单词后尽可能快地对进入他心中的第一个单词作出反应。当你确信受试人懂得你的意思后，就开始做实验。你用一个秒表记下每次反应所用的时间。在你念完一百个单词后，你就做其他的实验。你把那些刺激单词再念一遍，让受试人重复他先前的回答。由于记忆在一些地方的失灵，他第二次作出的回答不准确或者错误。这些错误意义重大。

这个实验最初并未考虑到它目前的运用，而是被专门用来研究心理联想的。这当然完全是一种空想。靠如此原始的手段，人们对什么也无法进行研究。但是，当实验失败时，当受试者出错时，你却能学到别的一些东西。你问一个连孩子都能回答的简易单词，而一个智力很高的人却不能回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单词击中了我称之为情结的东西，这情结是一种经常隐匿的、以特定的情调或痛苦的情调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团集物。这个单词有如一枚炮弹，能穿透厚厚的人格伪装层而打进暗层之中。[①]例如，当你说“购买”、“钱”这类单词时，那些具有“金钱情结”（money complex）的人就会被击中。

我们有大约十二个或多一点干扰范畴，我将略加提示，好使你们对它们的实践价值有所了解。反应时间的延长在实践上最为重要。靠计算受试者反应时间的平均数，你可以判断某一反应的

① 《关于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荣格全集》第7卷）第245页、第304页的有关段落。

时间是否过长。另外一些主要的干扰是：不遵照指示，反应多于一个词；在重现单词时有误；用表情、笑、手脚或身体动作、咳嗽、口吃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作出反应；只用“是”或“不”作答的不充分的反应；不对刺激单词的真正意思作出反应；对相同单词的习惯性运用；使用外语——这在英国还无大的危险，尽管这对于我们是非常令人生厌的事；当记忆在重复实验中失灵时所发生的缺陷；完全缺乏反应。

所有这些反应都不受意志的控制。不管你遵不遵守实验的规则，你都暴露了自己，因为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不愿这样做。如果你试之以罪犯，罪犯可能抗拒，而这是决定性的，因为有人知道他何以要抗拒。如果他让步了，那就无异于处死自己。在苏黎世时，每当有棘手的犯案，法院就把我找去；我是他们求助的最后一根稻草。

联想测试的结果可用一个图表（图 5）来加以说明。柱子的高度表示受试人的实际反应时间。打圆点的水平线表示平均反应时间。亮柱是没有干扰迹象的反应。暗柱表示反应有干扰，在反应 7、8、9、10 中，你看到的是连续的一串干扰：在反应 7 上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刺激单词，而受试者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其后的三个反应时间由于一心想对那个刺激单词作出某种反应而延长了。受试者对于他具有某种情结这个事实完全没有意识到。反应 13 所显示的是一个孤立的干扰，而在反应 16—20 中，又出现了连续的一串干扰。其中最强的干扰是反应 18 和 19。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我们要通过无意识情绪的致敏作用与所谓的对敏感的强化作用（intensification of sensitiveness）打交道：当一个关键的刺激单词引起不可遏止的情绪反应时，当下一个关键的单词正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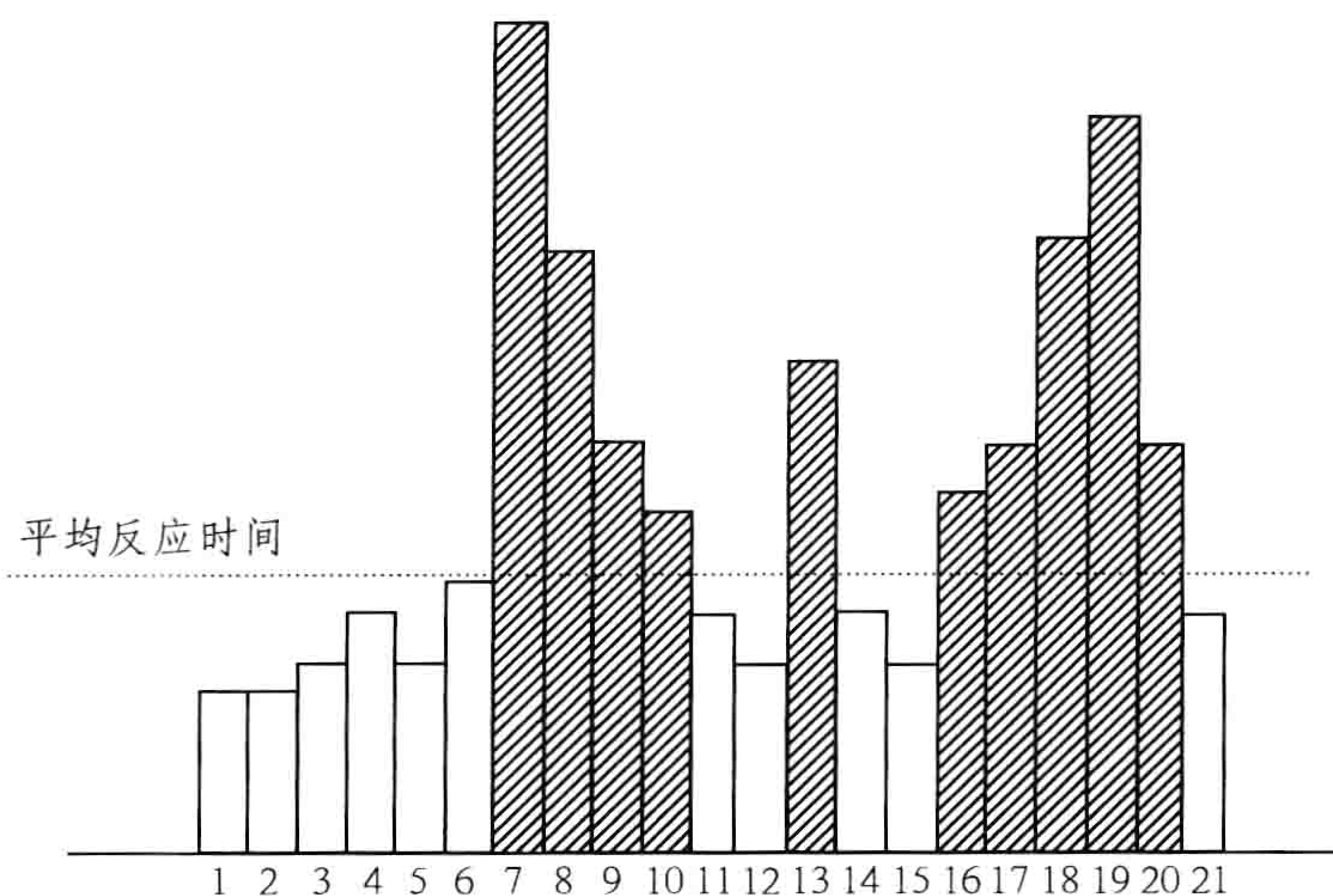


图 5　联想测试

作为刺激的词	
7	刀
13	矛
16	打
18	尖
19	瓶子

出现在这复发性的情绪反应范围内时，那么，假如在前的反应是一连串无关痛痒的联想，这时的反应便容易产生比人们期待的更为强烈的效果。这就叫做复发性情绪的敏感效应（the sensitizing effect of a perseverating emotion）。

在处理犯罪案件时，我们可以利用敏感效应，可以这样来安排关键的单词：将其安置到按推测可能出现复发性情绪的地方。为了增强关键刺激单词的效果，这是可以做到的。找一个嫌疑犯当受试者，给出的关键单词应是那些与罪行有直接关联的词语。

图 5 中的受试者是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正派人，他是我的正常的受试人之一。在我有可能从病理性的材料中得出结论之前，

我当然不得不拿一大批正常人做实验。如果你想知道干扰这个男人的究竟是些什么，你只要读一读那些引起干扰并将干扰一个个串联起来的语词就明白了。这样你会得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将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开始的单词是刀,它引起四个干扰反应。接下的干扰是矛（或枪），其后是打，再后是尖锐的，最后是瓶。这只是连续五十个刺激单词中的少许几个，但足够我用来对受试者把事情和盘托出。我说："我不知道你曾有过如此不愉快的经历。"他盯着我说："我不懂你在谈些什么。"我说："你明白，你曾喝醉过酒，有过一桩以刀伤人的不愉快的纠葛。"他说："你是怎么知道的？"随后他供出了整个事情。他出身于一户受人尊敬的家庭，这家庭单纯而且很正派。他曾出过国，有一天因喝醉酒与人发生争吵，便拔刀刺伤对方，结果蹲了一年班房。这是一件他不想提起的重大秘密，因为这会给他的生活罩上阴影。他家乡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此事，而我是碰巧发现这一秘密的唯一的人。我在苏黎世的研究班上也做过这些实验。那些想说真话的人当然是受欢迎的。然而，我总是要他们提供他们认识而我却不认识的某个人的材料，我向他们说明怎样去破解这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人们有时会作出卓越的发现。

我再举一个例子。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医生时，一位研究犯罪学的老教授问起这个实验，他表示不相信。我说："不相信吗？如果愿意的话，你不妨亲自试试。"他把我邀到他的家，我们开始了实验。我才念完十个单词，他就不耐烦了，他说："你能用这十个词做些什么？什么也做不出！"我告诉他，靠十来个单词是不要想有什么结果的，他应该听完一百个单词，这样我们

才能发现某些东西。他说:“你能用这些词做些什么?”我说:“只能做一点，但我能告诉你某些事情。近来你为钱的事发愁，你的钱快告罄了。你担心死于心脏病。你一定在法国念过书，你在那里有过一段恋情，它常常袭上你的心头，当一个人怀有死亡的念头时,旧时的甜蜜回忆就会萦绕心间。”他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其实，连小孩子都能看得出。他是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他由心脏（heart）想到了病痛（pain）——担心会死于心脏病。他由死亡(death)联想到死(to die)——一种自然的反应。他由钱(money)联想到太少（too little）——一种很常见的反应。随后的联想更令我吃惊。对付款（to pay）这个词，他在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后说了一个法文单词“播种者”(la Semeuse)，尽管我与他的谈话一直用的是德语。“播种者”是法国钱币上有名的人物形象。那么这个老人究竟为什么要说这个法文词呢?当听到接吻（kiss）一词时，他的反应时间较长，眼睛亮了一下并说了美（beautiful）这个单词，于是我就有了整个故事的梗概。如果不是与一种特殊的情感相联系，他是绝不会使用法文的，所以我们必须探究他的动机何在。是不是他在法郎上有所损失?但那些日子却未听说有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传闻。线索不可能在这方面。我拿不准这事有关金钱还是有关爱情，但当他听到接吻并作出说美字的反应后，我就明白了那原来是爱情。他不是那种上了岁数才去法国的人，他一定在巴黎做学生，念法律，很可能就住在索邦区。余下的工作是把整个故事联缀起来，而这是比较容易的事。

但偶尔你会碰上一桩真正的悲剧。图 6 是一个大约三十岁妇女的测试情况。她住在诊所里，被诊断为压抑性精神分裂症。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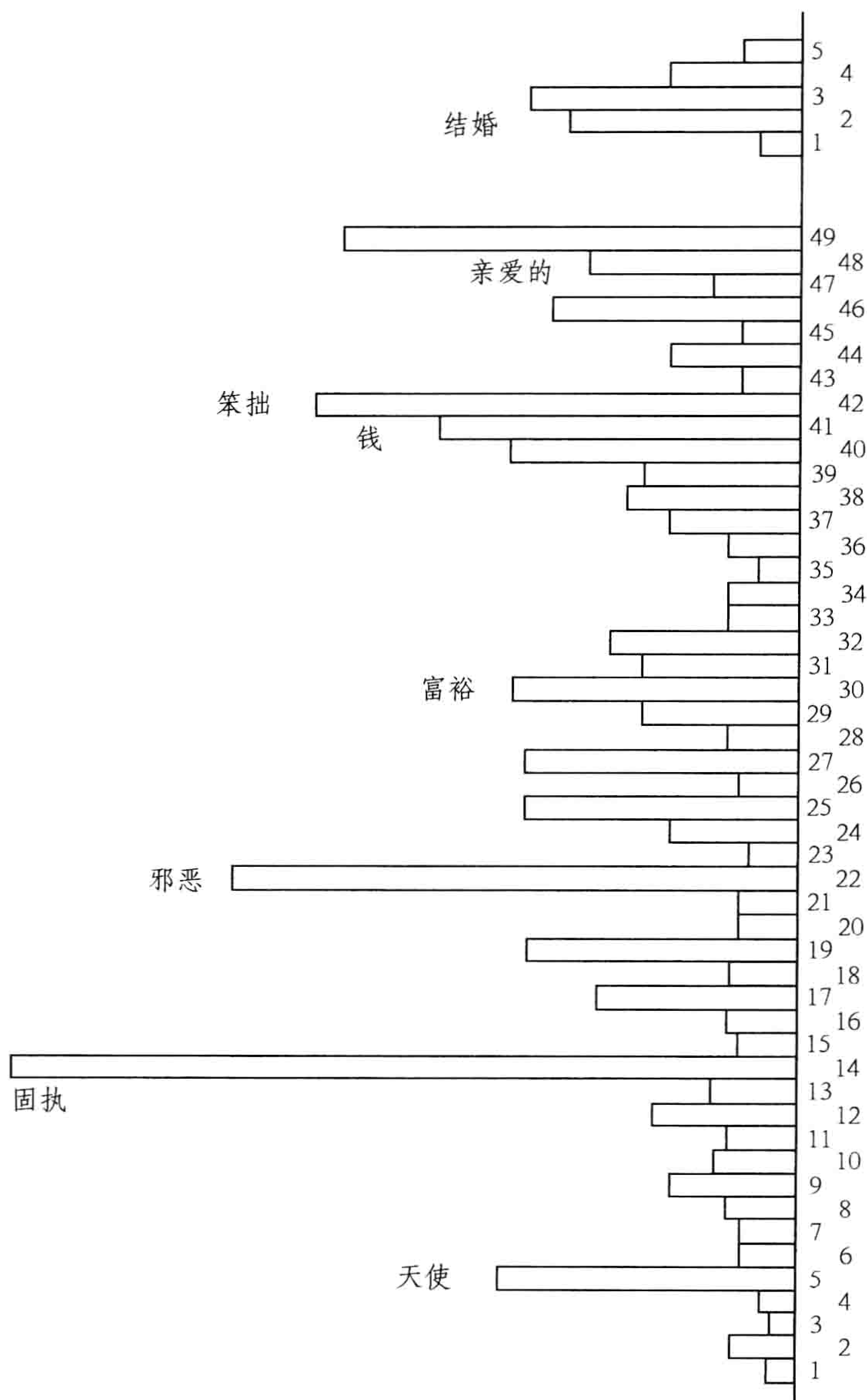


图6 联想测试

生对她的预后[①]很不妙。我把她置于我的护理之下，对她持一种特殊的情感态度。我感到我完全不同意那个可悲的预测，因为精神分裂症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相对意义上的疯人，只是这位妇女更特别一些罢了，我不能把对于她的诊断当做定论接受下来。在当时那些日子里，人们对此还鲜有了解。当然，我查看了她的病历，但并未发现病因。于是我让她接受联想测试，最后我获得了很特别的发现。第一次干扰是由单词天使（angel）引起的，而单词固执（obstinate）则完全没有引起反应。随后引起干扰的词有邪恶（evil）、富裕（rich），钱（money）、亲爱的（dear）、结婚（to marry）。这女人的丈夫是一位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她显然生活得蛮不错。我曾询问过她的丈夫，他所能告诉我的——与其妻一样——是：压抑状态大约是在她最大的孩子（一个四岁大的女孩）死了两个月之后出现的。此外便一无所获。联想测试使我碰到很多令人大惑不解的反应，我不能把它们联缀起来。你会常常陷入这类情形，尤其是在你不经常作那类诊断的时候。你得先向测试者问一些不相关的语词。如果你就最强烈的干扰直接提问，你将得到错误的回答，所以你最好用较少伤害性的语词来开始你的提问，这样就可望得到诚实的回答。我问："那么天使呢？这个词对于你有某种意义吧？"她回答说："当然，那意味着我失去的孩子。"说完便号啕大哭。当这场风暴平息后，我又问："固执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她说："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我说："这个词引起了大的干扰，这意味着它与某事有联系。"我猜不透究竟是什么事。于是我便问邪恶这

① 预后（prognosis）：医学术语，医生根据诊断对病情发展所作的预测。——译注

个词，但我从她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这里有一种极为否定的表情，表示她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我继而问到蓝色（blue），她说："那是我那失去的孩子的眼睛。"我说："你对那眼睛有特殊印象吗？"她说："当然，这孩子刚生下来时，那眼睛是多么蓝啊！"这时我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我问："你为什么变得不安起来？"她回答说："她的眼睛和我丈夫的并不一样。"事情终于清楚了，原来这个孩子的眼睛与她从前一个情人的相像。我问："那男人有什么使你烦恼的？"我终于从她心里探出了秘密。

在她生长的小镇上，有一位很有钱的青年人。而她的家庭虽富有但并不显要。这个青年的家庭是贵族，很有钱，他本人是小镇上的中心人物，姑娘们都梦想嫁给他。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自度或许有此运气。后来她发现并无联姻的可能，她家里的人对她说："你为什么老想他呢？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并不想你，某某先生倒是一位不错的人，为什么不嫁给他呢？"她于是嫁给了这位先生。结婚后的五年当中，她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从家乡来的一位故友到访。当她的丈夫走出房间后，这位朋友对她说："你已经给那位先生（指镇上那位青年）造成痛苦了。"她说："什么？我使他痛苦？"这位朋友回答说："你难道不知道他爱着你？不知道你嫁给别人后他的失望么？"朋友的这番话使她激动万分，但她还是压抑住了。两星期后，她给两岁大的儿子和四岁大的女儿洗澡。镇上的水——不是在瑞士——并非无可怀疑，事实上这水染上了伤寒病毒。她注意到小女孩在吮吸一块海绵，但她并没有加以制止。而当小男孩闹着要水喝时，她给了他可能受到感染的水。结果小女孩得伤寒死了，小男孩被救活了。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或者她内心

里的魔鬼所想要的东西——否认她的婚姻以便嫁给别的男人。结果她犯了谋害罪。她不知道自己犯了罪。她只是把事实告诉了我而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应该对孩子的死负责，因为她明知道水受到病毒的感染、有危险。我面对着这样的选择：是把她犯罪的真相告诉她呢，还是应当保持缄默？（当然，这只是一个告诉她的问题，并不存在以犯罪诉讼相威胁。）我想，如果把真相告诉她，她的病情可能恶化，但不管怎么说她的预后本来就不妙，相反，如果她认识到她所做过的事，也许还有好转的机会。因此我下决心坦率地把这话告诉她："是你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开始她勃然大怒,后来正视了现实。三个星期后,我们允许她出院，而她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暗中查访她十五年，她的病从未复发过。那种压抑在心理上是适合她的：她是一个谋杀犯，在别的情况下，她本应受到死刑惩罚。她被送进了疯人院而不是监狱。通过让她的良心承担起巨大的重负，我实际上把她从另一种惩罚——疯狂中救了出来。因为，假如一个人接受了自己的罪孽，他就能带着这罪孽生活下去。而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它，他就得为不可避免的种种后果而备受痛苦折磨。

讨　论

提问：

我要问的问题与昨晚有关。在讲演快结束的时候，荣格教授谈到较高功能与较低功能并说思维型的人会以古老的方式运用他的情感功能。我想知道的是：是否反之亦然？一个情感型的人，当他力图思维时，是否也以远古方式进行？换言之，思维和直觉

是否总是被认为是高于情感与感觉的功能？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从别的讲演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感觉是意识功能中最低级的一种，思维则是较高的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情形正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思维似乎是高质量的东西。当教授的（不是荣格教授）在研究中思考，他看重的是自己并把自己认作最高的类型，高于只会说如下这种话的乡下人："我有时一边坐着一边想事，有时只坐着。"（Sometimes I sits and thinks and sometimes I just sits.）[1]

荣格教授：

但愿我没有给你造成我对这些功能中的某一种有偏好的印象。在某一既定个人身上的主导功能总是最突出的，而任何功能都可以是居主导地位的。我们绝对没有用以判明这种或那种功能本身高下的尺度。我们唯一能够说的是，在个体身上，主导功能最能适应环境，而那种最受较高功能排斥的功能只是由于被忽视才成为较低功能的。某些现代人认为直觉是最高的功能。爱挑剔的人更喜欢直觉，认为直觉才是上等功能！感觉型的人总是认为其他人低劣，因为他们不如他生活得实在。只有他是实实在在的人而别人都是异想天开的、不真实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的突出功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们都容易犯下大错。为了认识诸功能在我们意识中的实际秩序，需要严格的心理学批评。很多人相信世界上的难题是靠思维解决的。但离开了所有这四种功能，任何真理都建立不起来。当你思考世界时，你只对这个世界做了四分之一的事，而其余的

① 这句话在语法上有错：人称是第一人称，可动词却用了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这表示说话人文化教养很差。——译注

四分之三却可能反对你。

埃里克·B. 施特劳斯医生：

荣格教授说，语词的联想测试是一种手段，人们可以凭借它对个人无意识的内容加以探寻。在他的例证中，病人所暴露的东西无疑是意识中的东西而不是无意识中的东西。的确，如果一个人想探寻到无意识的内容，他就得进一步使病人在异常反应中自由地联想。当荣格教授很聪睿地设想那个不幸事件的故事时，我正想到由“刀”这个单词所引起的联想。这无疑是在病人的有意识心灵中进行的，相反，如果“刀”引起的是无意识联想，我们就能够（如果我们有弗洛伊德的思想）假定它与一种无意识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相联系。我并不是说一定会如此，但我不理解，荣格教授说联想测试是一种手段，它通向病人的无意识，他这样说指的是什么。在今晚他所给出的例子中，联想测试这种手段无疑是通向意识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前意识”（preconscious）的。

荣格教授：

如果你能仔细听我所讲的就好了。我说过，无意识的东西是非常相对的。如果我对某事没有意识，那我只是相对地缺乏意识而已，我可能知道它的其他方面。个人无意识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完全是可以意识到的，但在一个特定方面或在一个特定时刻，你却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如何才能确定一个东西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你只需询问别人。我们并无确定某种东西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其他标

准。你问:“你知道你是否有某种犹豫吗？”回答说:“不,我不犹豫。我知道，我有与别人相同的反应时间。”“你对那使你烦恼的某事有意识吗？”“不，我没有意识。”“你不记得你对‘刀’这个单词所作的回答吗？”“一点也不记得。”这种对事实的无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被问到我是否知道某人时，我可能说不知道，因为我记不起他了，我意识不到我认识他。但当人们提醒说我在两年前见过他，他就是做过某事的某某先生时，我就会回答说:“我当然知道他。”我知道他但又不知道他。个人无意识的全部内容都是相对意义上的无意识，甚至阉割情结与乱伦情结也是如此。在某些方面它们可被完全了解，尽管在别的方面它们是无意识的。我们对某事进行意识时，是有相对性的，这种相对性在癔症[①]中尤为明显。你可以经常发现，那些似乎是无意识的东西仅仅对医生才是如此，而对护士和亲属来说则可能不是无意识。

在柏林一家有名的诊所里，我见过一起有趣的案例：脊髓复合肿瘤。因为这是一位很有名的精神病学专家作出的诊断，我惊诧得几乎战栗了。但我要看看病历，那是一个很标准的病历。我询问症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结果了解到那是在一个晚上，那时这个妇人的独生子结婚离开了她。这女人是个寡妇，她显然很爱自己的儿子，我说:“这不是什么肿瘤，而是一种可以立即加以验证的普通的癔症。”我的这番话使教授大为吃惊，也许他认为我知识浅薄或者不圆滑或者强以为知，我只得告退出来。但有人在街上追上我，原来是护士。她说:“我得谢谢你，因为你说那是癔症。我一直这么认为。”

---

① 癔症，多由精神受重大刺激引起。发作时大叫大闹，哭笑无常，言语错乱，或有痉挛、麻痹、失明等现象。也叫歇斯底里。——编注

埃里克·格拉姆·霍医生：

我可以回到施特劳斯医生的问题上来吗？昨晚，荣格教授责备我只使用了某些术语，而我认为，这些术语有必要得到透彻的理解。我想知道，是否您总是要求把“神秘的”或者“第四维”这些词语运用到联想实验？我相信，在每一次它们被提到时，都要耽搁较长一段时间并惹您生气。我建议还是回到第四维的概念上去，因为它是一种对我们的理解有帮助的极为必需的联系。施特劳斯医生使用了“无意识”一词，但我从荣格教授那里了解到并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相对的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又有赖于意识的相对程度。根据弗洛伊德派的看法，确有某处、某物、某个实体被称为无意识，而在荣格教授看来，就我对他的理解，是没有这种东西的。荣格教授在联系的流动媒介中游移，而弗洛伊德则处在无联系的实体的静止媒介中。说得清楚些，弗洛伊德是三维的（three-dimensional），而荣格在其整个心理学中都是四维的（four-dimensional）。我倒要因此批评（如果可以的话）荣格的整个图式体系，因为他给你的是一个四维体系的三维表现、某种具有动态功能东西的静态表现，除非对这个体系加以解释，否则你会把它与弗洛伊德的概念、术语混淆起来，你会搞不懂它。我坚持认为必须对这些术语加以澄清。

荣格教授：

但愿格拉姆·霍医生更谨慎一些就好了。你是对的，但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正如我解释过的那样，我力图从最温和的设想开始。正好是你把事情弄糟了，你谈到四维，谈到“神秘的”一

词，你告诉我，我们所有的人对这样的刺激单词都会有一个较长的反应时间。你说得完全正确，每个人都可能受骗，因为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只是些初学者。我同意你的看法，即：要使心理学成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而不致融入静止的实体，那是非常困难的。当你把时间因素引入三维体系时，你自然就会使用第四维的概念来作表述。而当你谈到动力和过程的时候，你是需要时间因素的，而这样一来，你就在和世界的所有成见作对，因为你已经使用了“四维的”一词。这是一个不应提到的、有忌讳的词。它有其历史，对这样的词我们应特别小心。你愈是深入地研究心理状态，在使用术语上你就得愈加小心，因为术语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带有偏见的。你愈是渗入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你就愈加面临那些带有偏见的哲学概念、宗教观念、道德观念。因此，我们在把握某些东西时须特别小心。

霍医生：

听众会喜欢你的这种挑逗性的。我打算问一个鲁莽的问题。我与您都不把自我看做一条直线。我们乐意把自我的疆域看做自身的四维存在，四维之一就是三维的轮廓。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愿意回答如下问题即在四维中作为活动“行星”的自我的领域是什么？我提出的答案是：是那包括您的集体种族无意识在内的宇宙本身。

荣格教授：

如果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我将非常感谢。

霍医生：

这个具有四维的“自我”的领域有多大？我不得不说：它和宇宙一样大。

荣格教授：

这的确是一个哲学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认识理论。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的映像。只有幼稚的人才把世界想象成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世界的形象是“自我”世界的一种投射，正如后者是对世界的一种摄取一样。然而，只有哲学家的特殊心灵才能超越世界的普通图像，这个图像中的事物是静止的、孤立的。如果你超越了这个图像，你就会在普通人的心中引起一场地震，整个宇宙会动摇震颤，最神圣的信念和希望也会被动摇，我看不出一个人有什么理由要去把事情搞乱。这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都没有好处，但对哲学家来说也许是好的。

伊恩·沙蒂医生：

我想回到施特劳斯医生的问题上去。我能理解施特劳斯医生的意思，并且我以为我也能理解荣格教授的意思。就我所见，荣格教授的不足之处是他不能与施特劳斯医生之间建立起联系。施特劳斯医生想知道的是，词的联想如何能显示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即显示那种实际上从心灵中抽取出的材料。就我对荣格教授的理解，他所指的正是弗洛伊德用“本我”（Id）一词所指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很好地对我们使用的概念加以界定进而对之进行比较，而不是每个人都从自己那一派的观点出发运用它们。

荣格教授：

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的方法不是去发现理论，而是去发现事实，并且我告诉你们我运用这些方法所发现的事实。我不能够发现阉割情结、被压抑的乱伦倾向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发现的只是心理事实而不是理论。恐怕你把理论与实践过于混淆了，这些联想实验并没有揭示出阉割情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此，你也许会感到失望，而阉割情结是一种理论。你用联想方法所发现的，是我们此前所不知道而受试者在这特定的范围或条件下也不知道的确切的事实。我不敢说受试者在其他条件下也不知道这些事实。当你忙于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有关的很多东西，这是你呆在家里所不知道的，而在家里，你却知道很多你在工作时所不知道的很多东西。事物在此处被知道而在彼处却不被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意识。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不可能以经验为根据渗入到无意识之中并从而发现比如阉割情结这类弗洛伊德式的理论。阉割情结是一种神话观念，但它不是作为神话观念而被发现的。我们在实际上所发现的是按特定方式分类的确定事实，我们根据神话的或历史的相似物来命名它们。你不可能发现一种神话主题，你只能发现个人的主题，而这绝不会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它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活生生的事实。你可以从事实中抽绎出一种理论，比如弗洛伊德理论或者阿德勒理论或者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对于这个世界的事实，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结果就是：有多少思考事实的头脑，就有多少种理论。

沙蒂医生：

我不同意！我感兴趣的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不是已被发现或未被发现的事实，而是一种凭借它每个人能够知道他人正在想什么的交流手段，为达此目的，我坚持认为必须界定我们的概念。我们必须知道他人在使用比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这类概念时所指的是什么。至于“无意识”这个词，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它因此而具有了某种社会的或描述的价值，但荣格却拒绝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他只是在一种弗洛伊德称之为“本我”的东西的意义上使用“无意识”这一概念的。

荣格教授：

“无意识”这个词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发明。在德国哲学中，康德、莱布尼兹和别的哲学家早就在使用这个词了，但都给这个词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我完全知道，关于无意识这个概念可说是众说纷纭，我竭尽绵薄之力去力图做的，只是说出我对这个概念所怀抱的想法。我并不是要贬抑莱布尼兹、康德、冯·哈特曼或包括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在内的任何伟大思想家的长处。我只是在解释在使用无意识一词时我的所指，而我假定你们所有人都了解弗洛伊德在使用这个词时的所指。我认为，我的任务不是要以我的解释方式来使那些信服弗洛伊德理论并接受其观点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发生动摇。我并没有要摧毁你们的信念或观点的想法，我只是展示我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观点也同样有道理，那正是我所期待的。一个人对无意识的一般理解如何，我并不在乎，要不然我就需要对莱布尼兹、康德与冯·哈特曼所理解的无

意识概念作长篇大论了。

沙蒂医生：

施特劳斯医生所问的是你的无意识概念与弗洛伊德的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将二者置入精确的关系之中？

荣格教授：

格拉姆·霍医生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把精神过程看做静态的，而我却用动态和联系来描述这个过程。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并没有确定不变的无意识这种东西，无意识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才不呈现于意识的。何以事物在某一场合被知晓而在另一场合不被知晓，对此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所做的唯一例外是神话模式，正如我用事实证明的那样，它是一种深刻的无意识。

施特劳斯医生：

用联想测试作罪行侦缉与用它来发现无意识过失，这无疑是有区别的。罪犯意识得到他的罪行并且意识得到他害怕罪行被发现。而精神病人则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意识不到。相同的方法能否运用于这两种很不相同的情形？

主席：

那位妇女对她的罪行并没有意识，尽管她任随孩子吮吸那块海绵。

荣格教授：

我将用实践来说明其间的区别。图 7 是联想测试过程中的呼吸示意图。你看到的共有四组，每组由七次呼吸组成，这是在给出刺激单词后记录下来的。图表显示的是在给出平淡与尖锐两类刺激单词后受试者们的呼吸示意图。

“A”是在听到平常的刺激单词后所作的呼吸。听到单词后的第一次呼吸受到影响，而以后的呼吸则比较正常。

在“B”中，给出的是一个尖锐的刺激单词，呼吸量受到明显影响，有时还不到正常呼吸量的一半。

“C”表示的是与情结有关的刺激单词所引起的呼吸行为，这情结是受试人意识得到的。第一次呼吸差不多是正常的，只是后来你才发现呼吸受到某种限制。

“D”同样表示的是与情结有关的刺激单词所引起的呼吸行为，但受试者对此情结却没有意识。在这种情形中，第一次呼吸特别怪，而以后各次也明显低于正常呼吸。

这些图表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对情结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反应差别。例如在“C”中，受试者对情结有所意识。刺激单词打中了受试者的情结，于是出现了深呼吸。但当刺激单词打中的是无意识情结时，呼吸量则受到限制，如“D”中的 I 所示。这时由于胸部出现痉挛，呼吸非常非常微弱。用这种方法，就能取得表明有意识反应与无意识反应在心理学上不同的经验证据。

威尔弗雷德 · R. 拜恩医生：

您在身体与心灵的远古形式之间作了一种类比。这纯粹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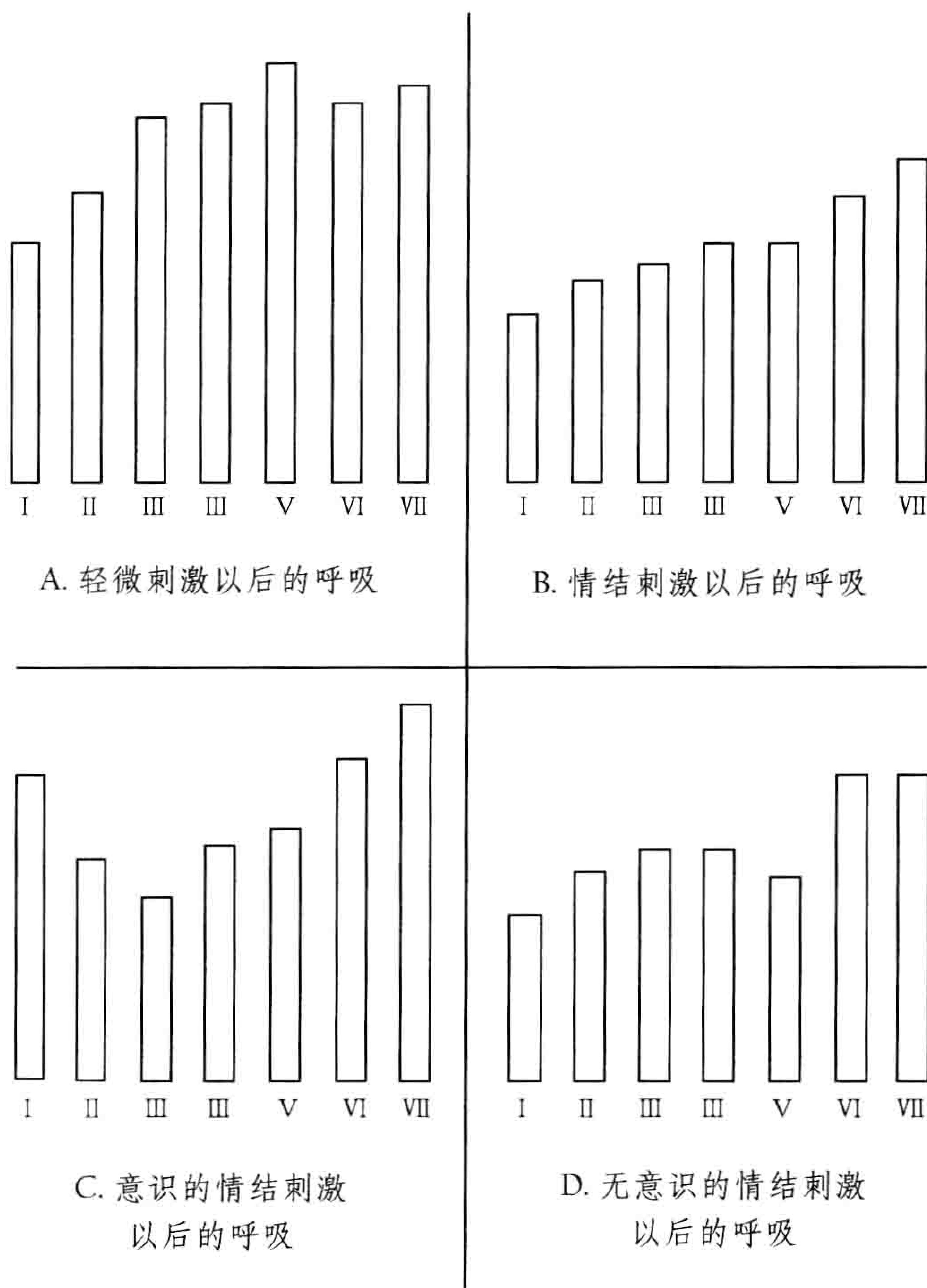


图 7　联想测试：呼吸

种类比呢，还是两者之间确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昨晚你说了一些话，表明你认为思维与大脑是有联系的，而最近在《英国医学杂志》

上刊载了一个案例，那是你对一个生理失常者[1]的梦所作的分析。假如对这个病例的报道是正确的，那它将给我们以极其重要的启发，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在身体与心灵这两种远古残余的形式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荣格教授：

你又在挑起心身平行论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一无所知，因为它超出了人的认识限度。正如昨天我所力图解释的那样，这两种东西——生理事实和心理事实——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一同出现的。它们一起发生，我以为只是对于我们的思维它们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把它们看做两个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根本无力同时思考它们。由于这两个方面存在着统一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有待于发现那些更多地表现出生理性一面的梦，正如有待于发现另一些更多地表现出心理事实的梦一样。你提到的那个梦显然是一种机体失调的表现。这些“机体表现”在古代文献中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在古代和中世纪，医生们常常用梦来作诊断。我并未对你提到的那位病人作体检。我仅仅听了他的经历和他的梦，然后说出我对这个梦的看

---

① 参见 T. M. 戴维《对案例大脑颞叶病变引起的癫痫的评论》，载《英国医学杂志》第 3893 期（1935 年 8 月 17 日）第 293—297 页。此梦由一个名叫戴维的病人报告如下：“旁边有人一直在问我关于给某一机器加油的事，牛奶被认为是最好的润滑油。我显然认为粘软的泥土更为可取，然后出现了一个被抽干了水的池塘，塘底的淤泥中有两个现已灭绝了的动物。一个是很小很小的柱牙象，另一个我已记不起了。”

戴维的评议是：“我认为最好把这个梦拿去请教荣格，看他如何分析这个梦，这将是很有趣的。”荣格在听了叙述后立即说，这个梦表明某种机体（组织）障碍，并说尽管在梦中有不少的心理衍生物，但这个梦原非心理性的。水塘的干涸被他解释为对脑脊髓流动循环的抑制。

法。这方面的病例我还遇到过，比如一位年轻姑娘身上发生的进行性肌肉萎缩（progressive muscular atrophy）。我询问她做的梦，她说她曾做过两个色彩绚丽的梦。一位懂得一点心理学的同僚认为这姑娘患的可能是一种癔症。她的病确有癔症所具有的一些征兆，而是否为进行性肌肉萎缩也仍有疑问，但根据她的梦，我断定她患的是机能性疾病，而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这是一种机体障碍，她的梦确与机体状况相关联。[①]根据我对心身相统一的看法，事情本该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反而不可思议了。

拜恩医生：

可否在后面讲梦的时候再谈这个问题？

荣格教授：

恐怕我不能详述，这太特殊了。这的确是一桩特殊的经验，而描述这一经验是非常困难的。我不可能简略地描述我用以判断这一类梦的标准。你也许记得，你提到的那个梦中有一条很小的柱牙象。如果我解释柱牙象在机体方面真正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梦看做是一种机体征兆，可能会引起争议，你会指责我在宣扬可怕的蒙昧主义。这些东西确实是暧昧不明的。我不得不按基本心灵说话，这种心灵是按原型模式来思维的。在我谈到原型模式时，知道这些东西的人会懂得我的意思，但如果你不懂，你就会想："这家伙一定疯了，因为他竟然谈柱牙象以及它与蛇、马的区别。"为了你们能够理解我所说的，也许我得先用两

① 参见《心理疗法的实践》（《荣格全集》第16卷）第344页的有关段落。

年的时间给你们开象征学（symbology）的课。

这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在人们对这些东西的一般了解与我多年对它们的研究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假如我必须在医学界听众面前谈及此点，我还得谈到法国人雅内（Janet）的“思维水平”，所以，我倒不如去说中国话。比如，我得说，“思维水平”在某一情况下降到了“意念中心即印度瑜伽的卡克拉”的水准即降到了肚脐处。我们欧洲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居民。我们欧洲只是亚洲的一个半岛，亚洲大陆有着古老的文明，那里的居民按照内省心理学的原则训练他们的心灵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可我们的心理学呢，甚至不是昨天而只是从今天早上才开始的。亚洲的那些居民具有一种神奇的洞察力。为了理解无意识的某些事实，我不得不研究研究东方。我不得不追溯一下东方的象征主义。我打算写一本小书并只讨论一个象征主题，[①]你们会发现那是一本使人毛发竖立的书。我要研究中国和印度，而且还不得不对甚至连专家们也一无所知的梵语文献和中世纪拉丁手稿进行研究，为此必须到大英博物馆查阅有关文献。只有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后，你才有可能作出诊断说，这个梦的起因是机体方面的而那个梦却不是。在人们获得这些知识之前，我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巫师。他们说那是催眠术巫师的花招。他们在中世纪就这样说过。他们说：“你怎么能看出木星带有卫星？”如果你说你是用望远镜看到的，那么望远镜对中世纪的听众来说是个什么玩意呢？

---

① 即《个性化过程的梦的象征》（*Traumsymbole des Individuationsprozesses*）一文中所谈的曼达拉主题（the mandala motif）。这是荣格几星期前在 Eranos Tagung 所作的一次讲演。该文次年出版。译文标题是：《个性化过程中的梦的象征》（1935），《人格的整合》（1939）；1944 年修改后为《心理学与炼丹术》第 2 部分（见《荣格全集》第 12 卷），亦可参见该书（英文版）第 197 页。

我无意对此夸口。当我的同事问及我是如何作出这样的诊断或结论时，我总感到无言以答。我回答说："如果你允许我解释的话，我先不得不解释为了理解梦你们应该知道些什么东西。在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还在苏黎世做教授的时候，我本人就有过这类经验。在他研究相对论的那段时间，我时常见到他。他常来我家，我经常问到相对论。数学不是我的所长，你们可以想象这可怜的人在向我解释相对论时所遇到的困难。他不知道该怎样向我解释才好。当看到他的困窘时，我恨不得钻入地下，我感到自己太渺小。后来有一天他问我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我也有了雪耻的机会。

专门知识是一种最大的不利。它使你在一条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你再也不能作解释。你们必须允许我对你们讲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但如果你们接受这些东西，你们就会懂得何以我会得出如此这般的结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我不可能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当我论及梦这一问题时，我只好把自己豁出去并冒你们视我为愚人的危险，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那些历史证据置于你们面前。我只有一点一点地援引中国和印度的文献，援引中世纪文本以及所有那些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又怎样去知道那些东西呢？我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一道工作，他们帮助了我。在这些专家中，有我已故的朋友、汉学家威尔海姆（Wilhelm）教授，我曾与他一道工作过。他翻译过道教的一部著作，要我加以评论，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之作了评论。[①]对于一位汉学家来说，我所说的很新奇，然而他所告诉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也同样是新奇的。中国哲学家根本不是傻瓜。我们认为古人是傻子，但他们像我们一

① 《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Golden Flower*)。由理查德·威尔海姆根据中文原文译出，荣格所作的评论见于《炼丹术研究》(《荣格全集》第13卷)。

样聪明。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英国人类学学会的一位前主席曾问我："你能理解何以像中国人这样高智力的民族没有科学吗？"我答道："他们有科学，但你不理解它。这种科学不是建立在因果性原则之上的。因果性原则并不是唯一的原则，它只是一种相对的东西。"

人们会说，认为因果性只是相对的，这是何等愚蠢！但是请看现代物理学。东方人的思维与他们对事实的评价是建立在另一种原则之上的。对于这种原则，我们甚至还没有相应的称谓。东方人当然有表示它的词，可我们并不懂得这个词。东方的这个词就是"道"。我的朋友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①] 有一名中国留学生，他曾问这个学生："'道'，这个字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这种提问真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这位中国学生向他解释了"道"的含义，他回答说："我还不懂。"这位学生于是走到阳台并问道："从这里你看到什么？""我看到街道和房屋，还看到过路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还有呢？""还有一座山。""还有呢？""还有吹拂的风。"这学生挥动手臂说："那就是'道'。"

你终于明白："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用另外一个词去指称它，但仍嫌这个词不够味。我把"道"叫做"共时性"（synchronicity）。当东方人察看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比如看到此刻聚集的人群，你会问："他们从何

① 威廉·麦克杜格尔（1871—1938）：美国精神病学家。参见荣格《论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起因》（《荣格全集》第3卷）第504段以及《发泄的治疗价值》（《荣格全集》第16卷）第255段。

处来？他们何以要聚拢来？”东方人的心灵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它问的是：“这些人聚到一块意味着什么？”西方人的心灵是不会提这个问题的。西方人感兴趣的是人们来这儿干什么以及人们在此正在做什么。这不是东方人的心灵所要提的问题，它只对人们在一起这个事实感兴趣。

事情就是这样，你站在岸边，海浪把一顶破帽、一个旧箱、一只鞋、一条死鱼冲上了海岸。你会说：“偶然！荒唐！”而中国人的心灵却会问：“这些东西凑到一块意味着什么？”中国人的心灵探究的是在一起和在恰当的时刻一起出现，它有一种西方所不知道的实验方法，这方法在东方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预测可能性的方法，至今还被日本政府用来窥测政治形势。比如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就运用过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最早成形于公元前 1143 年。[①]

---

① 参见《易经》（由麦克杜格尔与贝尼斯译）第 3 版的序言，第 53 页。

第　三　讲

主席（莫里斯 · B. 赖特医生）：

女士们，先生们，在今晚荣格教授的讲演中我担任主席，这是我特殊的荣幸。二十一年前，当荣格教授来伦敦作系列讲演时，我就有幸认识了他，然而那时懂得心理学的医生还很少。[1]我还清楚地记得，会后我们常到索霍区（Soho）的一家小餐馆去，在那里我们一直谈到精疲力竭。很自然，我们都力图尽可能猛烈地向荣格教授提问。当我向荣格教授告别时，他对我说——并不是很严肃地——“我认为你是那种已变为内倾型的外倾型的人”。坦率地说，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咀嚼这句话。

好，女士们，先生们，对昨晚的讲演我再提一下。当荣格教授谈到望远镜的价值时，我认为他对他的观点和他的工作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一个用望远镜来看的人自然能够看到比没有这种仪器帮助的人多得多的东西。这正是荣格教授所处地位的写照。由于他特有的视角，由于他高度专门化的探索，他已经获得了一种知识、一种对人类精神的深度的洞见，对我们很多人说来，这是很难把握到的。当然，对他来说，要在为数不多的讲演中给予

① 参见《论无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中的重要性》与《论心理学的理解》。这两篇论文发表于1914年（《荣格全集》第3卷）。

我们比他所获得的洞见更多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任何看起来似乎模糊不清或幽暗不明的东西并不是一个蒙昧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视角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在于，由于适应能力已经老化，要看清荣格教授的广阔视域在我也许永无可能，尽管他目前可以让我站在他的视角上去看。但无论情形会是怎样，我知道，他可能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都会引起我们的激动，并且我也知道这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刺激，尤其是在一个推测是如此容易而证明又是如此困难的领域。

荣格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我应当在昨天就把联想测试讲完，但那样我就不得不超出我的时间。因此，你们必须原谅我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对联想测试有所偏爱。只是在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才使用这些方法，然而这些方法确实是某些概念的基础。上次我讲到了那特有的干扰，我想，如果简明地对实验的结果即对各种情结作一番总结，也许有所裨益。

情结是联想的凝聚——一种多少具有复杂心理性质的意象——有时具有创伤的特征，有时具有痛苦和不同凡响的特征。凡是不同凡响的东西都最难把握。例如，如果某事对于我很重要，在我打算去做它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感到踌躇不决；你们或许已经有所体察，当你们问我困难问题时我不能立即回答，这是因为事关重要，我得有一个较长的反应时间。我变得口吃起来，因为我的记忆还没有提供出必要的材料。这样的干扰就是情结干扰——尽管我所说的并非出自我的个人情结。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现象，不论一种强烈的情调是什么，都是难以把握的，因为这些

内容是以某种方式与心理反应、心脏的过程、血管的轻微收缩、肠道的状态、呼吸以及皮肤神经分布相联系的。无论何时，血管收缩的加剧，都好像特殊情结具有自己的机体似的，好像这情结被安放在我体内并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因为那使我身体激动的某种东西是不容易被赶走的，因为这种东西植根于我的身内并开始作用于我的大脑。那种不引起紧张和不具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拂去，因为它是无根的。它没有依附性或粘着性。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使我看到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事实：带有给定的张力或能量的情结倾向于形成它自身的人格。它有一种类似于机体的东西、有它自己的某些生理特性。它能侵犯胃。它能影响呼吸、干扰心脏——一句话，它像一种不完整的人格那样行动。例如，你想说某事或想做某事，但由于这种意图不幸受到一种情结的干涉，你所说或所做的事竟不同于你原初所打算的。你完全被干扰了，你的最好的意图被情结搞得七颠八倒的，就好像你受到真人或来自外部条件的干扰似的。这种状况迫使我们把情结的行为倾向当做似乎具有某种意志力的东西来加以谈论。当你谈到意志力的时候，你自然是在问及自我。那么，属于情结的意志力的自我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自我情结(ego-complex)，还认为它完全占有我们的身体。情况并非如此，但让我们假设它完全占有身体的一个中心，假设有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自我的焦点，假设自我具有意志力并能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为所欲为。自我也是一种非同凡响的内容的凝聚物，所以从原则上说，自我情结和任何其他情结并无二致。

因为情结是一种类似自我的东西，有某种意志力，所以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情结从意识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可以

看得见听得着的东西。它们以幻象的形式出现，以类似于某些确定人物的声音说话。这种情结的人格化就其本身看并不必然是一种病象。例如，在梦中，我们的情结经常以人格化了的形式出现。一个人可以训练自己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清醒的状态下也能看到或听到这些情结。瑜伽训练的内容之一，就是把意识分裂为它的组成部分，让每一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格出现。在我们的无意识心态中，存在着一些自身确有生命的原型意象。[①]

所有这些可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所谓意识的统一只是一个幻觉。这种统一确实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喜欢把自己看做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并非自己寓所的真正主人。我们喜欢相信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能力以及我们能够做的事；但是临到真正摊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所能做的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受到情结这些小精灵的牵制。情结是一些联想的自由组合，有一种自己运动的倾向，企图在我们的意图之外独立生活。我坚持认为，我们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由一些不确定（因为不被知道）的情结或人格片断所构成。

这个观点可以解释很多东西。比如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诗人何以有把他的内在精神加以戏剧化与人格化的能力。当诗人创造出一个舞台人物或在他的诗、剧本、小说中创造出这样一个人物时，他认为这个人物不过是他的想象的产物，但那个人物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自己创造了自己。任何一个小说家或作家都会否认这些形象具有一种心理学的意义，但事实上，你们像我一样清

① 例如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参见《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荣格全集》第7卷第296页及其后的有关段落。〔anima，是指（男性的）女性意象；animus，是指（女性的）男性意象。见本书第97页。——编注〕

楚地知道，这些形象确实具有这种意义。因此，当你们研究一个作家所创造的人物时，你就能够辨认出这个作家的心灵。

这样，情结就是不完整的、片断的人格。当我们谈到自我情结时，我们自然假定它是一种有意识的东西，因为中心亦即自我与各种心理内容的关系就叫意识。但在另外的情结中，我们也有一组内容环绕着一个中心（一种类似核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提问:情结有自己的意识吗？如果你研究过唯灵论（招魂术），你就必须承认，表现在自动书写中或通过一种媒介的声音显示出来的所谓的灵魂（spirits）的确有它们自己的意识。所以，没有偏见的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些灵魂是过世了的婶婶或祖父这一类人物的幽灵，正因为从那些显现物中能够寻出多少可以辨认的人格来。当然，在处理精神病时，我们很少倾向于认为我们是在与幽灵打交道。我们把它唤作病理学的东西。

关于情结就讲这些。我坚持情结自身具有意识的。特殊观点，只是因为情结在梦的分析中能起巨大的作用。你们记得我出示的图表（图 4），它表现的是心灵的不同领域以及处于正中的无意识黑暗中心。你愈接近那个中心，你对雅内（Janet）所说的“思维水平的降低”就体会得愈深：你的自主意志开始消失，你越来越多地受控于无意识内容。意识的自主性失掉了自己的强力和能量，而在不断增长的无意识内容的活动中这种能量又重新出现了。当你仔细研究精神失常的病例时，你就会观察到这个过程的极端形式。无意识内容愈是逐渐增强，意识的控制便愈是减弱，最后，病人整个地沉入到无意识之中并完全成为它的俘获物。这样，病人就成为一种不是始于自我而是始于黑暗领域内的新的自主活动的牺牲品。

为了完整地理解联想测试法，我必须提及一个完全不同的实

验。如果你们能原谅我为了节省时间起见而不详谈我研究的细节，我就用这些图表（图8、9、10、11）来说明我对一些家庭进行调查的结果。[①]这些图表表示的是联想的性质。例如，在图8中用数字XI标出的稍微突出的顶点就是一种联想的特殊类别或范畴。分类的原则是逻辑学的和语言学的。对此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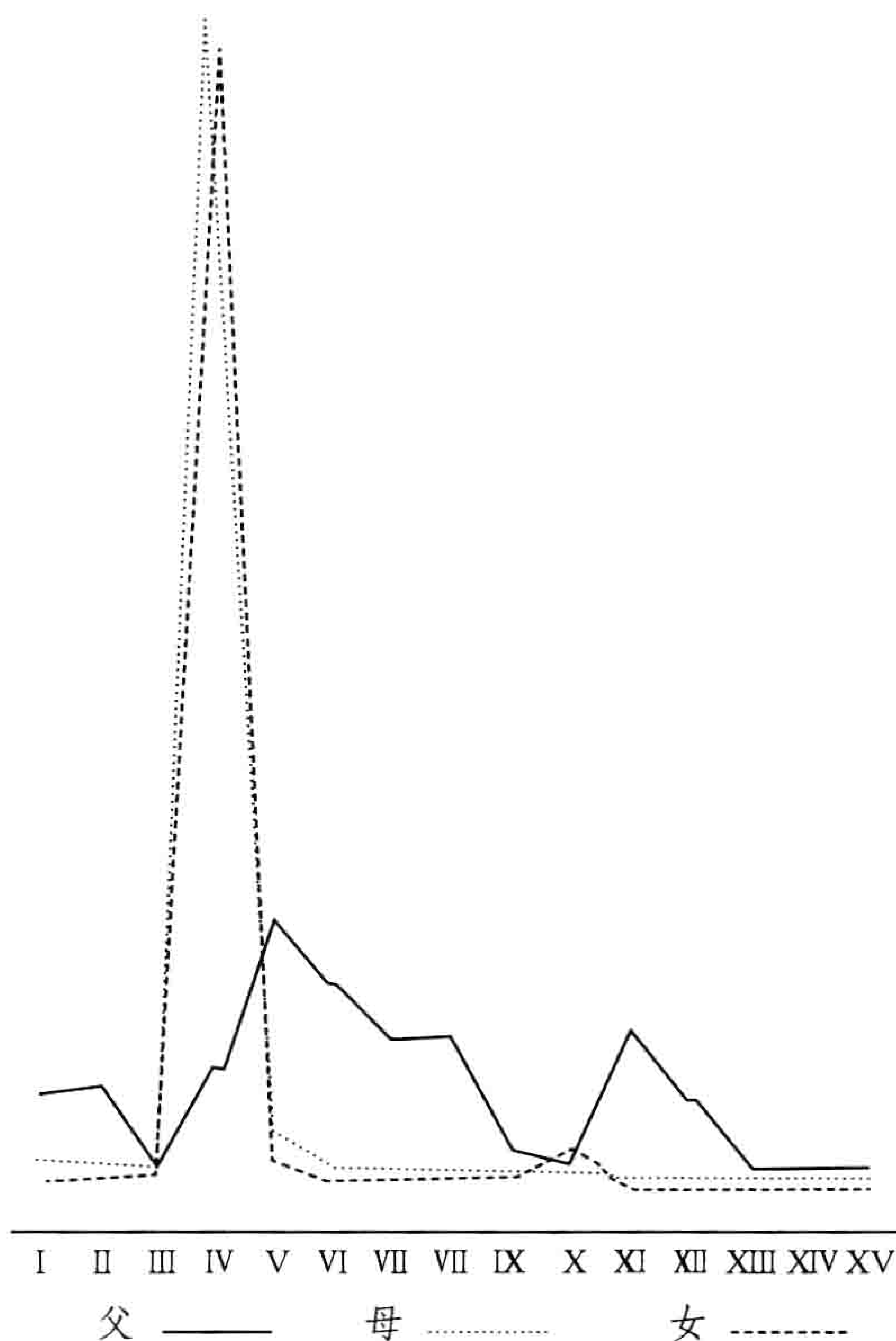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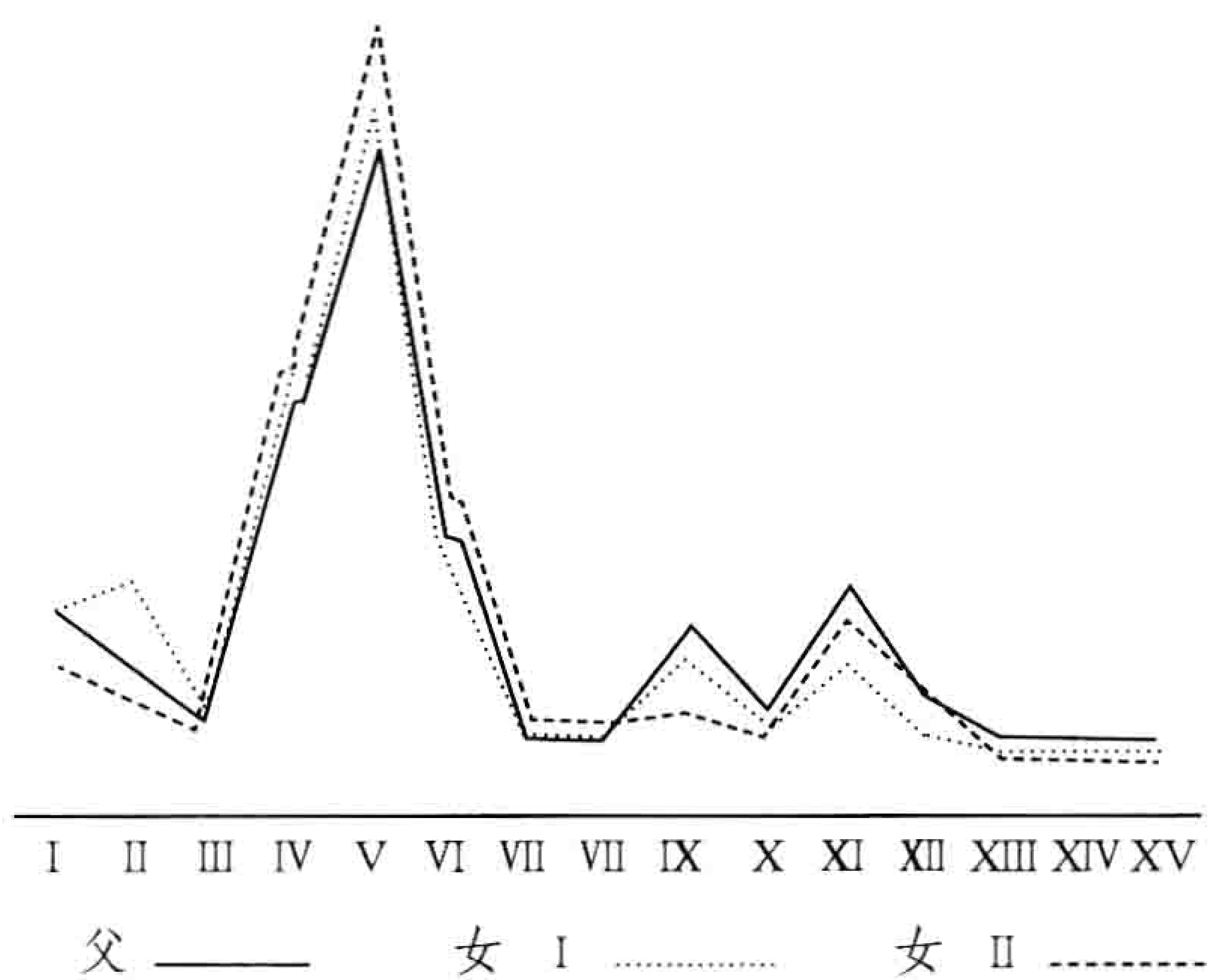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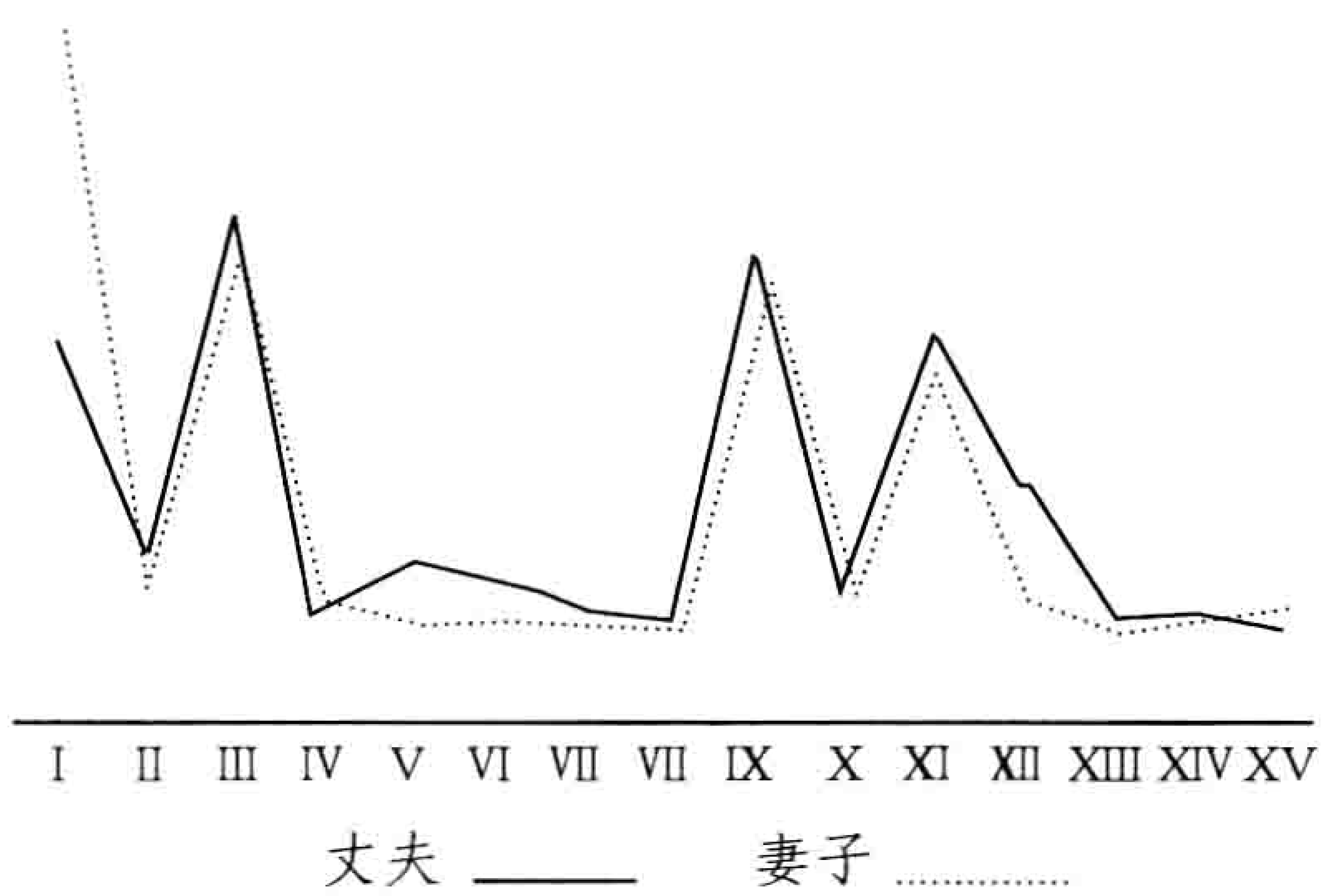
图8　一个家庭的联想测试

不打算详论，你们只需接受这个事实，即我已搞出十五个我借以划分联想的范畴就行了。这些测试是在很多家庭中进行的，为了某种理由，受试者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发现，在某些家庭的成员中，联想和反应的类型都非常接近，比如父亲和母亲、或者兄弟俩、或者母亲和子女的反应类型几乎是一样的。

有一桩不幸的婚姻。父亲是个酒鬼，母亲则属于一种很特殊

① 参见《家庭的搭配》(《荣格全集》第2卷)与《在个体命运中父亲的意义》(《荣格全集》第4卷）第698—702页的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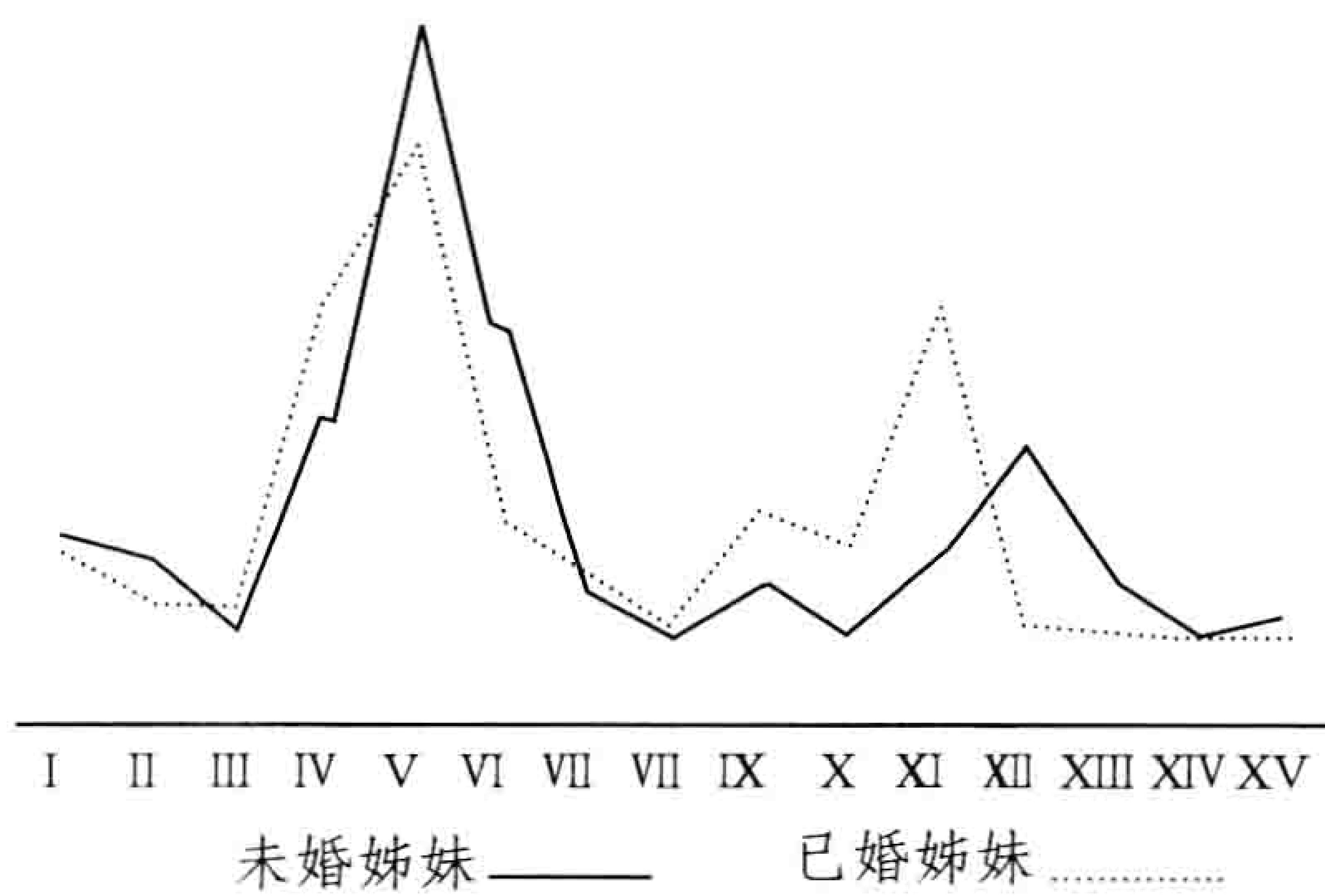


图 9—11　家庭的联想测试

的类型。十六岁的女儿的反应类型与母亲的很接近。有百分之三十之多的联想都是相同的词。这是分享的突出情形、精神感染的突出情形。如果你对这种情形稍加思索，你就会得出某些结论。母亲现在四十五岁，丈夫是一个酒鬼。她的生活是一种失败。现在，女儿具有和母亲相同的反应类型。假设这样一个姑娘踏入人生并已年满四十五岁，也是嫁给一个酒鬼，完全想象得出她会把一切都弄得多糟！这种分享能够解释，何以一个酒鬼的童年黯淡的女儿也会找一个酗酒的男人并且嫁给他。而如果她碰巧找到的不是这号人，那么，由于她与家庭中某个成员的特殊的一致性，她就会把这个不是酒鬼的丈夫变成一个酒鬼。

图 9 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父亲是一个鳏夫，两个女儿与父亲完全一致地生活在一起。当然，这种一致也是最不自然的，因为不是需要他像女孩子那样作出反应，就是需要两个女儿像男人那样作出反应，甚至在他们的说话方式上也是如此。由于一种异己因素的掺和，整个精神构成受到毒害，因为一个年轻女儿在事实上绝不是父亲。

图 10 是一对夫妇的情形。这个图表所给出的是一种乐观的情调，而我的说明则是悲观的。你在图中看到的是完美的和谐，但绝不要以为这种和谐是一种天国似的东西，因为这对夫妇马上就会反目，原因是他们太和谐了。建立在分享之上的家庭内部的和谐很快就会导致夫妇用互相反对的方式来松弛一下的狂暴企图。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捏造激动人心的争论话题，为的是找到一种理由，使自己感到受了曲解。如果你研究普通的婚姻心理学，你就会发现，一个家庭的绝大部分麻烦都来自于这种无事生非。

图 11 也很有趣。这两个女人是住在一起的姊妹，一个结了婚，

一个是单身。她们的顶点在标号V处。图10中的妻子是该图中的这两个女人的妹妹，她们原来的反应类型很可能是相同的，但她嫁给了另一种类型的男人。她与她丈人的顶点在图10中是Ⅲ处。由联想测试描述的这种一致或分享的状况，可以由完全不同的经验比如由笔迹学来加以证实。很多妻子的笔迹，尤其是年轻妻子的笔迹，常常与丈夫的相近。我知道现今还是不是这样，但我认为人的本性是很相近的。但有时也相反，因为所谓柔弱的女性有时也很有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对梦的讨论了。我不打算对析梦的理论作特别的介绍。[①]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向你们展示我是怎样分析梦的，而这就无需对梦的理论加以更多的解释，因为你们可以从具体分析中窥见我的观点。当然，我之所以大量利用梦，是因为梦在心理治疗中是信息的客观来源。当医生诊断病情时，他很难不对病情抱有某些看法。但是，医生对病情知道得愈多，他就愈是应该尽力不去知道，这样才能给病人以平等的机会。我总是竭力不知不看。为了给病人以完全显露自己病情材料的机会，最好说你笨拙迟钝，或者佯装出一种显然迟钝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对病人完全隐匿起来。

有这样一个案例，病人是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已婚，以前未患过病。他瞧上去很不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公立学校的校长，颇有知识，曾经研究过一种老式心理学即冯特的心理学，[②]这种心理学不解决人生的具体问题，而是在抽象观念的空间翱翔。这位

① 《论释梦的实践意义》(《荣格全集》第16卷)。也见于《梦心理学概要》与《论梦的本质》(《荣格全集》第8卷)。

② 这里指的是莱比锡的维尔海姆·冯特 (Wilhelm Wundt，1823—1920)。

男子新近受到严重的精神病折磨。他患了一种时常发作的特殊的眩晕，还伴有心悸、恶心、衰弱无力。这种综合症正好呈现出一种瑞士的常见病。这是一种高山病，大凡不习惯于高原地区的人在登山时都容易染上的一种疾病。因此我问："你患的不就是一种高山病吗？"他说："是的，你说得不错，这病正像高山病。"我问他这以前是否做过梦，他说他近来做过三个梦。

我不喜欢分析一个孤立的梦，因为单个的梦可以任意地加以解释。对于一个孤立的梦，你爱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但如果你把比如二十个或一百个梦加以比较，那么你就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会看到每天晚上在无意识中进行着的过程，看到不分昼夜不断扩展着的无意识精神的持续性。很可能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做梦，尽管由于我们白天有过于清醒的意识而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在夜晚，在"思维水平降低"的情况下，梦就能突破意识的防范而变得清晰可见。

在第一个梦中，病人发现自己是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穿着一件黑色长袍，腋下夹着几本厚书，神情庄重严肃。有一群他认作是同窗的孩子。这群孩子瞧着他并且说："这家伙不常在此露面。"

要理解这个梦，你得记住病人的优越地位及其受过的良好教育。然而他出身寒微，是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只是靠自己奋斗，他才取得了目前的地位。他野心很大，希望升到更高的位置。他有如一个登山爬高的人，这个人在一天之内爬到海拔六千英尺高的地方，而他却在这个高度上凝望着耸立在他头顶的一万二千英尺高的峰巅。他发现自己仅仅处在还须向更高处攀登的地方，所以他忘记了已经爬上的那六千英尺，他

又立即出发去征服更高的峰巅，但事实上他已经疲乏不堪，完全没有能力在此刻再往前走了，尽管他对此没有认识。这种认识的缺乏正是他产生高山病征兆的原因。梦使他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实际的心理状况。他梦见自己穿一件黑色长袍，腋下夹着厚书，神情庄重地回到孩子们说他不经常去的故乡，这意味着他经常忘记他的出身。相反，他经常想的是他的前程，是希望高升到教授的地位。所以梦把他重新带回他早前的环境。考虑到他原来的处境和那些对人的追求的天然限制，他应该认识到他已取得了怎样的成功。

第二个梦的开头是某类梦的典型表现，这类梦发生在有他那种意识态度的人的身上。他知道他得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并且他正在取他的公文包。他注意到时间过得很快，火车立即就要开动，于是他陷入一种匆忙和害怕迟到的众所周知的状态。他竭力想找到衣服，他的帽子不知到哪儿去了，他的外套错放了地方，他跑来跑去地寻找它们，在楼上楼下大叫："我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后来他找齐了他的东西，他飞快地从家里冲出，结果却发现忘了公文包。于是他又转身回去取，他看看表到底还剩多少时间，然后他向车站跑去，但路面软得像泥塘一样，他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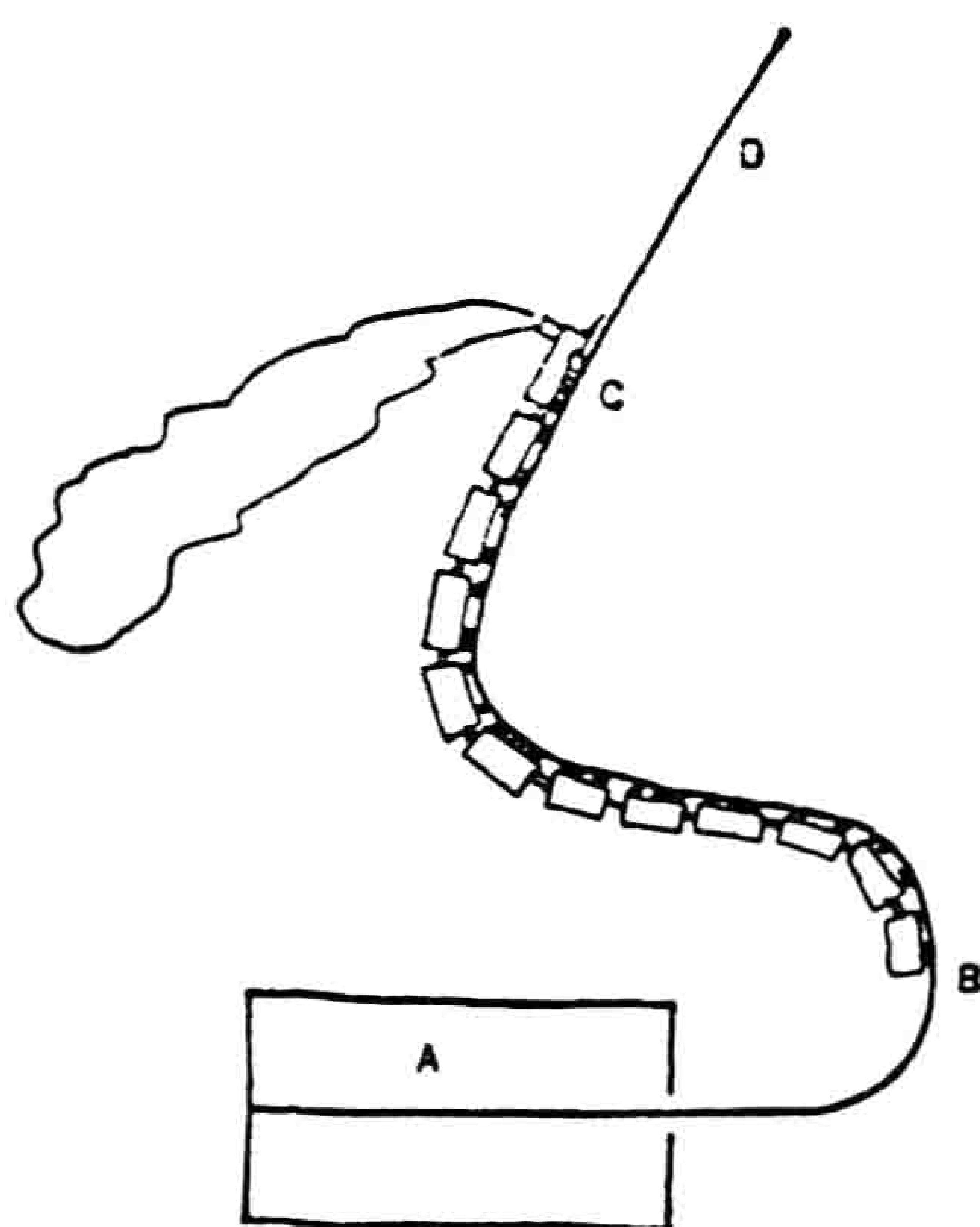


图 12　关于火车的梦

乎走不动。他气喘吁吁地挣扎到车站，结果火车刚刚开出。他的注意力被引向车轨，轨道看起来像是这样（图 12）：

他处于 A 处，车尾已经到了 B 处而车头在 C 处。他注视着这列长长的、沿着拐弯处成曲线的火车，心想到："要是司机够聪明，在到达 D 处后不全速行驶就好了。因为如果他全速行驶，那么他身后处于拐弯地段的车厢就会出轨。"机头到达了 D 处，司机完全打开蒸汽阀门，引擎开始牵引，火车急速向前行驶。做梦人看到大祸将临，火车冲出了轨道，便失声叫了起来，于是他带着梦魇的恐惧一下惊醒过来。

一个人无论何时梦见迟到，梦见为障碍所阻，这都类似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情形，类似于他因某事感到心情紧张时的情形。一个人感到紧张，是因为无意识在对抗有意识的意图。最恼人的是，你欲望某事的意识很强烈，但总是遭到一个无形魔鬼的反对，当然，你也就是那个魔鬼。你着手反抗它，以一种紧张的方式并带着一种神经质的急迫。在这个做梦者的情形中，匆忙向前走也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并不愿离开家，可又很想离开家，他一路上遇到的所有障碍和麻烦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就是那个火车司机，这司机想："好了，我们摆脱了麻烦，前面的路是笔直的，现在我们可以拼命地赶路了。"转弯后的直线相当于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他认为这些山峰是他容易达到的目标。

很自然，任何人看到这种在前面向他招手的机会，都禁不住要最大限度地去加以利用，所以他的理性这样对他说："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机会等待着你。"他看不到何以他内部的某种东西要反对这种想法。但这个梦却给了他一种警告，提醒他不要像那个火车司机那样愚蠢，在火车的尾部还没有转过弯来时就开足马

力全速行驶。这是我们总要忘记的，我们总要忘记意识仅仅是表面，仅仅是我们心理存在的前锋这个事实。我们的头脑仅是一端，而在我们的意识后边还有一条长长的历史的“尾巴”，这是一条踌躇、软弱、情结、偏见、遗传的尾巴，我们在谋划的时候总是不考虑它们的存在。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能够直线式前进而无视我们的弱点，但这些弱点很沉重，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之前我们经常出轨，因为我们忽视了我们的尾巴。

我常说，我们的心理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蜥蜴尾巴，这条尾巴就是家庭、民族、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我们毕竟是人，我们绝不要忘记，由于只是人，我们无异于担负着一副重担。假如我们只是头颅，我们就应像小天使那样长着头和翅膀。小天使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不受那只能在地上行走的身体的拖累。我必须指出——不是对病人而是对我自己——火车的这种特殊运动像一条蛇。很快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

第三个梦是一个决定性的梦，我有必要给予某种解释。在这个梦里，我们要对付的是一只特别的动物，这个动物一半像蜥蜴一半像螃蟹。在我详谈这个梦之前，我想就探讨一个梦的意义的方法略说几句。你们知道，在涉及理解梦的方法问题上有着众多的看法和误解。

例如，你们知道自由联想是什么意思。就我的经验而言，这种方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自由联想意味着：你把自己向一定数量和种类的联想敞开，而这些联想自然地导向你的情结。但是，你们知道，我并不想知道我的病人的情结。我对那个没有兴趣。我想知道的是梦对这些情结有什么说明，而不是情结是些什么。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的无意识对他的情结做些什么，是一个人

为何种目的作准备。这就是我要从梦中辨认出的东西。假如我要应用自由联想的方法，我是不需要梦的。比如，我可以立一块写着“某某处由此小路去”的招牌，直接让人们对此加以思考并作出自由联想，他们总会达到他们的情结的。如果你在匈牙利或俄国乘坐火车，沿途打量用陌生语言书写的陌生标语，你就能联想到你所有的情结。只需让自己任意遐想，你自然就会漂到你的情结处。

我之所以不运用自由联想方法，是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去知道情结，我想知道梦是什么。因此我把梦作为一篇我还没有正确理解的文本，比如说一篇拉丁文、希腊文或者梵文的文本。在这样的文本中，某些字我还不认识，或者文本还是一些联缀不起来的片断，我只是运用了任何语言学家在阅读这样一篇文本时所运用的普通方法。我的观点是：梦无遮蔽。我们只是不理解它的语言罢了。例如，要是我向你引录一段拉丁文或希腊文，某些人是不理解的，但这不是由于引文的意思被掩饰着或被遮蔽着，而是因为你不懂得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当一个病人显得困惑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困惑的，而是医生不懂得他的困惑。那种认为梦被遮蔽的假设只不过是一种把梦加以拟人化的观点。没有语言学家会认为深奥的梵文或楔形文字遮蔽着什么。犹太法典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梦就是它自己的解释。梦就是完整之物，如果你认为在它的后面或下面还隐匿着什么，那么，毫无疑问，那只说明你完全不懂得梦。

因此，首先，当你分析一个梦时，你说：“我对这个梦连一个字也不懂得。”我总是欢迎这种自认无能的感觉，因为那样能使我尽力去认真理解梦。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我采用语言学家的方

法，这种方法与自由联想毫不相同，我运用一种叫做扩充（amplification）的逻辑原理。这不过是一种寻找类似物的方法。比如遇到一个你过去从未见过的生词，你竭力寻找类似的文本段落，那或许包含有该词的相同运用方式，然后你竭力把从已知文本建立起来的公式套在新文本上。假如你使新文本成为一篇可读的文本整体，你就会说："现在我们能够读懂它了。"我们就是这样学会读懂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也就是这样读解梦的。

那么，我是如何发现与梦有关的材料的呢？我仅仅遵循联想实验的原则。让我们假设一个人梦到了一间简陋的农舍。我知道这间简陋的农舍对这个人的心灵传达了什么吗？当然不会知道；那我又如何去知道呢？我知道这农舍对他意味着什么吗？当然也不知道。我只是问他："你怎么会梦见这种东西呢？"——换言之，这个梦的上下文是什么？"简陋的农舍"这一语句镶嵌于其中的那个精神组织（mental tissue）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一些让人十分吃惊的东西。比如，有人会说"水"。我知道他说的"水"是什么意思吗？根本不知道。当我把这个测试单词或类似的单词念给某个人听时，他会说"绿色的"。另一个人会说一种很不相同的东西：H_2O。而另一个人会说"水银"或者"自杀"。在每一种情形中，我知道那个单词或意象镶嵌于其中的背景。这就是扩充原理。这是一个著名的逻辑程序，我们在此用作发现梦的上下文的特殊手段。

当然，我应在这里提及弗洛伊德的功绩，是他提出了梦的问题并使我们有可能把梦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考虑和探讨。他的观点是：梦是一种隐秘的、不被承认的欲望的歪曲表现，这种欲望是与有意识的态度相抵牾的，为了不被意识所识别，为了仍以某

种方式表现自己并保存下来，梦就乔装打扮以图逃避检查。于是弗洛伊德的符合逻辑的推导是：让我们剥去梦的伪装，让事物随其自然，抛弃你的歪曲倾向并自由地发挥你的联想，那样，我们就会探到你的自然事实即你的情结。这完全不同于我的观点。弗洛伊德探寻的是情结，而我却不。这正是我和他的区别所在。我探求的是无意识对于情结做了些什么，因为这比人具有情结这个事实更使我感兴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情结，这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事实。即便是本能情结，也毫无新颖和引人之处，只要你去寻找，你总可以找到它们。唯一使人感兴趣的是要知道人们对于情结做了些什么；这才是关键的、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弗洛伊德运用了自由联想的方法，并且还利用了一种全然不同的逻辑原理，这种原理在逻辑学中被称为“简化到第一格”（reduction in primam figuram）。这就是所谓的“三段论法”（syllogism），这是一种复杂的逻辑推论，其特点是：你从一个完全合理的陈述开始，通过偷换概念与假设逐渐改变最初的格的合理性质，最后得出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歪曲陈述。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完全歪曲的东西就是梦的特征，梦就是一种掩盖它最初的格的乔装行为，为了回到最初的合理的陈述（比如“我希望去做这件或那件事；我有如此这般的不相容的意志”），你只需剥去梦的伪装就行了。例如，我们从“任何非理性的存在都不自由”（即任何非理性的存在物都没有自由意志）这个完全合理的假设出发。这是一个在逻辑中用到的例子。这个陈述完全是一个合理的陈述。现在让我们考察第一个谬误：“所以，任何自由的存在都不是非理性的。”你不完全同意这个陈述，因为这里已经有了圈套。然后你继续推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他们都有自由意志。于是你兴高采烈

地得出如下结论："所以，没有人是非理性的。"可惜，这是一个完全荒谬的陈述。

我们假定梦也是这样一个完全荒谬的陈述。这种假设似乎完全有理，因为显然梦是某种类似荒谬陈述的东西，否则你们是能够理解梦的。但事实上你们不能理解它，你很难遇上自始至终都条理清楚的梦。一般的梦都显得荒诞不稽，人们不认为它有什么价值。就连对梦大惊小怪的原始人也说普通的梦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有一种"异梦"（big dream）；医生与首领会做这种异梦，而普通人则不做这种梦。这正像欧洲人对梦的见解。现在你面对着梦的荒谬，你说："这种巧妙的歪曲或荒谬来自于一个最初的合理陈述。"你剥去梦的伪装并运用"简化到第一格"的逻辑原则，最后你找到了那个没有受到歪曲的最初的陈述。现在你们看到，只要你假定梦的陈述真是一种荒谬，弗洛伊德释梦的程序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但是，当你作出某事是不合理的陈述的时候，不要忘记也许因为你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才不能理解；相反，你是一个易犯错误的人，心智很有限。当一个精神病患者告诉我某些事的时候，我可能想："这人所谈的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如果我抱着科学的态度，我就会说"我不懂得"，而如果我没有这种态度，我就会说"这家伙发疯了，而我则具有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回答了何以失去心灵平衡的人总是喜欢当精神病学家。从人的角度看，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你对自己还不十分确信的时候，说"别人更糟"可以给你以一种极大的满足。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梦是一种荒谬的东西吗？我们能够确信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吗？我们确信梦是一种歪曲

吗？当你发现某种与你的意图完全相违的东西时，你能绝对肯定它只是一种歪曲吗？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对与错都是人类的范畴。自然过程正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它并非是荒谬和不合理的东西。我们不能理解它，这就是事实。既然我不是上帝，既然我的理解力很有限，我最好还是假定我不懂得梦。我用这样的假定来反对认为梦是一种歪曲的偏见，如果我不懂得梦，我就说是我的心灵而不是梦被歪曲了，就说我对梦所怀抱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因此，我采用了语言学家在解释艰深的文本时所运用的方法，我也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梦。当然，这种方法比较繁难，但我可以保证，当你得出某种与人相关的结论时，其结果比你运用一种最令人生厌的解释要有趣得多。我恨令人生厌的东西。当我们与像梦这样的神秘过程打交道时，我们首先要避免抽象的玄思和理论。我们绝不应忘记，知识广博与经验丰富的聪明人对梦持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已有数千年之久了。我们只是在晚近才建立了梦是虚无的理论。所有其他文明对梦持有的看法与我们的很不相同。

现在我要把我那病人的“异梦”讲给你们听：“我在乡下一所简陋的农舍里，与一位年长的、慈母般的农妇在一起。我向她谈我计划中的一次长途旅行：从瑞士走到莱比锡。我的话给了她很深的印象，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此时，我从窗子眺望，看到一个草场，农民正在那里堆谷草。然后场景变化了。从背景中现出一只硕大无比的半螃蟹半蜥蜴的怪物。它先是朝左爬，然后朝右爬，我发现自己在它爬行的路道中，我所处的位置有如在一把张开的剪刀中间。我手里拿着一根竹竿或棍棒，我用竹竿轻轻敲击这怪物的头，竟把它杀死了。然后我长时间地站在那里望着这个

怪物出神。”

在我深入分析这样一个梦之前，我力图建立一种顺序，因为这个梦以前有一段历史，以后也将有一段历史。这个梦是持续的精神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心理过程是间断的，正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然过程中存在着罅隙一样。自然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因此，我们的精神很可能也是连续统一体。此梦正是这个持续的精神过程的一道闪光或短暂显现。作为一种持续进行的东西，这个梦与前面的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在前面的梦中看到了火车像蛇一样的特殊运动。这种梦之间的比照只是一种假设，但我不得不建立这样的联系。

做完火车的梦后，做梦者回到了他早期童年的环境；他和一位慈母般的农妇在一起——正如你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位农妇暗指他的母亲。在第一个梦中，他以身着教授长袍的轩昂形象令村童吃惊。在现在这个梦中，他也以他的伟大以及他要徒步走到莱比锡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给了好心的妇人深刻的印象——这暗指他希望得到教授的头衔。半螃蟹半蜥蜴的怪兽超出了我们的实证经验，它显然是一种无意识创造物。不作特别的努力，我们就只能知道这么一点。

现在让我们回到实际的联系上来。我问他：“你对‘简陋的农舍’有何联想？”他的回答使我大为吃惊，他说：“联想到巴塞尔附近的圣雅可布的病院（lazar-house）。”这所房子曾经在很久以前是麻风院，现在这幢建筑物还存在。这地方也因一场战争而闻名遐迩，1444 年瑞士人曾在这里抗击法国勃艮第省的大公。大公的军队力图攻进瑞士，但却被瑞士军队的前锋所击退，这支前锋只有一千三百人，而他们却在圣雅可布的麻风院打败由三万人组

成的勃艮第部队。一千三百瑞士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他们用他们的牺牲阻止了敌人的前进。这支一千三百人的队伍的阵亡是瑞士历史上著名的事件，没有一个瑞士人能够在谈到这一事件时而不带上爱国主义的情感。

当做梦者给出的是这样一种信息时，你就必须把它嵌到梦的上下文中去。这个梦意味着做梦者在麻风院中。麻风院在德语中叫 Siechen-haus 即病院[①]。“病”指的是麻风病。因此他似乎得了一种令人作呕的传染病，他为人类社会所驱逐，他住在麻风病院。而这个麻风病院非比寻常，曾有一千三百人在此浴血奋战并全部阵亡——这一千三百人是由于不服从命令而罹难的。本来，这支前锋得到的指示是不准进攻而只能等候瑞士大部队的到来。但当他们一看见敌人，就再也等不及，违背指挥官的命令，轻率地发起了进攻并理所当然地全部牺牲。这里，我们再一次碰到这个观念，即一味前冲而不与后面的部分建立联系，这又是一个致命的行为。这使我产生了一种相当神秘的感觉，我心想：“这家伙后来会怎样呢？他会遇到什么危险呢？”危险不在他的野心，不在他想与母亲搞乱伦的行为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你们记得，那个火车司机也是个愚蠢的家伙，他开足马力前冲而不顾车尾还未转过弯来；他不考虑整个火车的情况，不是等后面的车厢拐过来再加速，而是向前飞奔。这意味着做梦者有一种顾前不顾尾的倾向；他的行为方式好像他只有头似的，这正如那支前锋部队的行为一样，仿佛它就是整个部队，而忘记了它必须等待；而正因为它没有等待，结果全部丧生。病人的这种态度就是他高山病症状的原因，

① 尤指收容患不治之症病人的医院。——译注

他爬得太高了，他对登上这样的高度还缺乏准备，他忘记了他所由出发的地方了。

你们也许记得保罗·布尔热[1]的小说《阶梯》（*L'Etape*）。这本小说的主题是：一个人总摆脱不掉他寒微的出身，这对一个在社会阶梯上爬的人有很大的限制。这个梦力图提醒病人的正是这一点。农舍与年老的农妇把他带回了他的童年。这个农妇看来是指他的母亲。但人们在作这样的假设时必须小心。在我问及有关这妇人的情况时，他的回答是："这是我的房东。"他的房东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她不识字、古板，生活境况不如他。他飘然在上，忘记了他那看不见的自我部分正是他身内的家。由于他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情感对于他只是一种低级功能。他的情感一点也不明显，所以它便以女房东的形式出现，他之力图对房东施加影响，其实正是竭力说服自己去完成徒步走到莱比锡的旅行计划。

现在来看他关于莱比锡旅行计划说了些什么。他说："咳，那是我的雄心，我想远走，我希望获得教授头衔。"这正是向前赶奔，这正是愚蠢的企图，这正是高山病——他想爬得很高很高。他这个梦是在大战前做的。那时能在莱比锡当教授，是再荣耀不过的事了。他的情感被这欲望深深地占据着；情感因而不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它太天真幼稚了。它仍是农妇，仍与他的母亲保持着同一。有很多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情感，因此，他们的情感仍与母亲粘连在一起，仍在母亲身上，仍与母亲同一，他们具有母亲的那些情感；他们对婴儿、对住房和漂亮房间、对整洁舒适的家有着奇妙的情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人过

---

[1]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译注

了四十岁才发现自己的男性情感，这就出现了麻烦。

男人具有也可说是女人的情感并且这样出现在梦中。我用“阿尼玛”（anima）这个词来称呼梦中的这个形象，因为那种把一个人与集体无意识联系起来的低级功能通过这个形象得以人格化。集体无意识以女性的形式把自己完全呈献给男人。对于女人，这个集体无意识以男性形式出现，我称之为“阿尼姆斯”（animus）。我选用这个词，是因为它总是被用于这种非常相同的心理事实。“阿尼玛”是人格化了的集体无意识，它一再在梦中出现。[①]我对出现在梦中的“阿尼玛”形象作过很多统计。用这种办法，一个人可以凭经验建立起这些形象。

我问这个做梦的病人，当他说他的旅行计划给了农妇很深的印象时他指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那指我的夸耀。我喜欢在地位不如我的人面前炫耀自己，好向他显示我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与未受过教育的人谈话时，我喜欢突出自己。不幸的是，我总是不得不生活在一种低下的环境中。”当一个人怨恨处境的低下并感到环境对他的限制时，是他本身的低劣被投射到外部环境的缘故，所以他对那些外在的东西耿耿于怀，而本来他是应该注意自身的毛病的。当他说“我对我的低下处境耿耿于怀”时，其实他应该说“我对我自己的内心状态的低下耿耿于怀”。他没有正确的价值感，在情感生活中他是低下的。这就是症结所在。

此时他从窗户望出，看到农夫在堆草。当然，这又是他过去所做之事的重现。这使他记起了同样的画面和场景：夏天，一大早就起身去割草，白天割，傍晚堆，真是一件累人的工作。当然，

---

① 《心理类型》定义 48。亦可参见《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以下简称《两篇论文》）第 296 页及其后的段落。

这是这类人所从事的简单的、诚实的工作，他忘记了，只有这种诚实的、简单的工作而不是夸夸其谈才是他的成功之道。还有一点我必须提及，就是他声称他目前的家里挂有一幅农民堆草的画，他说："嗨，我梦中出现的原来是这幅画。"他似乎这样说："我梦见的不过是墙上的那幅画，这没有什么要紧的，我不会在意的。"在这个时刻，场景变换了。当景象改变时，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作出结论说，无意识思想的表现已经达于顶点，那个主题的继续发展已不再可能。

在梦的后面部分，事物逐渐转暗，半蟹半蜥蜴的巨大怪物出现了。我问做梦者："那么蟹呢，你怎么竟会梦见这种东西？"他说："这是一种向后行走的神话中的怪物。我不理解我怎么会梦见这种东西——也许是受童话之类东西的影响。"他前面提到的所有事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见到的，都是确实存在的。但蟹这种怪物却不是个人的经验，它是一种原型。当精神分析学家与原型打交道时，他就得认真对待了。在处理个人无意识时，不允许想得太多，切忌对病人的联想附加额外的东西。你可以对某人的人格附加另外的东西吗？你自己也是一种人格。别的个体有他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心灵，因为他是一个特定的人。但是，因为他不是特定的人，因为他也是我自己，所以他具有与我相同的、基本的心灵结构，从这里我就能够去进行思考了，我可以替他联想。我甚至可以把必要的上下文提供给他，因为他对这种联系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半蟹半蜥蜴的怪物来自何处，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而我却知道，我能够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我向他指出，通过这些梦呈现出来的是英雄主题（hero motif）。他对自己抱有一种英雄幻想，这一幻想在最后一个梦中

浮现出来。他就是以伟人面貌出现的英雄，这个伟人身着长袍，心怀徒步旅行的伟大计划；他就是为了荣誉而战死在圣雅可布附近的英雄；他将向世界表明他是谁；他显然是那征服怪兽的英雄。英雄主题总是永远伴随着龙的主题；龙和与龙搏斗的英雄是同一神话的两个形象。

在他的梦里，龙是以半蟹半蜥蜴的怪兽出现的。当然，这一看法还未能说明，作为他心理情态的一种意象，龙究竟代表着什么。所以，下面的联想是直接围绕着怪兽的。当怪兽先左后右地爬行时，做梦者感到他正站在一把张开的剪刀在合拢时就会把他钳在其中的位置上。这将是致命的。他读过弗洛伊德，所以他把这种情况解释为一种乱伦的欲望，怪兽就是母亲，张开的剪刀就是母亲分开的双腿，而他自己站在中间，正像刚刚出生或正要重新进入。

很奇怪的是，龙在神话中就是母亲。你可以在全世界看到这种主题，这种怪兽被叫做母龙。[①]母龙是要食子的。她在生下孩子后又重新把这孩子吞食进去。这“可怕的母亲”——人们这样称她——张着血盆大口守候在西边海岸，当男人走近这张嘴时，怪兽立即把嘴合上，此人便一命呜呼。这个怪兽般的形象就是“母食人兽”；它另一个形象是“死者之母”，也就是死亡女神。

但这些类比仍没有解释何以梦选择了蟹这个特定的意象。我认为——我说认为是有根据的——以诸如蛇、蜥蜴、蟹、柱牙象或类似动物形象表现出来的心理事实，同样也是生理事实的表现。例如，蛇常常是脑脊髓系统的表现，尤其是较低的大脑中枢、

① 例如《变形的象征》第2部分，第5章，特别是395段。

又特别是延髓和脊柱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只具有交感神经系统，蟹主要代表的是腹部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是一种位于腹部的东西。所以，要是翻译这个梦的内容，可以这样认读：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你的脑脊髓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将起来反对你、制止你。这就是实际上所发生着的事。他的精神病症状是交感功能与脑脊髓系统对他的意识态度起反叛的表现。

半蟹半蜥蜴的怪兽给予我们的是英雄与龙之间生死搏斗的原型观念。但在某些神话中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英雄不仅通过战斗与龙发生关联，而且有很多相反的迹象表明英雄自己就是那条龙。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英雄自己是龙这个事实可由他具有蛇的眼睛来加以证明。他之所以长有蛇的眼睛，就因为他是蛇。许多其他的神话和传说都包含着相同的观念。雅典城的奠基人刻克普斯（Cecrops）就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的英雄。英雄死后的灵魂常常以蛇形体现出来。

现在回到我们正在分析的梦上来。在梦中，半蟹半蜥蜴的怪物先是向左爬行，我就这个左边询问了他。他说："这怪物显然不识路。左边是不利的一边，左边代表不吉祥。"不吉祥的确意味着左边。但右边对怪兽说来也同样不妙，因为当它爬向右边的时候，它就被棍子击毙了。现在我们来看他在怪兽爬行中所处的角度，这个角度最初被他解释为乱伦的欲望。他说："事实上，我感到我正像一个要与龙搏斗的英雄，被两边包围起来了。"所以，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了英雄主题。

但是，不同于神话中的英雄，他与龙交战时用的不是兵器而是棍棒。他说："从这棍棒对怪兽产生的效果看来，这是一根魔棍。"他肯定是在以一种魔法支配怪兽。这棍棒另有其神话象征。它常

常是对性的暗示，性的魔法是对抗危险的一种手段。你们也许记得，墨西拿（Messina）地震期间，[①]大自然是如何作出某种本能的反应来抵抗这场毁灭性的灾难的。

棍子是一种器具，而器具在梦中的意义就是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意义，即把人的意志具体化的手段。例如，刀是我想削物的意志；当使用一支矛时，我延长了我的手臂，当使用一支枪时，我可以把我的行为和影响投射到很远的地方；用一台望远镜，我对我的视力也做了同样的事。器具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反映的是我的意志、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我的狡黠。出现在梦中的器具象征着类似的心理机制。这个做梦者的器具是一根魔杖。他使用这奇妙之物迅速而神秘地除掉了怪兽即除掉了他的较低级的神经系统。他很快地、毫不费力地就把这种无用的东西解决了。

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只认为危险根本不存在。这是常有的事。你只要认为一个东西不存在，那个东西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那种仅有头脑的人的行为方式。他们使用理智，为的是将事物在想象中打发掉；他们用推理使事物化为乌有。他们说："这东西没有价值，因此它不能存在，而它也果真不存在。"我那个病人所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只是用推理使怪兽消失掉的。他说："根本就不存在半蟹半蜥蜴似的东西，也没有对抗性意志这种东西；我要打发掉这种怪物，仅靠在脑子中想想就成了。我想这个怪物只不过是我想与之发生乱伦关系的我的母亲罢了，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绝不会做这种事。"我说："你已杀死了怪兽——你长时间地盯着它发呆，你认为你这个行为的理由是什么

① 指1908年的一场地震灾难，当时西西里城市的百分之九十被毁，有六万人丧生。

呢？”他说：“哦，是的，自然是出于惊愕，即感到一个人这么容易就把这种怪物除掉了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是的，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

然后我告诉他我对这种情形所持的看法。我说：“你瞧，处理一个梦的最好方式，是把自己当做无知的孩子或者青年并向一个两百万岁的老叟或古老的岁月之母请教：‘你是怎样看待我的？’她会对你说：‘你有一种野心，这是愚蠢的，因为你违抗了自己的本能。你有限的能力正是你前进路上的障碍。你妄想靠思想的魔力消除这个障碍。你竟相信凭理智的狡黠就可以在思想中将其消除，但是，相信我，这个障碍是思想所消除不掉的，是你在事后必须仔细思量的东西。’”我还对他说：“你做的梦是对你的一种警告。你的行为正像那个火车司机或没有任何支持就贸然去进攻敌人的瑞士人，如果你仍以这种方式行事的话，你将有灭顶之灾。”

他认为我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他确信，很可能这个梦起于难以调和的意愿，很可能他真有一种匿于梦中的、没有得到实现的乱伦欲望，而现在他意识到了这种乱伦的欲望，他已经摆脱了这种欲望，他现在可以去莱比锡了。我说：“那好，祝你一路顺风。”他没有回心转意，他继续一意孤行，结果他在三个月之后就丢掉了职位并堕落了。这就是他的结局。他撞着半蟹半蜥蜴这一致命危险而不愿理睬警告。但我不想使你们过于悲观。有时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懂得他们的梦并能从中得出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很多结论。

讨　论

查尔斯 · 布朗顿医生：

我不知道帮一个不在场的人询问梦是否合适，我有一个五岁半的女儿，新近她做了两个梦，还把她从半夜惊醒过来。第一个梦发生在八月中旬，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看见一个车轮正在路上滚动，它烧着了我。"这是我从她口中知道的一切。第二天我要她把这个轮子画下来，但她感到很为难，我只好作罢。第二个梦是在一周前做的，这次的梦是"一只甲虫在钳我"。她能说的就这些。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对这两个梦作点评议。还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女儿能分辨甲虫与蟹。她很喜爱动物。

荣格教授：

须知这是很棘手的事情，而且对于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梦作评议也很不合适。不过，我将尽量告诉你我从象征中所能看到的东西。在我看来，甲虫一定与交感神经系统有关。因此我应该从这个梦得出这样的结论：孩子身上发生着某些特有的心理过程，这影响了她的交感神经系统，而这又可能引起某种肠内失调或腹部失调。所能作出的最谨慎的陈述只能是：在交感神经系统存在着某些能量的积聚，这种积聚引起了轻微的紊乱。这一点可从飞奔车轮所象征的东西中得出。她梦中的车轮似乎就是一种太阳轮，在东方佛教哲学中，火相当于位于腹部的所谓意念中心。在癫痫病的前驱症状中，你有时会发现病人认为他体内有一只旋转的车轮。这也是交感神经本性的一种表现。旋转的车轮形象使我们想

到伊克西翁[1]被钉在其上的那个车轮。小姑娘的梦是一种原型梦，这是孩子们时常梦到的那些奇怪的原型梦的一种。

我解释孩子们的这些原型梦所凭借的事实是：当意识开始破晓时，当儿童开始感到他的存在时，他仍与那个他刚刚从中浮现出来的最初的心理世界即深层无意识状态紧密相连。因此，你可以发现很多孩子都知道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在某些东方人的信念中，这个事实被解释为对上辈子的回忆。比如,西藏哲学就谈到“巴多”（Bardo）存在，谈到“阴间”的心灵状态。[2]“前辈子”的观念是童年早期所具有的心态的一种投射。很小的孩子对神话内容仍然有意识，如果这些内容在意识中停留的时间太长，个体就要受到缺乏适应能力的威胁——他将老是一心想保持或返回到原始幻象中去。很多神秘主义者和诗人对此种经验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此种经验罩上遗忘的面纱通常是在四至六岁左右。然而，我见过很多谜一样的孩子，他们对于这些精神事实有着非凡的意识，他们生活在原型梦中，不能顺应现实生活。最近，我遇到过一个十岁大的小女孩，她做过极其令人惊讶的神话梦。[3]她的父亲曾就这些梦向我请教。我不能把我的看法告诉他，因为这些梦包含着可怕的危险。小女孩一年后死于一种传染病。事实上，这小姑娘从来也没有完全出生过。

---

① 伊克西翁（Ixion）：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受神罚被绑在永远旋转的地狱车轮上面。——译注

② 参见 W. Y. 伊万斯-韦兹的《死者的藏经》。

③ 参见荣格《无意识研究》，载《人和他的象征》第 69 页及 69 页以后的内容。雅可比也论及此案例，见《情结 · 原型 · 象征》第 139 页及其后的页面。

列奥纳德·布劳恩医生：

我想就荣格教授今天对梦的解释提一个问题。考虑到病人不能接受解释这个事实，我想知道这个困难是否可以被技术上的某些变化所克服。

荣格教授：

假如我有做传教士或救世主的愿望，我也许就会使用一种聪明的手段。我也许会对病人说："是的，这的确是一种恋母情结"，并且我们就会就这类行话谈上好几个月，也许到头来我会把病人摆布得服服帖帖。但我从经验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医生不应该欺骗人，即使为了他们好也不应该欺骗他们。我不想利用人们的错误信念去欺骗他们。也许那个人遭到毁灭要比靠错误的手段得救好些。我从不阻挡人们。如果一个人说："我要去自杀，假如……"——我就会说："假如你有此意图，我并不反对。"

布劳恩医生：

你有证明山地病被治愈的证据吗？

荣格教授：

病人只要回到生活中去，他的神经症就会霍然而愈。我谈到的那个病人不属于那种在六千英尺高度上生活的人，他属于这个高度以下的人。这样他不再患神经症，只是处境要低下些。我曾与美国一家犯罪儿童教养学校的校长交谈过，他谈到一桩很有趣的事。他们学校有两类儿童。多数儿童在其到校后感到很不错，

他们发展得很好、很正常，并且最后戒掉了原来的恶习。少数儿童在他们力图变好、变正常的过程中变得歇斯底里。这是些天生的罪犯，你不可能改变他们。他们在做错事的时候才是正常的。我们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形，当我们完美无瑕地行动时，我们反会感到忐忑不安，而当我们稍有差错时，我们却感到心安理得。这是因为我们的不完美。当印度人修建一座寺庙的时候，他们总是留出一角来不把它修完；只有神才能造出完美之物，而人却绝无此种能力。一个人最好是知道他并不完美，这样他反而会感到很好。小孩和病人也正是这样。诓骗他们摆脱命运并帮助他们超出他们应处的水平，那是错误的做法。假如一个人的内在有顺应的可能性，那就应尽量地帮助他去顺应；但假如顺应确非他的使命所在，那就要尽量帮助他不去顺应，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正常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与生活相适应，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将是难以忍受的乏味。一定得有人按错误的方式行事，为了正常人的利益，这些人非得作为替罪羊或成为可鄙之徒不可。想一想你多么感谢探案小说和犯罪新闻，因为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说："谢谢老天爷，我不是那个犯罪的家伙，我是一个完全清白的人。"你感到满足，因为邪恶之徒替你犯了罪。这就是耶稣作为救世主被钉在两个窃贼中间的深意所在。这两个窃贼按他们的方式也可算是人类的救世主。他们不过是替罪的羔羊。

问题：

我想就心理功能提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做不是倒回得太远的话。昨天晚上，你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曾说，没有一种标准能把每一种功能本身看做优越的，不存在这样的标准，你还进一步说，

为了对世界获得完全的、充分的知识，所有这四种功能都必须同时并存。你的意思是否指，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所有这四种功能都同样显著或者都可以通过教育而获得？

荣格教授：

我认为，要同等地显示出这四种功能非人力所能办到，否则我们将像上帝一样完美了，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水晶也会有瑕疵。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完美。再者，如果我们能够同等地表现出这四种功能，我们就只是把它们变成受意志支配的功能了。于是我们就将失去通过低级功能与无意识发生的最宝贵联系。这种低级功能总是一种最薄弱的东西；只有通过我们的薄弱与无能，我们才与无意识发生联系，才与本能的低级世界发生联系，才与他人的存在发生联系。我们的美德只能使我们独立自主。在这个领域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我们是孤家寡人；但是在我们的低级功能中，我们却与人类相联系，与我们的本能世界相联系。使所有的功能都变得完美，这可能并不是一个优点，因为这样的状况就等于完全的孤立、脱群。我对完美并不迷恋。我的原则是：务请不要成为完美，但争取成为完整，不管这完整意味着什么。

问题：

请问“成为完整”是什么意思？你能再多谈一点吗？

荣格教授：

我必须把某些东西留给你们去思考。比如，在回家的路上思考成为完整可能意味着什么，那无疑是一种饶有兴趣的事。我们

不应剥夺人们发现事物的愉快。成为完整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谈论该问题是极富乐趣的，但主要的事是要成为完整。

问题：

你是如何把神秘主义纳入你的框架的?

荣格教授：

纳入什么框架?

回答：

心理学与精神的框架。

荣格教授：

当然，你应对你在使用神秘主义一词的所指加以界定。让我们假定你指的是那些具有神秘经验的人。神秘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集体无意识过程所特有的那种生动的经验。神秘的经验就是有关原型的经验。

问题：

原型经验与神秘经验有无区别?

荣格教授：

我对这两种经验没有作区分。如果你研究神秘经验的现象学，你将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例如，你们都知道基督教的国度是一种男性的国度，女性因素仅仅是被默认的。圣母并不神圣，她

只是最高的圣徒；她只能在上帝的宝座前为我们说情，本身并不是神性的一部分。她并不属于三位一体（Trinity）。

某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具有一种不同的经验。如瑞士神秘主义者尼古拉·冯·德·弗吕曾经验到男神（God）和女神（Goddess）。[①]还有13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杰罗姆·戴·狄格雷维尔也写过一本叫《朝圣记》的书。[②]像但丁一样，他曾见过称为“黄金镶成的天空”的最高天堂，在那比太阳明亮一千倍的宝座上端坐着“天皇”即上帝本人，他旁边有一棕色水晶宝座，上面坐着“天后”，很可能就是大地（Earth）。这是一种超越了三位一体观念的视像，一种包括了女性原则的原型经验。三位一体是这样一种宗教意象，它作为基础的原型只具有男性的性质。在早期教会中，诺斯底教派把圣灵看做女性，这种解释被认为是一种异端邪说。

宗教意象（如三位一体）是已经变成抽象观念的原型。但在教会内存在着很多神秘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原型特征仍是感官可辨的东西。所以这些经验有时包含有异教或非基督教的成分。比如，请回忆一下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只是靠了教皇波里菲斯第八（Pope Boniface VIII）的权势，圣·弗朗西斯才得以被吸收到教会中来。要理解这个困难，你只需想想他与动物的联系。像整个自然界一样，动物对教会来说是一种禁忌。即便如此，在教会中也有不少神圣的动物如羔羊、白鸽受到崇拜，在早期基督教会中，鱼也是这样的动物。

---

① “克劳斯兄弟”（《荣格全集》第11卷）。

② 《心理学与炼丹术》（《荣格全集》第12卷第315页及其后的有关段落）。

问题：

荣格教授可否就出现在歇斯底里症中的分裂与出现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分裂谈谈两者的心理学差异？

荣格教授：

在歇斯底里症中，分裂的人格仍相互联系着，所以，你得到的总是一个完整的个人的印象。在这种病的案例中，你可以建立起联系，可以从作为整个人的病人那里得到一种情感反应。这里有的只是在某种记忆间隔之间的表面的分裂，但基本的人格还是存在的。精神分裂症的情形却非这样。在精神分裂症中，你遇到的仅仅是一些碎片，整体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你的一个亲密朋友或亲属精神错乱了，在你面对他那完全被撕裂的人格片断时，你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你在某一时刻只能与某一碎片打交道——它有如一块玻璃的一块碎片。你不再感到人格所具有的那种完整性、连续性。而如果换了歇斯底里症，你就会想："如果我能除掉那种蒙昧或梦游，那我们就会得到完整的人格。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人格的深度分裂。在此情形中，分裂了的部分再也聚不拢来了。

问题：

有能表达上述区别的更加严格的心理学概念吗？

荣格教授：

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如果你能够把失去的内容重新统一起来，你就能够把破碎的部分联缀起来。我将告诉你们我处理过

的一个案例。一位妇女由于典型的精神分裂症而两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已见好转，但仍处于一种幻觉状态。经诊断，我认为有可能找回那些被分裂出去的部分。于是我开始同她一起仔细检查她在精神病院时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检查了所有的声音和所有的妄想，我就每一个事实向她作了解释，以便她能够把这些事实与她的意识联系起来。我把在她精神失常期间浮现上来的无意识内容指给她看，而由于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给了她一些书读，目的是要使她获得大量的、主要是神话方面的知识；用这些知识，她自己就能把分裂的碎片加以缀合。当然，破裂的纹路仍在那儿，以后当她出现分裂的新的波动时，我叫她竭力把这种特殊的情形用图形画下来，以便得到一幅她自己的完整的图画，这幅画是她所处状态的客观化，她照我的话这样做了。她给我带来许多她画的图画，这些图画在她感到重陷分裂时帮助她渡过了难关。我用这种方法使她浮而不沉达十二年之久。她再也没有因发病而非住院不可。她依靠这种将分裂状况客观化的方法，一直能应付精神分裂症的侵袭。此外，她还告诉我，当她画出这样一幅图画时，她就打开书读上一段与该图画主要特征有关的文字，好使这幅画与人类发生联系，与众所周知的东西、与集体的意识发生联系，这样，她就又感到正常了。她说她感到适应并且不再受集体无意识的摆布了。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并非所有的案例都像这个那么容易。从原则上说，我是医治不了精神分裂症的，只是靠偶然的运气，我才把分裂的碎片结合拢来。但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因为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

第　四　讲

主席（E. 米勒医生）：

我不打算多占荣格教授的时间，只想表示一下能在今晚有机会出任主席所感到的荣幸。遗憾的是，我处在一个很不利的情形下：由于我未能前来参加先前的讲座，不知道荣格教授对无意识的探讨已进行到了什么样的深度，不过我想今晚他会接着讲解他的析梦法。

荣格教授：

对一个意味深长的梦进行解释，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如果只停留在个人的范围内，是绝不够的。这种梦包含一种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这总是表明，做梦者的心理状态绝不是只局限在个人的无意识当中。他的问题不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触及一般人类的问题了。鬼怪的象征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象征引出了英雄神话故事，还有，此梦还关联到圣雅可布之战，这表示出地方的背景特色，也广泛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运用一般性观点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治疗意义。现代治疗法对此了解甚少，但在古代医学中，人们却很清楚这一点：把个人的疾病提升到一个更高、更非个人的水平上，能产生某种治疗效

果。比如，在古埃及，当一个人被蛇咬后，就把某个既是牧师又当医生的人请来，这人从寺庙的藏书中取出关于拉（Ra）[1]及其母亲埃希斯（Isis）[2]神话的文稿，对着患者念念有词地吟诵。埃希斯把一条毒蛇藏在沙土中，太阳神拉踩着了蛇，被咬了一口，于是疼痛难熬，只有等死。因此，众神使埃希斯运用一种魔咒，使毒液从拉的身体内排出来。[3]这种观点认为，病人会深深被故事打动，病患自会痊愈。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比如我们不能设想，读一段格林童话故事就可以治好伤寒或肺炎。但我们只考虑到现代心理的理性状态。要理解这种疗效，我们必须考虑古埃及人的心理与我们现代人的很不相同。但那时的人与我们也并无多大差别。甚至对我们来说，某些东西也能创造奇迹；有时，只是精神上的安慰或心理上的影响就能治病，或至少有助于治疗。很自然，对处在原始水平上、心理状态更为古老的人，则更是如此。

在东方，大量的实际治疗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把个人的病患提到相应的普遍情形中去，古希腊的医学也采用这种方法。当然，集体意象（collective image）及其运用都必须根据病人特定的心理状况来决定。神话或传说产生于汇聚在疾病中的原型材料，而心理治疗在于将病人与他的特定状况所具有的人类普遍意义联系起来。比如，被蛇咬伤是一种原型状况，所以你们才会发现无数神话故事中都有这个主题。如果疾病掩藏着的原型状况能被正确

① 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译注

② 埃及神话中司繁殖的女神。——译注

③“于是，神通广大的伊希斯说：‘流出来，毒汁，从拉的体内全流出来……是我让毒虫落到地上的，它受我指挥……让拉活，让毒虫死掉；如果毒虫活着，拉就会死的。’同样，某一个人，某人之子，将活着，毒虫将死去。”见 E. A. W. 巴杰所著《埃及文学》，第 1 卷，第 55 页。

地揭示出来，则病人就能被治愈。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恰当地表述，病人只得退而依靠自身，陷于病患的孤独无援之中。他孤零零的，与世界毫无关联。但如果向他指出，他的疾患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还是人类普遍的——甚至是神的疾患，他并不是孤独的，有人和神与他做伴，那么，这就会在他身上产生疗效。现代精神疗法运用同样的原则：医生把病人的苦痛和疾患与耶稣的苦难相比较，病人就得到了安慰。个人从自己的不幸和孤独中超越出来，知道自己正在经受的命运的考验最终是有益于人类的，是英勇和富有意义的标志，像神的受难与献身一样。当古埃及宗教医生向病人描出他正在经历太阳神拉的命运时，病人便一下感到自己跻身于法老——众神之子和代言人——之列，这样，凡人就成了神，而我们知道这种感受具有的能量足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人在一种特定的心境中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忍受力。原始人能在烧红的煤块上行走，在某些情形下还对自己施加最可怕的伤害，但他们一点也不觉得疼痛。所以，一种感人的、适当的象征很可能将无意识充分调动起来，其力量之大甚至可以作用于神经系统，使机体重新作出正常的反应。

在心理疾患的病例里，患者被孤立于所谓的正常人的圈子之外，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认识到这种冲突绝非个人仅有，它同时也是普遍的苦痛，时代的通病。这种普遍论使病人超脱自己个人，而把个人与人类联系起来。这种苦痛不一定只为神经官能症所独有，我们在极普通的情况下也有同样的感受。比如，你的左邻右舍都比较富裕，而你却突然变得身无分文，这时，你自然会这样想：多可怕、多可耻，只有我才傻瓜一样丢了钱财！但假如大家都丢了钱，情况则大不相同，你就会感到没有什么了。

当别人和你处于同一困境时，你感到好受得多。如果一个人迷失在沙漠中，或在冰雪中孤独无助，或担任处于危急中的一群人的首领，这个人会感到极大的恐怖。但假如他只是一大群败军中的一个兵士，他会与别人一起笑啼而全然不觉危险。这儿，危险并没有减小，只是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比起他孤独无援的时候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每当原型意象出现在病人梦中，尤其是在我的分析阶段的后期，我就向病人解释，他的病并非为他个人所独有，他的心理状态接近人类的普遍水平，是人之常情。向病人作这一说明很重要，因为精神病人感到非常孤独并且以自己的病患为耻。但如果他知道他的问题有普遍性，不是个人特有的，情况则完全两样了。就拿我们谈到过的那位做梦者的情形来说吧，如果我能够继续对他进行治疗，我一定会使他把注意力转向这一事实，即：他最后那个梦的主题正是人类一般的情形。他自己通过联想也认识到了英雄—龙这一冲突。

英雄与龙之间的战斗，作为典型的人类普遍经历，是一个在神话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这方面最古老的文学表现，是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即武神马杜克（Marduk）与提亚玛特（Tiamat）之战。武神是春之神，提亚玛特是龙之母，代表原始的混沌。马杜克杀死了她，并劈为两半。他用一半作天，另一半作地。[①]

与我们的病例更类同的，是巴比伦的关于吉尔伽美什（Gilgamesh）[②]的原始叙事诗。吉尔伽美什是一个杰出的野心家（像我们那位做梦者一样），同时也是一个君王和英雄。全体男人都

---

① 参见《变形的象征》，第 375 页的段落。

② 参见坎贝尔·汤姆逊的《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

像奴隶一样为他修建一座有着高高围墙的城市。妇女们感到被遗忘了，就向众神抱怨她们的这位暴君。于是众神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翻译成心理学语言，这意思就是：吉尔伽美什只在运用他的意识，他的头上长了翅膀，与躯体脱离开了，所以他的躯体要表示反对了，这就是表现为神经症的一种反应，即产生了对立因素。这部史诗是怎样描述这种神经症的？众神决定“召唤”即制造出一个像吉尔伽美什的人来。他们创造了恩奇都(Enkidu)，但他在某些方面还是与吉尔伽美什不同。他的头发长，像原始穴居人；他和平原上的野兽做伴，与羚羊同饮一泉之水。而至此还处于正常状态的吉尔伽美什做了一个完全正常的、关于神的意图的梦。他梦见一颗星落到自己背上，这颗星又像是一个勇武的斗士。他与这天上来的勇士进行搏斗，却不能取胜。最后他终于打胜了，并把战败的对手拖到他母亲的跟前，她却用法力让勇士又变得与吉尔伽美什不相上下。这位母亲是个聪慧的女人，她替吉尔伽美什释梦以便他能随时应付危险。恩奇都本来是用来与吉尔伽美什作对并将他击败的，但吉尔伽美什以聪明的方式使他变为朋友。吉尔伽美什以计谋和意志战胜了自己的无意识，还说服了对手，使他相信两人实际上是朋友，可以共图大事。这样，事情发展得更糟了。

尽管一开始恩奇都就做了一个很压抑的梦，梦见被死亡笼罩的下界，吉尔伽美什还是准备进行一次伟大的冒险。像真正的英雄一样，吉、恩二人一同出发去征服一个叫洪巴巴（Humbaba）的可怕的妖怪，它在山上为众神的圣殿做守卫。它吼声如雷，每个走近圣殿的人都会吓得腿软脚麻。恩奇都勇猛强壮，但临阵却胆怯了。恶梦使他抑郁不乐，无以自拔，就像我们所嘲笑

的自己心灵中的低劣部分一样，内心的这一部分会对某一日期或事件充满迷信；尽管我们也鄙视自己心中这个低劣的部分，它却仍然对某些东西感到惶惶不安。恩奇都很迷信，在向山林出发的途中，他做了恶梦，预感到有不祥。但吉尔伽美什乐观地解释他的梦。无意识的反应再次被欺哄，两人成功地带着洪巴巴的首级凯旋而归。

这时，众神决定进行干预。或者确切地说，是女神伊丝塔（Ishtar）想打败吉尔伽美什。无意识的最终原则是永恒女性（Eternal Feminine），伊丝塔以真正的女性的狡诈向吉尔伽美什作出许诺：如果他愿意做她的情人，他会像神一样强大，权势和财富也会大量归于他。但吉尔伽美什对她的话一个字也不相信，并用侮辱的话语断然拒绝了她，还谴责她对自己情人的不忠与冷酷。伊丝塔怒气难消，说服众神造出一条巨牛，这牛从天而降，尽情蹂躏全国民众。于是一场激战开始了，在战斗中，神牛呼出的毒气毒死了上百的人，但吉尔伽美什在恩奇都的帮助下又一次除掉了恶牛，赢得了胜利。

伊丝塔在愤怒和失望中亲自降落到城墙上。这次，恩奇都尽情凌辱她，他诅咒她，还把被肢解的牛尸向她扔去。故事在这儿达到高潮，此时发生了命运的突变，恩奇都做了更多恶梦，得上了重病并很快死去。

这意思就是：意识完全和无意识分隔开了；无意识退了场，吉尔伽美什现在孤身一人陷于痛苦之中。他不能相信已失去了朋友，但最折磨他的是对死亡的恐惧。他已经亲眼看见朋友死去，意识到自己也有死的一天。他摆脱不掉一个欲望——确保自己永生不死。他英勇地出发去寻找长生药，因为他听说过一个老人——他

的先辈的故事。那位老人享有永恒的生命,住在遥远的西方。这样,吉尔伽美什开始了去下界的旅程。他像太阳一样，经过天庭之门，由东向西而去。他一路克服了千难万险，甚至连众神也不阻挡他的意图，虽然他们告诉他，他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说服了老人告诉他秘方。他在海底找到了能使生命不朽的药草，并决定把它带回家去。虽然他对旅途的艰辛已经厌倦，但仍欣喜不已，因为有了这神药就不必再惧怕死亡了。但在他轻松愉快地在一个池塘里沐浴时，一条蛇嗅到了那长生药的气味，于是偷走了它。吉尔伽美什返回家后，制订了巩固城池防卫的新计划，但他得不到安宁。他想要知道人死后会怎么样，最后总算召唤出恩奇都的灵魂。鬼魂从地下一个洞里出来，把阴惨的事讲给他听。这个叙事诗到此便结束了。冷血动物蛇取得了最后胜利。

远古有记载的许多梦都有类似主题。我给大家讲一个简短的例子。那是历史上我们的一个同行、公元1世纪的一位解梦者所遇到的事。这个故事是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在他的关于犹太战争史[1]的文章中提到的，同时还记录了耶路撒冷的毁灭。

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地方领主，叫阿基劳斯（Archelaos）。是个残忍的罗马小王。像所有其他头人一样，他也利用自己的地位放肆地损公肥私、贪污盗窃。所以，百姓们派了代表去向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告阿基劳斯的状。那是在阿基劳斯任职第十年的时候。这时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九支成熟的麦穗正被饥饿不堪的牛吃掉。他惊恐不安，马上召来一位“精神分析

① 《犹太战争》第2集第111—115页。

师”。但这位圆梦人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不敢说真话，于是溜之大吉了。阿基劳斯又召见了其他专职圆梦的人，但他们都拒绝对他的梦作任何解释。

但有一批特殊的民众，他们是埃森尼斯人（Eesenes）或塞拉普泰人（Therapeutai），他们的思想更为独立不羁。他们居住在埃及，靠近死海，浸礼教徒圣·约翰以及西门·马加什很可能属于这一类人。最后，阿基劳斯总算从他们中间找来了一个叫埃塞尼西门的人。此人告诉阿氏："麦穗（ears）标志着你的统治有多少年（years）[①]，那头牛代表事物的变化。你已当权九年，现在将发生大变动了。饥饿的牛意味着你的垮台。"在彼时彼地，这样来解释梦，人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谁家的庄稼都必须小心守卫以防牲畜蹂躏。野外的青草本来就少，不够牲畜吃，如果让牛在夜晚破栅而入，踩踏、吃掉还在生长的庄稼，无异是一场灾难。那样的话，到清晨的时候，一年的口粮就全完了。现在我们看看这种解释是怎样被证实的。几天后，从罗马派来了特使调查阿基劳斯并解除其公职，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并把他流放到高卢。

阿氏的老婆葛拉菲娜也做了一个梦。自然，她丈夫的变故使她心惊肉跳。她梦见了她的第一个丈夫（阿氏是她第三个），她第一个丈夫是被谋杀的。她梦见谋杀者好像正是阿基劳斯。那个时候的局势总是动荡不定的。她梦见先夫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谴责她的行为，并声言要把她从阿氏处领走，带回自己家去。那位埃塞尼西门没有解释这个梦，留给我们来分析。重要的事实是亚历山德罗斯早已死去，葛拉菲娜在梦中又见到亡夫，这在那时

① 英文中ear（穗）和year（年）发音相同，故有此说。——译注

候当然意味着他的幽灵。所以，他说要把她带回家去，就是要把她带往冥冥下界。几天后她真的自杀了。

那位解梦者是很敏感的。他同我们对这个梦的理解一样，虽然他面临的那些梦其性质比我们大多数的梦都简单得多。我已经注意到，做梦的人如果头脑简单，其梦也简单；头脑复杂，其梦必定也复杂。只是，梦往往走在做梦者的意识的前面。比起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并不更理解自己的梦，因为我总是不能将它把握住，我和那些不懂析梦的人有同样的困惑。当问题牵涉到自己的梦时，知识并不具有优势。

还有一个情况与我们的讨论相似，那就是各位都熟知的《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故事[①]。当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王征服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后，他自认伟大无比，占有了已知的世界。然后，他做了一个爬上高位的野心家的典型的梦。他梦见一株巨树直抵天庭，其树荫遮住了整个大地。但天庭的一位守护神命令砍去这颗树，把枝桠和树叶都全去掉，只留下树桩；他自己必须与兽类为伍，他的人的心也必须取出来而换上一颗兽心。

当然，所有的星相家和解梦者都拒绝解释这个梦。只有但以理（Daniel）懂得此梦的意义，他在第二章里就显示出自己是个卓越的精神分析师，他甚至有国王尼布甲尼撒早已遗忘的梦的幻象。他警告尼布甲尼撒王，要他对自己的贪婪和不法进行忏悔，否则梦会变成事实的。但这个国王仍然倒行逆施，自高自大。然后，上天传来一个诅咒声，重复了一遍梦中的预言。结果，事情的发展不出预料，尼布甲尼撒被放逐到野兽中去，变成野兽一样了。

---

① 参看《心理的构造与动力》，《荣格全集》第 8 卷的卷首插图及有关参考资料。

他像牛一样吃草，周身是天庭的露水，头发长得像鹰的羽毛，指甲长似鸟的利爪。他变成了原始人，他全部的意识和理性都被剥夺了，因为他过去滥用了它们。他甚至倒退得超过了原始人，不再是人，而变成妖怪洪巴巴了。所有这一切象征着坏事做过头的人的退化。

这个故事像我们那位病人的一样，是做事过头的成功者永远存在的问题，他们的无意识总是对他们加以抵制。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梦境里，如果得不到认真的对待，则必然会凶多吉少地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历史上的这类梦，像所有的梦一样，具有一种补偿机能（compensatory function）：它们是一种迹象、一种症状，表明个体与自己的无意识相分离，表明他在某一处偏离了他本身自然的道路。他成为自己野心和胡作非为的受害者，如果不加注意，这种罅隙会变得更宽，他会坠落进去，就像我们那个病人那样。

我要强调的是，不仔细调查一场梦的前因后果，就妄加解释，那是不稳妥的。千万不要用什么理论，只需询问病人自己对梦境的感受。这是因为，梦总是个人的一个特别的问题，而他对此问题的有意识的判断是错误的。梦是我们的意识态度所产生的反应，正如当我们过量进食或进食不足，或以别的方式戕害身体时机体会作出反应一样。梦是自我调节性精神系统的自然反应。这个定义最切近我关于梦的结构和功能所作出的理论。我认为梦和你在一天当中观察到的某个人一样，是多方面的、不可预料的、深不可测的。如果你分别在不同的时候观察同一人，你会看到和听到很不相同的反应，梦也完全如此。我们做梦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都是多方面的。正像你不能用一个理论来囊括有意识的人格的众多方面，你也作不出一个关于梦的总的理论。否

则，我们简直成了能洞悉人的内心的神灵了，但我们却不是神灵。我们对人的内心所知甚少，所以把我们不认识的东西称作无意识。

但今天我要言行不一，违背自己定的规则了。我准备对一个独立的、并非系列中之一的梦进行解释。另外，我并不认识做梦者，甚至还没有掌握他的联想。所以，我是在武断地解释这个梦。我这样做还是有一个理由的。如果一个梦显然是由个人的材料所构成，你当然必须掌握个体的联想；但假如这个梦主要是神话结构（这种区别一眼能看出），那么它所运用的就是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只要我们有必要的知识，就可以提供类似例证来把这个梦的前因后果补充出来。比如，如果梦里有英雄与恶龙的冲突，我们每个人都能讲出一个道理来，因为我们都读过神话故事和传说，知道一些关于英雄与龙的事迹。在梦的集体这一层次上，人与人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而在个人层次上则各不相同。

我就要谈的这个梦主要是神话性质的。这里我们碰上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会做神话性的梦？我们都很少做这种梦，因为我们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蛰伏在它下面的原型心灵（archetypal mind）。所以，我们觉得神话梦很陌生，但对于一个更接近原始精神的头脑则不然。原始人很注重这类梦，称它们为“异梦”，以区别于普通的梦。他们感到这种梦很重要，蕴含着普遍性意义。因此，在原始部落中，做梦人觉得有义务把自己的“异梦”在男性成员的集会上当众讲出来，然后大家针对他的梦展开讨论。这样的梦也向罗马元老院公布。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公元前 1 世纪时一个元老院议员的女儿，她梦见女神密涅瓦（Minerva）出现在她面前，向她抱怨罗马的民众忽视了她的庙宇。这姑娘觉得有责任把她的梦向元老院汇报，于是元老院批准了一

笔款子整修女神的庙宇。索福克勒斯（Sophocles）[1]也有过类似经历。在赫拉克勒斯（Herakles）[2]神庙中宝贵的金碟子被盗后，神出现在索氏的梦中并告诉了他贼的姓名。[3]在这个梦重复了三次以后，索氏感到有责任告诉雅典的最高法院。依照梦中神说出的姓名，那个涉嫌者被抓起来，经审问，他坦白了罪行并交还了金碟子。这些神话性或集体的梦有一种特性，它迫使人本能地讲出来。这种本能是很不错的，因为实际上这种梦并不只属于做梦者个人，它有着集体的意义，在普遍意义上它本身就是真，在特定意义上它对处于某种情况下的人来说是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和中世纪，梦受到人们极大的崇敬。人们感到，这种梦表达了人类普遍的真理。

好，我现在就把那个梦告诉你们。那是我多年前一个同事转述给我听的，他只简单介绍了一下做这个梦的人。我这位同事是一个医疗所的精神病医生，病人是一位出众的法国青年，二十二岁，聪明而富于美感。他在西班牙作了旅行之后，回来反而感到抑郁。诊断结果为交互发狂及郁闷性精神失常，属抑郁型。他的抑郁虽不很严重，但也使他非求医不可了。六个月以后他出了院，但出院几个月后就自杀了。本来，他出院时已不再有抑郁症，可说已治愈了；他显然是很冷静、清醒地自杀的。从他的梦我们能知道他自杀的原因。他是在发生抑郁症的初期做的这个梦：在托利多城[4]的大教堂下面，有一个水塘经地下暗河与绕城而过的

① 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英雄，宙斯之子。——译注

③ 此梦记载于“索福克勒斯生平”第12节，见《神奇的索福克勒斯》19页。

④ 西班牙一城市，以生产的刀、剑质量极优而著称。——译注

塔格斯河相通。这个水塘是一个又小又黑的地下室。水里有一条眼睛像珍珠一样闪烁的巨蛇，它旁边是一个放有一把金质小刀的金盘子。这把小刀是托利多城的钥匙，谁占有这刀子谁就能主宰这个城市。做梦人认出那条蛇正是当时与他在一起的年轻的好友 B. C. 的保护者兼朋友。B. C. 将自己的赤脚伸到蛇张开的大口中，蛇友好地舔着他的脚。B. C. 和蛇一起玩得很有兴致，他对蛇一点也不怕，因为他是一个纯洁无邪的孩子。梦中的 B. C. 好像只有七岁左右，他的确曾是这位做梦人少年时代的朋友，这个梦继续下去时，蛇被忘掉了，但没有人敢下到这黑屋子里。

上面只是引子，真正的内容展开如下：

这个做梦者单独与蛇在一起了。他毕恭毕敬地同蛇谈着话，但毫无惧怕之感。蛇告诉他西班牙属于他了，因为他是 B. C. 的朋友；蛇还要他带回小孩交给它。做梦人拒绝了，只答应自己愿意下到这黑洞里与蛇为友。但做梦人又改变了主意，不履行诺言，却把另一个朋友 S 先生领来交给了蛇。S 先生是西班牙摩尔人的后裔。要鼓足勇气下洞，他必须重新发扬他的民族传统的勇敢精神。做梦人建议他到塔格斯河对岸的军械厂找一把带红柄的利剑。据说那是一把很古老的剑，可追溯到古代很久以前。S 先生得到了这把剑，下到黑洞里的水塘中。做梦者告诫他先要用剑把左手心戳穿，S 这样做了，但他在蛇的面前却惊惶失措了。他忍受不住疼痛和恐惧而叫了出来，踉踉跄跄地从地下室逃了上来，连剑也顾不上拿。这样，S 不能统治托利多，做梦人别无他法，只得让 S 就像墙上的装饰物一样留在那儿。

梦结束了。送来的此梦的原稿是法文。好，现在我们说说它的前因后果，对这两位朋友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B. C. 是做

梦者幼时的朋友，年龄比做梦人稍大，做梦人当时把全部美好奇特的品质投射到这个男孩子身上，把他当成了不起的英雄。但后来他没有再见到他，也许那孩子死掉了。S 是做梦人后来的朋友，据说出身于西班牙摩尔人。我虽不认识这个朋友本人，但了解他的家庭。那是来自法国南部的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家族，他们的姓氏很可能是摩尔族的姓氏。做梦人是知道S这方面的家庭背景的。

正如我已说过的，做梦人最近去过西班牙，当然参观过托利多，回来后做了梦，然后求医诊治。他那时的情况很不妙，已经自暴自弃了，最后忍不住向医生讲了他的梦。我那位同事听后不知该怎么办，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异梦转交给我来分析。我在接到这个梦的记录稿时也搞不懂它。然而我感到，如果我对这样的梦有更多的了解，如果我那时有可能亲自来处理这一病例，我也许能够帮助那个青年，他的自杀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自那以后我已见过许多性质类似的病例。只要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一类梦，就能跨越难关而找到办法。对待这样一个敏感、细腻、学过艺术史、有艺术气质、头脑聪慧的年轻人，我们必须格外小心谨慎。老一套办法毫无益处，我们得认真研究实际的材料。

这样假设准没错：做梦人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才梦见托利多这个地方的。托利多既是他旅行的目的地，也是梦的内容。实际上，每一个以同样的心情瞻仰过托利多城、有同样教育水平和同样细致的美感和同样丰富的知识的人，也会在自己的梦中找到像出现在这个人梦中的那种题材。托利多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城市。它有世界上最壮观的哥特式大教堂。它有悠久的传统，是古罗马的城池，很多世纪以来，红衣主教和西班牙大主教常驻此地。从 6—8 世纪，它是西哥特人所建立的王国的首府；8—11 世纪又

是摩尔王国的一个省会；从 11 到 16 世纪它是卡斯第王国的首都。托利多大教堂是一幢壮丽的建筑，自然按着它所代表的一切：伟大、权力、雄壮、中世纪基督教的神秘；教堂是这一切的本质表现。所以，这个大教堂是精神王国的体现和化身，因为在中世纪，世界是由帝王和神统治着的。这个教堂表现了基督教哲学或者中世纪的世界观。

这个梦认为在这个大教堂下面有一个神秘的地方，这不符合基督教教堂的实情。那个时代的教堂下面有什么呢？通常有所谓地下圣堂或地穴。你们各位也许看见过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的巨大的地下圣堂，它很能说明地穴的神秘特点。沙特尔地穴原先是带有一口水井的神殿，当时的圣母崇拜仪式就在这里面举行；那不是现在的圣母玛利亚，而是一个凯尔特（Celtic）女神。中世纪的每一个基督教教堂的下面都有一个秘密处所，旧时的神秘仪式就在里面举行。我们现在所称的教堂圣礼，曾经是早期基督教的神秘仪式。在法国普洛旺斯省，这种地穴被称作 le musset，意思就是秘密。这个法文词也许来自拉丁词 mysteria，可以指神秘地方。在讲普洛旺斯方言的奥斯塔地区，教堂下面就有这种秘所。

地下圣堂也许来自波斯的太阳神崇拜。太阳神崇拜的主要宗教仪式在一个半陷入地下的黑房子里举行，而集会的信徒们汇聚在与此完全分隔开的上面教堂大厅里。但大厅地面有窥洞，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小洞窥见下面，听到那些专门挑选出来的人吟诵圣歌，看到他们举行仪式，但一般信徒是不能加入其中的，只有正式入会的成员才有这种资格。基督教教堂的洗礼堂与主教堂是分隔开的，这也许来自与上面同样的观念，因为洗礼和圣餐式都是不能直接提及的神秘事物。要说，也只能通过寓意的方式，以防

泄密。耶稣的名字也是神秘的禁忌，所以不准提及。他被称为鱼。你们也许看到过早期教堂绘画的复制品，在那些画上，基督的形象是一条鱼。这种与神圣名姓有关的秘密也许能够解释，何以在一份大约公元一百四十年出现的早期基督教文献中并没有提到耶稣。这文献就是一个叫埃尔马（Hermas）的神父所写的《牧师》（*The Shepherd*）[1]。直到15世纪，基督教教堂认为它是基督教文献中极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一本充满想象的书，据说它的作者是罗马主教皮修斯(Pius)的兄弟。他幻想的神灵主宰只被称作牧师，而不是耶稣。

地下圣堂或秘密处所的观念使我们深入到基督教的世界观之中，追溯比基督教更古老的东西，比如追溯到沙特尔大教堂下的异教的水井或藏有巨蛇的古代洞穴。那位做梦者在西班牙旅行时当然不可能见到过有蛇的水井这种东西。这个梦不像是个人的体验，只能是原型的、神话性的东西。我举出一定数量的与此类似的事例，才能使大家明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这种象征性材料会出现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们知道，每个教堂现在还有洗礼盘；在过去，这就是洗礼池，入教者在里面沐浴或象征性被淹死。经过洗礼后的这种设想的死去，入教者出浴后就获得了新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地穴或洗礼池有这样的意义：它是恐怖、死亡之地，又是再生之地，是举行神秘仪式的地方。

洞中有蛇，这是古代常见的意象。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在许多别的文明当中，蛇不仅是一种令人恐惧、代表危险的动物，它也代表治愈。所以，医神与蛇有密切关系。

① 参见《心理类型》第5章第4节。

你们都知道至今沿用的医神标记是什么。医神的庙宇在古代也是诊疗所，室内地面上有一个小洞，上面盖着一块石头；洞下面就住着圣蛇。盖洞的石块上有一小孔，前来求医的人就把钱币丢进小孔，算是交了医药费。蛇不仅成了现金出纳员，还是人们投向洞内的各种礼品的收集者。在公元 3 世纪戴克里先（Diocletian）任罗马皇帝的时期，发生过一场大瘟疫，在埃比多拉斯镇的医神庙里的蛇还被专门转移到罗马城以防瘟疫。这条蛇代表神自己。

蛇不仅是医疗之神，还具有智慧和先知。希腊旧都特尔菲城（Delphi）的神泉最早住着一条怪蛇，阿波罗打败了它，从那时起特尔菲就成为著名的神托所，阿波罗就是神托所之神，直到他后来把自己的权力的一半留给来自东方的酒神。在亡灵游荡的下界，蛇和水总是形影不离，我们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青蛙》一书中就可看到这一点。传说中的蛇后来常常被龙取代，拉丁词 draco 的意思就是蛇。与我们那个梦中的象征特别相似的一个例子，是 5 世纪关于圣西尔维斯特（St. Sylvester）的一个基督教传说[①]：在罗马的神殿山上的大岩石下的洞里有一条恶龙，人们把活生生的姑娘送给它作祭献。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传说是，这条龙并不是真的，而是人造的，曾有一个僧侣亲自走下洞去，结果证明了并没有真龙。他发现“龙”口里有一把剑，“龙”眼睛是由闪光的珠宝作的。

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神泉洞一样，这一类洞穴常常有泉水。在神秘的太阳神崇拜中，这些泉水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由此产生了早期教堂的许多最初仪式。波菲利（Porphyry）指出，古波斯

① 见《变形的象征》第 572 页的段落。

国教祆教的创始人就曾经把一个山泉丰富的洞穴专门用于太阳神崇拜。你们中间有去过德国并看见过法兰克福市附近的沙尔堡镇的，就会注意到太阳神洞穴近旁的泉水。太阳神崇拜总是与泉分不开。在法国普洛旺斯省有一个很美的太阳神洞穴，它有一个大水池，里面的水像水晶一样纯净透明，水池背面一块岩石上刻有正在杀野牛的太阳神像。这类圣所总是遭到早期基督徒的强烈反对。他们仇视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处所，因为他们自己不是自然的朋友。在罗马发现的一个太阳神洞穴位于圣克雷门教堂下面十英尺处，它的形状还是完好的，但里面积满了水。人们将它抽干以后，很快又积满水。这是因为它连着一个泉眼，泉水不断涌出之故。人们从来没有找到这个泉眼在何处。我们知道的古代别的宗教观念也总是把水与下界相联，比如希腊神话中的奥甫斯祭礼就是如此。

上述材料说明，蛇栖于有水的洞穴是一个普遍的意象，这种意象在古代就起着重大的作用了。正像你们注意到的那样，我只从古代选用我需要的例证；我也可以从其他文明当中找到类似的例证。深处的水就代表无意识。通常，有蛇或龙在深处守卫着宝物；在我们研究的那个梦里，宝物就是放有小刀的金盘子。要取得宝物就必须战胜恶龙。宝物带有很神秘的性质。它与蛇有奇特的联系；蛇的特殊性质表现了宝物的奇特，好像二者同一。常常是一条金蛇伴着宝物。黄金是一切人追求之物，因而我们可以说蛇本身就好像是宝物，是无限权力的源泉。在早期希腊神话中，穴居者是英雄人物，比如雅典的奠基人刻克洛普斯（Cecrops）。他的上半身半男半女，两性同体，而下半身是蛇形，显然他是一个怪物。据说另一个神话中的雅典国王也是一样。

这样，我们可以着手来理解我们那个梦里的金盘子和小刀了。如果你们看过德国作曲家瓦格纳（Wagner）的作品《帕西发尔》（*Parsifal*），你们就知道这金盘子正好对应于圣盘，小刀对应于矛，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是对立统一关系中的阳性与阴性原则。洞穴或下界代表无意识的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不存在任何区分，甚至没有男女之分。原始人最早作出的区分正是男性与女性。他们以这种方式区别事物，正像我们现在偶尔还这样作一样。比如，有的钥匙当中有孔，有的没有。人们常称阴钥匙和阳钥匙。你们也知道意大利式瓦房顶。凸面瓦在上，凹面瓦在下；作盖瓦的凸瓦叫做和尚，被盖的凹瓦叫做尼姑。这并不是在和意大利人开低级玩笑，而是说明区分的奇特性。

当无意识把阴阳男女搅在一起时，事物变得完全不可分辨，我们再无法断定它们是阴是阳，正如刻克洛普斯距我们如此久远，我们不好说他是男是女，是人是蛇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那个梦的最深层有着对立物的完全统一。这是事物的原始状态，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是永恒对立元素的统一。冲突已销声匿迹，万物平静，再一次回到最早的无差别的和谐之中。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理想的状态被称作道，它就是天地之间的完美和谐。图13表示道的原理。一边是白底带一黑点，另一边是黑底带一白点。白底一边是热、干、亮，为南极；黑底一边是冷、湿、暗，是北极。道的状态就是世界之初，事物还无所谓始。这种状态正是大智大慧者努力取得的状态。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这种原始的意象至今存在。我就曾经见到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大战中我在山炮部队里服役时，有一次士兵们为了安放重炮必须挖一个深坑。

地面很坚硬，士兵们一边艰难地挖出一块块大石头，一边咒骂着。我掩身在一个岩石后面，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说些什么。一个士兵说："他妈的，我们已经挖到了这个古老山谷的底，远古的水上居民在这里住过，这里面男男女女还睡在一起的。"这一观点与上所述的观念相同，只是表达得天真一些。一个黑人神话说原始的男人和女人一起睡在葫芦里。他（她）们是完全无意识的，直到他们发现被分隔开时才意识到这一点，而分开他们的正是他们的儿子。两人中间有了第三个人，两者就被分隔开了，就相互认识了。最早的绝对无意识状态被认为是尚无分化的太初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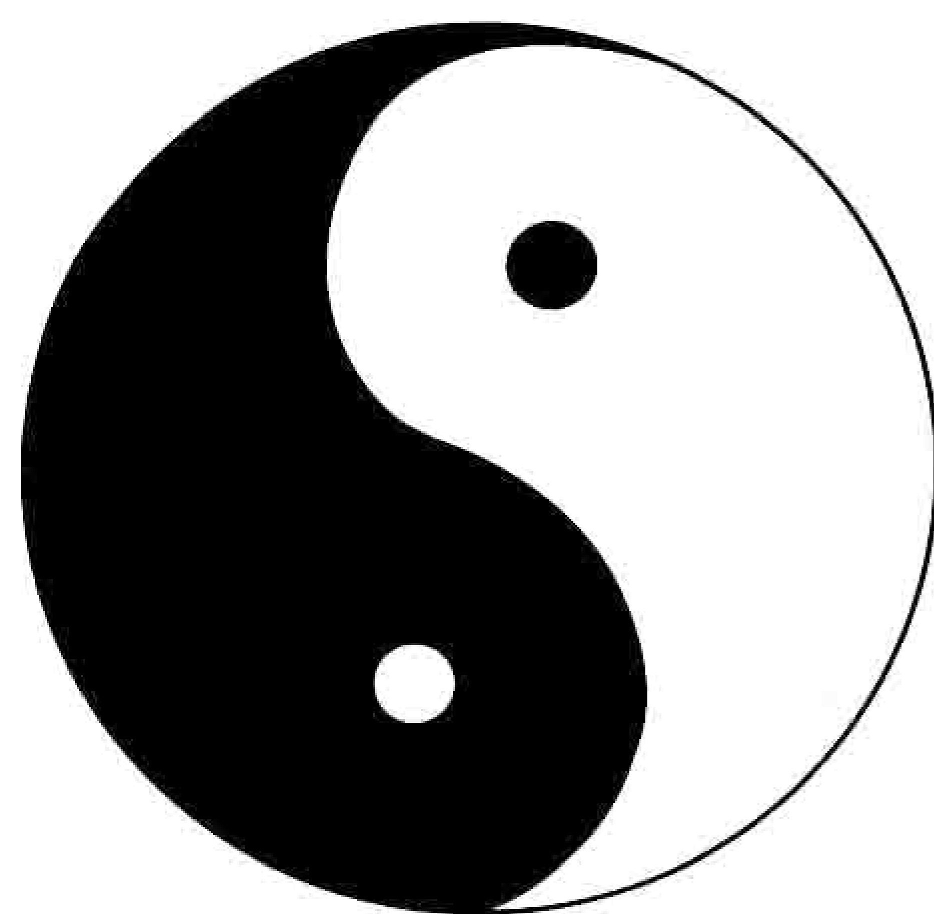


图 13

当做梦人触及这类象征时，就是进入了彻底无意识境界，体现在梦中就是宝物。瓦格纳的《帕西发尔》中的主题就是矛应回归于圣盘，因两者永远相属。这种结合是完成的象征，是比天、地更加悠久的永恒，是休眠状态。也许这正是人们渴盼的状态。这就是人为什么要冒险入龙穴蛇洞寻找意识和无意识完美统一的境界（在此境界中他既非意识亦非无意识）的缘故。当两者被分开时，意识为了重新达到与无意识的结合，就潜入深处，两者就合为一体了。因此，我们在印度教或佛教的瑜伽[1]中看到信徒们试图取得这样一种境界：大自在天破坏神（Shiva）和他的妻子（Shakti）处于永恒的统一之中。破坏神是永远不扩展的一个点，被代表妻子的阴性要素（外形是蛇）包围着。

① 印度的神秘哲学，以达到主观与客观同一为理想。——译注

我还可以给你们举更多例子来说明这一观念。在中世纪的秘密习俗中，这种观念曾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中世纪有关炼丹术的书里，有表现太阳与太阴结合的图画，即阴阳的结合。在基督教早期神秘仪式中我们能找到与此类似的象征主义的痕迹。某位叫阿斯泰里奥斯（Asterios）的主教写有一篇关于希腊的埃莱希斯（Eleusis）这个地方的报道，说每年该地的牧师都下洞穴去，叫做“下洞仪式”（Katabasis）。代表太阳神的教士和代表谷神的女尼，为了大地的肥沃多产，举行神婚仪式。那位写了这个报道的主教的说法还未得到证实。埃莱希斯神秘仪式的参加者严守秘密，泄密者要被处死。所以，我们实际上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仪式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却了解到，在谷神的仪式中的确有过不雅行为。那种行为还被认为是有助于大地的富饶。雅典城的名门闺秀们聚在一起，由代表谷神的女尼主持，在酒足饭饱之后，便开始一种特殊的仪式——相互开下流玩笑。这被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有利于来年的丰产。[①]同样的仪式发生在埃及的埃希斯（Isis）神秘仪式中。尼罗河上游的村民们一群群顺流而下，船上的妇女尽力向河岸上的妇女暴露自己的身体。这种作法也许相同于前面那种下流玩笑的作用，都是确保大地的肥沃。你们可以在希罗多德[②]那里读到这一情况的描述。在德国南部，甚至晚在19世纪，为了使土地肥沃，农民常把妻子带到田间，在犁过的地里性交。

① 有关文字见《心理学和炼丹术》105段注释35，摘自弗加尔（Foucart）的《埃莱希斯神秘仪式》。据古文献记载，阿斯泰里奥斯的报道谈的是在亚历山大城举行的谷神仪式，一位教士（不代表阿波罗）和一个女尼进行神婚配。为取悦谷神而进行的下流玩笑仪式在秋节期间举行，以庆祝她的回返，也庆祝对谷神和酒神都很神圣的中冬节。参见哈里森《论文序言》第四章136页。

②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有“历史之父”之称。——译注

这就叫“同情术”(sympathetic magic)。

盘子是一种用以接收或盛物的容器，所以是阴性。它是有灵魂、有呼吸、有生命之液的肉体的象征，而剑有突进、穿刺的特性，所以是阳性的。剑可切割、可对物体进行区分，所以又象征着男性对世界的主宰这一原则。

在我们讨论的那个梦中，小刀子是托利多城的钥匙。钥匙的观念常常与洞穴神秘仪式相关联。在太阳神崇拜仪式里，有一个特殊的神，钥匙大神，它为何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以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的形象是有翅膀的男身加狮子头，一条蛇缠在身上，蛇首在他头部高昂着。[②]大英博物馆内有它的画像。它是无限的时间和永恒的绵延；它是太阳神崇拜系统内至高无上之神，它既创造又毁灭万物,是柏格森（Bergson）所谓的“造化的永恒”。它就是太阳神。狮子代表黄道宫，夏季里太阳就住在其中；而蛇则象征着冬天或阴湿。所以，这个有蛇缠身的狮首神又一次表现了对立的统一：光明与黑暗、阴与阳、创造与毁灭。这个神的画像交叉着手臂，两手各握着一把钥匙。他是圣彼得的精神之父，因为彼得也握有钥匙。可见，这狮首人身之神握着的钥匙，是开启过去和未来的钥匙。

古代的神秘崇拜总是与引导信徒通向下界的神相关联。这些神中间有的就持有能打开下界的钥匙，因为作为守门人，他们密切注视着入会者下降到黑暗之中并引导他进入神秘。希腊神话中的赫卡忒（Hecate）就是这样一个司天地及冥界的女神。

在我们分析的那个梦中，钥匙是用来打开托利多城的，所以

② 参见《钥匙大神》,《荣格全集》第 9 卷 2 章的标题页，以及《变形的象征》附录。

我们应该考虑托利多的象征意义。作为西班牙的旧都，托利多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封建城市的理想典型，一个避难所，一个堡垒，很难从外部攻破。这个城市代表一个封闭而完整的整体，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已存在数个世纪，还将存在数个世纪。因此，这个城市象征着人的整体性，象征着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态度。

这个城市作为自我和精神整体性表现，正是一种古老的、众所周知的意象。比如，耶稣说过这句话："建立在山顶上的城市既不会被攻破，也无法躲避攻击。"还有："所以要尽全力认识你们自己，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是万能的主的儿子；你们会知道自己住在上帝之城里，你们自己就是这城市。"[①]在《圣经》古抄本中有哥普特派的一篇文章，那里面我们能发现上帝的独生子这一说法，并说这个儿子就是人，他是四门之城。[②]有四个城门的城市象征着整体观念，正是个人掌管着通向世界的四道门，即自身的四种心理功能。四门之城是他的不可摧毁的完整性——意识和无意识的统一。

所以，这些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们梦幻中完全无意识的那一部分，同时也就包含着个体整体完美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包含着治疗因素。完整意味着神圣或治愈。进入最深层次就能得到治愈。这是通向整体存在（total being）之路，通向受苦人类永远追求的宝藏，而这宝藏所在之地有可怕的危险。这是原始的无意识之所在，同时也是治愈和超度之所在，因为它包含宝贵的完整性。这

① 《新发现的耶稣语集和失传的福音书残段》，格伦费尔和亨特编辑，第 36 页。

② 见牛津波德伦图书馆。参见《心理学与炼丹术》第 138 段。

是混沌之龙的居穴，是坚不可摧的城池，是法力无边的魔圈，是神圣之领域，分裂的人格因之而重新结合为整体。

为达到治疗目的而使用的魔圈或东方称作“曼达拉”的圆形，就是一种原型观念。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民族在他们当中有人害病时就在沙地上画上一个有四个门的圆圈。在圆圈中间他们修一个所谓的“发汗室”或“病房”，病人就在里面接受发汗治疗。在这病室的地面还画有另一个魔圈，相当于大魔圈的圆心，在这个小魔圈中心放有一碗“祛病水”（healing water）。这水就象征通向下界。这一仪式的治疗过程显然与集体无意识中的象征主义完全相同。这是个性化过程（individuation），一种与人格整体、与自身的认同作用。在基督教象征中，基督就是整体性（totality），治愈过程就是对基督受难的模仿，十字架的四条臂就是那四扇门。

我们那个梦中的蛇是 B. C. 的朋友，做梦人幼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做梦人把自己力图取得的美好品质投射到他身上了。那个少年朋友与蛇友好相处，是纯洁的孩子，天真无邪，没有内心冲突，所以他有控制西班牙的钥匙，防守四门的力量[①]。

讨　论

大卫·耶律里斯医生：

各位放心，我并不企图探讨今晚已经讲过的东西。我们都很高兴的是，荣格教授令人钦佩地解释了他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把时间花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但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人恳切希望

① 有关巴塞尔学术研讨对此梦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荣格的《发现自己心灵的人》一书，第 314 页。

他能理解，我们并不是只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对待心理学和精神疗法的，而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与弗洛伊德有关，但却不是他最先提出的。我们非常感激荣格教授使我们大大开阔了视野。我们有些人同意他的分析，也许弗洛伊德学说能告诉我们原因何在。但前一个晚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荣格教授阐述的无意识概念与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我想，荣格教授可否在这方面再给我们一些启发？我知道我也许是误解了他，但星期二晚上我有这样的印象，似乎他说过他只探讨事实，而弗洛伊德探讨理论。他与我都明白，这个简单的断言有待进一步说明。比如，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病人自发地表现出所谓的“弗洛伊德症状”时，从治疗学观点看，我们该怎么办？还希望他能告诉我们，鉴于婴儿固着于口、肛门、阴茎等部位的里比多能量已被证实，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弗洛伊德理论只是理论而已？如果荣格教授能稍加说明使我们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我们将感谢不已。

荣格教授：

我一开始就告诉过大家，我不准备对别人持批评态度。我只想把我本人的观点介绍给各位，说明我是怎样看待心理事实的；我还以为，在你们听完了我的讲演以后，你们自己对这些问题就能作出决断，并决定自己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相信多少，对阿德勒的、对我的或另外什么人的理论又相信多少。如果你们要我阐明与弗洛伊德的联系问题，我很愿意这样做。我是完全把弗氏理论作为自己的起点的。我甚至被看做他最好的门徒。我本来一直完全赞同他，但后来我产生了这样一个看法，即认为某些东西是象

征性的。弗洛伊德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把他的方法与理论等同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把一种方法与科学等同起来。我告诉他，鉴于这些缘故，我不再能继续出版《年鉴》[①]，于是就退出了。

但是我完全知道弗洛伊德的功绩，绝不会企图抹杀这些功绩。我知道弗氏的观点有许多笃信者，而且我猜想这些人恰恰具有弗氏描述的那种心理状态。阿德勒的看法与弗氏的完全不同，也有一批追随者，我也相信那些人都有阿氏所描述的心态。我也有崇拜者——当然没有弗氏那么多，可能这些人也有我说的那种心理。我以为，我主观上的坦白（subjetive confession）是对心理学的贡献。以我自己的方式对待心理事实，这是我个人的心理学，我个人的浅见。我承认我是以某种方式看待事物的。但我也期望弗氏与阿氏这样做，承认他们有他们的观点是他们自己的主观思想。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个人偏见，我们实际上就在为客观心理学作贡献。我们免不了带上先辈人遗留给我们的偏见；我们的祖先就有以某种方式看事物的，所以我们本能地具有某种观点。如果我看待事物不是以我的本能告诉我的那种方式，我一定患有神经症。那样就会像原始人说的，我的本能之“蛇”就要起而反对我。弗洛伊德说某些话的时候，我的“蛇”不同意那些观点。我走我的“蛇”所指示出的路线，因为那于我有益。当然，对某些病人，我只能运用弗氏的分析方式，深入到弗氏正确描述过的细节之中。而另外一些病例又迫使我运用阿德勒的观点，因为那些病人有权力情结（power complex）。善于顺应的人、成功的人更倾向于弗氏所揭示的心理，因为那种情形中

① 《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莱比锡和维也纳），精神分析运动的机关报。荣格于1913年退出编辑部。

的人寻求欲望的满足，而无成功可言的人没有时间去考虑欲望。他只有一个欲望——取胜，所以他有阿德勒所说的心态，因为，总是屈居次位者才会产生权力情结。

我没有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情结，因为我还算得到了成功，而且我几乎能在各方面使自己顺应环境。假如整个世界都不赞同我，那对我也毫无关系。我在瑞士有一个很不错的安身之地，可以自我欣赏；假如没有人欣赏我的书，我自己欣赏它们。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呆在我的图书馆里更好；如果我在我的书中有所创见，那就妙不可言了。我不能说我有弗氏讲的那种心态，因为我从没有欲望上的麻烦。我幼时住在乡下，在大自然中怡然自得，对弗氏所说的本性和非本性的东西毫无兴趣；他的乱伦情结这类断言只使我觉得枯燥乏味。我确切知道的只是，只要我所说或相信的东西不是出于我自己内心，我就会使自己变得神经质。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有人赞同，我很高兴；如果无人赞同，我无所谓。我既不依附阿德勒的观点，也不与弗洛伊德同唱一曲。我只赞同荣格式的表白，因为即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与我观点相同，我也要我行我素。我唯一希望的是，能告诉大家一些有趣的思想，让你们知道我是怎样对待事物的。

看匠人干活儿在我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的技巧赋予工艺以极大的魅力。精神疗法是一种技巧，处理问题时我有我个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并无特别之处。这不是说我自认为绝对正确。在心理学问题上没有人能绝对正确。绝不要忘记，在心理学上，你用以判断和观察精神的手段本身也是一种精神。你听说过铁锤敲打自己吗？在心理学上，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精神不仅是这门科学的客体，也是它的主体。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真是一种恶性循

环，我们得谨慎从事才好。我们在心理学上所能期待的最好东西，是每个人把自己的牌摊到桌面上而且承认："我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事情的，这是我的观点。"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互交换意见。

我常常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交换意见。我的学生写了三本书，他们力图勾勒出三种观点的梗概[①]。你们还从未听说对方也这样做过。这也许是我们瑞士人的脾性。我们气量宏大，想把事物平等地放在一起观察。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最好是这样说：很明显，有成千上万的人具有弗氏所言的心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具有阿氏所言的心理。有的寻求欲望的满足，有的追求权力的实现，当然也有人想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把观念强加到事物身上，我们不想改变什么。世界这个样已经是很好了。

有许多不同的心理学并存。美国某大学从1934、1935年始每年都有一卷心理学著作问世。心理学领域早已混沌不堪，所以我们不要对心理学理论太认真了。心理学不是一种宗教信条，而是一种观点，只要我们对之抱以充满人情味的态度，就不难做到相互理解。我承认，有些人有性方面的麻烦，有的人又有别的问题。我自己主要是有一些别的问题。你们现在该明白，我是怎样在看待事物了。我的问题是：与以往历史的怪兽搏斗，与数个世纪的蛇搏斗，卸下人类心灵上的重负，探讨基督教问题。假如我一无所知，事情就真正简单了；但我所知甚多，不仅因为我的祖先，也因为自己受过的教育。别的人才不会为这类问题操心呢，他们不关心基督教加于我们的历史负担。但有人关心现在与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伟大战斗。它是人类一个重大的问题。某些人创

---

① W. M. 克朗费尔特，《心灵的秘密方式》；G. R. 赫尔，《心灵的机制》；叶尔哈·阿德勒，《心灵的发现》。

造历史，而某些人则在市郊修起小别墅。仅仅说墨索里尼有权力情结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卷入政治之中，这决定了他的生与死。世界大得很，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解释一切。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主要是受压抑的事物的储存器。他是从育儿所的一个角落来看待无意识的；而我认为无意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仓库，尽管它也包含着“育儿所”，但比起广阔的历史范围，这一角落是太小了。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感兴趣的，不是这狭小的“育儿所”，而是巨大的历史领域。我很乐观的是，像我这样看待无意识的还有许多人。我原以为没有人像我这样，我害怕自己过于妄自尊大。随后，我发现很多人与我观点一致，我便感到满意，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许代表着一小部分人，我的理论或多或少能恰当地描述他们的基本心理现象，而且在对他们进行分析研究时，弗氏的或阿氏的观点都不能说明他们，但我的却能够。有人已经对我的这种天真加以责怪。我还不清楚病人的状况时，就给他弗氏或阿氏的书，说，“你自己决定吧”，这样做当然是希望能找到正确的路。有时我们会走偏了方向。一般说来，凡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成熟、有哲学头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不带神经质的人，都会赞同我的观点。但你们不要根据我在这儿讲的话就得出结论，以为我总是把牌摊在桌面上，给病人讲我在这儿讲的话。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这里作详尽的解释。但少数病人想知道很多，当他们找到了扩大眼界的方向时，会感激不尽。

弗洛伊德将无意识的某一部分称作“伊德”（Id）[①]，这一点我和他各持不同见解。为什么使用伊德这么一个可笑的名称？它

---

① 源于拉丁文，本意是“它”，类似英文中的 it；作为心理学术语，常音译为“伊德”或“伊特”，也可译成“本我”。——译注

就是无意识，是我们还不认识的事物。当然，不同的气质产生不同的观点。我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那些关于性的问题发生浓厚兴趣。性的麻烦的确存在，某些人的性生活是神经症性质的，你只好反复向他们唠叨性的问题，直到他们感到厌烦为止，而你也就摆脱这种无聊的事了。自然，以我的脾性，我只希望能尽快解释完这方面的问题。性问题是一个神经官能的问题，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把它挂在嘴上。反复纠缠于这个问题倒反而是不自然的。原始人对性是缄口不言的。要暗示性交，他们只用一个字，那个字等于“别出声”。性方面的东西对他们是禁忌，正像对我们这些现代的自然而正常的人一样。但有禁忌的事情或地方常常也是人们各种心理投射的储存器。这样，真正存在的问题往往在别处。许多人庸人自扰，把性问题复杂化，而他们的问题实际上完全与性毫不相干。

曾经有一个患强制性神经症的年轻人来求治于我。他写了一份长约一百四十页的报告介绍自己的病状，并把它交给了我。这个报告中所作的分析完全用的是弗洛伊德的观点。根据弗氏的学说，这是一份完美的论文，可以刊登在弗派的学术杂志上。这个病人说：“你可否看一看以后告诉我，为什么尽管我作了如此全面的精神分析还是没有治好？”我说：“你看，我也搞不懂。根据那一切理论原则，你是应该被治愈的，但你说你没有，我只得相信你的确未被治愈。”他又对我说：“既然我完全清楚我所患的神经症的机制，为什么病不见好呢？”我说：“我不能批评你的理论。你把全部问题都表述得头头是道。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我这个问题提得很蠢：你没有提及你的籍贯和父母。你说你上一个冬天是在法国尼斯海滨度过的，夏天又是在圣摩里兹消磨的。

你父母的这种选择你不介意吧？”“我根本无所谓。”“你生意兴旺、赚钱不少吧？”“不，我根本没有挣到什么钱。”“那你是从叔父那儿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了？”“不是。”“那么你的钱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之间做好了安排，由这位朋友给我钱花。”“那一定是位了不起的朋友。”“是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岁数比他大得多，已经三十六了，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小学教员。这个老处女爱上了二十八岁的小伙子。她自己节衣缩食，好省下钱来让他在尼斯海滨度冬，在圣摩里兹消夏。我说，“你还是问问你为什么那样坏吧！”他回答，“嘿，你那是道德说教，不是科学分析。”我说：“你腰包中的钱是被你欺骗的女人的钱。”他说：“不，我们达成了协议的，我和她认认真真地商量过，我用钱是理所当然的。”我告诉他：“你在欺骗你自己，说这不是她的钱。但你却吃她用她，这是不道德的。那就是你害强制性神经症的原因。这是对你不道德行为的补偿和惩罚。”诚然，这是一种非科学的观点，但我确信他害神经症是罪有应得，如果他继续这种恶劣行径，这种毛病还要陪伴他到死。

T. A. 罗斯医生：

这一点在那个病人的分析中没有谈到吗？

荣格教授：

他当即神气十足地走了，我看得出他想些什么：“这荣格教授只是个道德家，不是科学家。换上别的任何人都会被我这个有趣的病例吸引住，而不会像他这样只是寻找简单的东西。”他后来终于犯了罪：为了花天酒地不惜盗窃了一个诚实女人的终生存款。

这个人只应该关监狱，他的神经症给他找到了归宿。

P. W. L. 坎普斯医生：

我是个很平凡的开业医生，不是心理学家，可说只是一个乡村小医。我在这里是外行。第一天晚上我想我没有资格出席；但我第二天晚上还是来了；第三天晚上给了我愉快的印象；第四天晚上便进入了神话的迷宫。

我想问一点关于昨晚的问题。听完讲演后我们的印象是，完美几乎是不可取的，成就才是生存的目标。昨天夜里我睡得很好，但我感到在伦理道德上受了一击。也许我天生缺少智力，而那一击也是一种智力的打击。荣格教授宣布自己是决定论者、宿命论者。他分析的那个年轻人失望地离去，最后垮掉了，而荣格教授认为他的垮掉是理所应当的。你们这些心理学家是在力图治疗人的疾患吧？你们的生活中有一个目的，而不仅只是满足自己的兴趣，不论探讨神话还是研究人性都是如此。你们希望对人性寻根问底，竭力把它改造得更好一些。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教授的简洁的术语，并深深为之陶醉。这么多新名词把我搞懵了。感觉、思维、情感、直觉等这些概念以及还可能有的另外一些未知事物，真叫我这个门外汉耳目一新。

但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听到，儿童的意识——或者说儿童的无意识朝什么方向发展。关于儿童的情形还没有怎么提说。我想问荣格教授，儿童的无意识是在什么时候变成意识的？

我还想知道，这一大堆的图表、障碍、自我、本我，以及其他那么多概念，是不是有一点使人误入歧途之嫌？还有，将这些图表依不同阶段划类分级是否能使它们有所改进？

正如荣格教授所指出的，我们通过遗传继承了脸型、眼睛，耳朵；脸型有许多种，心理有多种类型。那么，难道不可以认为，事实上可能存在着植根于遗传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类似于一种网状物，一种筛子，在幼年的无意识时代接受印象并筛选它们，继而在后来进入意识？我想问荣格教授，作为一位卓越的心理学专家，我眼中最伟大的学者，他今晚是否想到过这些？

荣格教授：

我在严厉谴责那年轻人的不道德之后，是应该对我昨天带嘲弄的话语作一番解释的。我并非居心不良。我自然是尽力帮助病人，但在心理学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生不应该不惜代价地只求治疗。我们尤其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和观点强加于病人。我们必须给他一定程度的自由，你不可能使人不受制于命运，正如在医学上你救不了注定要死的人。有时，一个人为了他以后的发展非经受某种命运不可，你是否可以把他从这种命运中救出，那的确还大可怀疑。你无法使某些人不胡来，因为那是他们的本性。如果将这本性消灭，他们便一无是处了。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现状，认真走完我们注定该走的历程，才有长处可言，才能有利于心理的发展。我们的丑恶和过失对我们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最宝贵的求取上进的刺激。当有人拒不听谏、扭头便走时，我并不要求他回来。你们可以把我指责为没有基督教精神,但我不在乎。我站在本性一边。中国有一句俗谚：好话不说二遍。强迫是无用的。愿听者自会领悟，不！能领悟者自不愿听。

我有这种印象：在座的大多数是精神治疗专家。如果我早知

道有医学工作者出席，我会更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发言的。但精神治疗工作者们会理解我的。用弗洛伊德大师自己的话说，就是：仅仅为了治疗而不惜任何代价，那并无好处。他向我也多次讲过这句话，他是对的。

心理学理论有利也有弊。以某一种方式对我所说的话加以运用，可以产生很坏的恶果，造成极大的破坏，变成一派胡言。我所发表的每一种观点都被曲解成它的反面。所以，我并不强人接受我的观点。你可以相信它；如果你不相信，由你好了。你们各位也许会指责这种态度，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意志，选择合适自己的东西。当我治疗病人时，我必须格外小心，不用我自己的观点或个性压倒他，因为他必须自己作人生的奋战，他必须能够信赖自己的武装，即使这武装或许有缺陷。他必须确信自己的生活目标，即使这个目标也许很不完美。如果我说，“那样不好，应该更好才行，”我就剥夺了他的勇气。他使用的犁头也许不及我的好，但我的犁头对他有何用？他没有我的犁，也借不去的；他必须使用自己的很不完美的工具，发挥他继承下来的能力，不管是什么工具或什么能力。我当然要帮助，比如我会说：“你的想法很好，不过如果你能从另一个方面去想也许更好。”假如他不想听，我不坚持，因为我不想使他偏离自己。

M. 玛肯伊医生：

就像你没有叫那有钱的年轻人回来，而让他伤心地走了？

荣格教授：

是的，是同一种处理方式。如果我对一个人说："你不能走，"他就不会回返了。我只说："依你自己的主意吧。"这样，他就会信任我了。

至于儿童问题，最近十年来大家一直喋喋不休，我常常在会上只有抓头皮，问：怎么搞的，这么多人都变成助产婆和小护士了，是不是？难道世界上更多的不是当父母的，当祖父母的？成人有很多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别去打搅可怜的孩子们。我要与母亲打交道，而不是小孩子。孩子的神经症状是父母造成的。

深入研究意识的发展肯定是有趣的。意识开始的时候呈流动状态，你不能说这小孩是在什么时候真正有了意识，什么时候还没有意识。但那属于完全不同的题目：年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ages）。儿童时期的心理学有倒是有，但显然包容在各个做父母的心理学之中：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的心理学；青春期心理学；青年人心理学，三十五岁成人的心理学，上了五十岁的人以及老年人的心理学。每一种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我这里不可能都论及。实际上，仅仅为解释一个梦我也深感困难。科学浩如烟海。当一个物理学者在谈论光的理论的时候，你能要求他同时也阐述整个力学吗？不可能。心理学不是护士的入门课程，它是一门严肃科学，涉及大量知识，所以你们对我不可要求过高。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力解释梦，告诉你们关于梦的一些东西，自然，我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期望。

至于说到完美，争取完美是很高的理想。但我说："完成你有能力去完成的事情吧，不要企图取得你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没

有人是完美的。记住这句老话："只有上帝是善。"[①]没有人能做到完美，那只是妄想。我们可以谦卑地尽力使自己完善，尽力做完人，就这样已经有不少麻烦了。

E. B. 施特劳斯医生：

荣格教授将某些原型象征与生理过程等同起来，他是否打算公布这一推理过程呢？

荣格教授：

你指的那个病例是由大卫医生转给我的，后来他没有告诉我就把这个病例公之于众了。[②]我不想再赘述原型象征与生理过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感到还缺乏充足可靠的理由。要辨别是器质病变还是心理象征从而作出诊断，这是很困难的，我宁愿暂时对此缄口不言。

E. B. 施特劳斯医生：

但你是根据梦的事实而作出诊断的吧？

荣格教授：

是的，因为器质病变影响了大脑的功能，由此产生严重的抑郁，或许还严重干扰了同情机制。

① 《路加福音》18：19。

② 参见本文68页注释②。

H. C. 米勒医生：

明天将是最后一次讲座，但还有一个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没有提到，这就是“转移”(transference)。不知荣格教授可否在明天把他对转移及其正确处理方式的看法讲给我们听听？当然，他不一定要提到别的流派。

第 五 讲

主席（J. R. 里斯医生）：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一定注意到了，主席的讲话一晚比一晚简短。昨天，荣格教授的话没有讲完，我想大家一定希望他接着讲下去。

荣格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还记得，我开始的时候向各位介绍了那个梦的内容。我现在进行到中间部分了，后面还有很多内容。但昨天讲座结束时米勒医生要求我谈谈转移的问题。这倒是我有实际兴趣的东西。当我仔细分析这样的梦并作大量的比较时，我的同行常常奇怪我何以要引用如此多的学术材料。他们想："呵，是的，这正显出他的热忱，显出他要把一个梦弄出一个名堂来的好意。但这么多的类比有什么实际用处？"

我对这些质疑一点也不介意。我实际上也正要讲到这个问题，恰好米勒医生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任何别的医生也会问这个问题的。临床医生会碰上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所以他们往往对理论阐述有一点不耐烦。尤其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又有趣又恼人，甚至带悲剧色彩的问题，那就是转移。如果各

位再稍微耐心一点，就会看出我正着手讨论可以用于分析转移的材料。但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我想还是应照顾你们的意愿，现在就谈谈转移的心理学及其处理。不过这由你们决定。我觉得米勒医生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不知我猜对了没有？

众人：

是这样的。

荣格教授：

我想你们的决定是对的，因为，要谈转移的问题，我就有机会把话题拉回到我先前对那个梦进行的分析上去。我怕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一点完成，但我想，更好还是从你们的实际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出发。

假如我不是极大地为转移这一问题所困扰，我就绝不会如此费力地推敲象征主义，那样精心地研究类似的例子了。所以，在讨论转移这个问题时，我们自然又面临我昨晚所竭力描述的东西。我在这次讲座的开始就告诉过大家，我的讲演将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即使我尽全力把全部内容压缩在一块儿，也不可能在五个傍晚作出一个完整的总结，包含我所想说的全部。

要讨论转移，有必要先给这个概念下个定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你们知道，由弗洛伊德最先造出的这个词——转移，已经变成一种口头用语了，甚至一般大众也在运用这个词了。一般说来，我们用这个词指一种别扭的固执态度，一种胶着关系。

转移一词是德文单词 Übertragung 的翻译。这个德文词字面

意义是：把某物从一处搬到另一处。这个词也有比喻用法，表示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因此在德文中，这个词与另一个意为翻译的词 Übersetzung 近义。

转移所包含的心理过程是更为一般的投射（projection）过程的一种特定形式。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并认识到转移是一种特殊的投射——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然，每个人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术语。

投射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它把主观内容搬运到客观之中。比如，当我说“这房间的颜色是黄的”，这就是投射作用，因为客体本身并无黄色可言，黄的感觉在我们自身。你们都知道，颜色是我们的主观体验。同样，我听到声音，这也是投射，因为声音本身并不存在，是我头脑中的声音，是我投射的一种心理现象。

转移通常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而不是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之间，虽然也有例外。而更为普遍的投射作用却延及物质客体。通过投射，主体的心理内容被转移到客体，而且显得好像一直属于客体。这种投射作用绝非出于自愿的行为，作为投射的特殊形式的转移，也不例外。你不能有意识地、故意地投射，因为那样一来你一直明白你在投射主观内容，所以你不能在客体中找到它，你明知它实际属于你。在投射时，你在客体中见到的明显事实其实是幻觉；但你断定你在客体中观察到的不是主体的内容，而是客观的存在。因而，一旦你发现表面客观的事实实则是你主观的东西，投射也就不复存在。然后，这些主观内容与你自己的心理状态相联系，你便再不能将它们归为客观。

有时，我们表面上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投射，只是不知道投射的全部范围。我们不知道的那个部分就是无意识，但这部分仍好

像是属于客体。这种情况常发生于实际的分析中。比如你说:“你瞧，你只是在把你父亲的形象投射到那个男子身上，或投射到我身上。”你断定这个解释极其完美，足以取消投射。也许这个解释对医生本人是满意的，但对病人则不然。这是因为，假如在这投射当中还有什么东西，病人还会继续投射。这不受他意志的支配，而是一种自我产生的现象。投射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事实。它就在那儿，你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你只发现它在那儿。这条适用于投射的一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转移。转移就是存在着的某种事实。如果它的确存在，那它早就存在了。投射总是一种无意识作用，所以，意识或认识会摧毁它。

正如我已说过的，严格说来，转移是发生于两个人之间的投射，而且通常具有情绪的、强制的性质。情绪本身总在一定程度上使主体不能自制，因为情绪是不由自主的状态，凌驾于自我的意图之上。不仅如此，情绪还紧附在主体之上，主体摆脱不掉它。然而主体的这种不由自主状态同时又被投射到客体上，这样就建立起一种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它对主体施以强制性影响。

情绪不像思想或观念那样可以从主体分离出去，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生理状态，因而是深深扎根于机体之中的。所以，投射的内容的情绪总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关联，一种能动关系，而这就是转移。自然，这种情绪联系（或曰桥梁，或弹簧）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你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

情绪性内容的投射总具有特殊的影响。情绪富于感染，因为它植根于同情机制，因而有这一名词“交感”(sympathicus)。任何一种情绪过程都会立即在别人身上引起相似的反应。当你置身于一群为某种激情支配的人中，你禁不住要被这情绪激发起来。

假设你处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有人开了个玩笑，人们都笑了，你也会傻乎乎地跟着笑的，因为你情不自禁要笑。又比如，当你置身于一群充满政治激情的人中间时，你免不了激动起来，尽管你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这是因为情绪具有暗示性效果。法国的心理学家们早已研究过这种“心理的感染”。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些出色的专著,尤其是勒庞（Le Bon）的《乌合之众》最为有名。

在精神疗法中，即使医生与病人的情绪表现毫不相干，但病人有情绪——这一事实就要影响医生。如果医生以为自己可以置身其外，那就错了。他只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影响。如果医生看不到这一点，他与病人的心理距离就太大了，他的话也不会中肯。接受病人的情绪并将它反射出来，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我不赞成叫病人自己坐到沙发上去，医生却坐在他背后。我让病人坐在面前，和他们娓娓交谈，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谈一样，我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对他们的一切都充分地作出及时的反应。

我还清楚记得一个大约五十八岁的妇女的病情：她是从美国来的，也是一个行医的。她到达苏黎世时真是一派手足无措的样儿。看她那样狼狈，我还以为她有一点疯了，后来才知道她已经接受过分析治疗。她告诉了我她在糊里糊涂中干过的事，显然，如果那位心理医生更多一点人情味，不是只坐在她背后神秘地偶吐妙语而绝不流露任何感情——那么,她是绝不会做出那些事的。这样，她完全迷失在自身的浓雾之中，做出了一些可笑的蠢事，而那位医生若稍富于人性也能容易地阻止这些举动的发生。在她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以后，自然引起我情绪上的反应，我说出的话语中带上了骂人的字眼。在听到这些不雅的咒语后，她一下站起

来，带着责备的语气说："你怎么带上这么重的情绪色彩？"我回答："嗨，怎么，我也是通感情的人呵！""你不应该有情绪。""为什么？我有充分理由表露情绪。"她反驳我说："但你是一个心理医生呀！""是的，我是精神分析师，但我也有情绪。你以为我应该是白痴或傻瓜吗？""但是，精神分析师是没有情绪的。"我说："你那位精神分析师显然没有，我认为他是个蠢蛋！"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忧虑一扫而光；从那以后，她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她说："谢天谢地！我现在感觉踏实了。我知道我面前是一个人，他也有人之常情。"你们瞧，我的情绪反应给她指出了方向。她并不是思维型，而是情感型，所以需要这方面的指导。但她那位精神心理医生却只思维而不动情感，只在理智之中生活，与她的情感生活毫无联系。这位妇女是一种极富于情感的多血质的人，需要激动，需要另一个人的情感表示，才不会感到孤独无助。在你处理一个情感型病人时却对他大谈其理论，那无异于你作为唯一的思维型者向一群情感型的人讲话。你会一败涂地，感到自己身处异地——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任何反应。人们对你很礼貌，但你会感到自己是个大傻瓜，因为他们对你的思维方式不起任何反应。

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对人们的主要功能作出响应，否则同他们建立不起联系。所以，为了让病人知道他们的反应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必须面对他们而坐，这样，他们从我的脸上的表情能看到我的反应，看到我在聚精会神听他们讲话。如果我坐在他们身后，我自然可以打哈欠，打盹，想自己的事，干自己的事。我的病人不可能知道我有什么反应，只好龟缩在他们的自我安慰的孤独中，而那种状态当然不利于一般病人。当然啰，假如有人真

想当喜马拉雅山中的隐士，他倒是乐意处于那种状态中。

病人的情感色彩总是多少带有感染性的，而假如病人投射到心理医生身上的心理内容与心理医生自己的无意识内容相同，病人的情绪就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这时，医生和病人都陷入无意识的黑洞里，进入一种分享状态。这种现象弗洛伊德称为反向转移(counter-transference)。它包括相互投射以及被相互的无意识紧紧维系在一起。正如我已说过的，分享是原始心态所特有的性质，即是说，还停留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其中，人还没有对主、客体进行有意识的区分。当然，相互无意识使心理医生和病人都很难堪，他们迷失了方向，作出的分析也一塌糊涂。

就连精神分析师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也会偶尔对某方面缺乏意识。因此，我很久前就规定过，精神分析师本人也应该被分析，也应该有自己的神父或嬷嬷可以忏悔。甚至教皇为了不犯错误，也得经常忏悔，但不是向修道院长或主教，而是向普通牧师忏悔。如果精神分析师不客观地与自己的无意识保持联系，就完全不能保证病人不陷入精神分析师的无意识中。也许你们都见过有这一类病人，他们鬼得很，能看到心理医生心理状态中的弱点与薄弱环节。他们就把自己的无意识投射到这些薄弱点上面。人们通常以为这是女性的特点，这种看法不正确，男性同样也会这么做。他（她）们总能找到精神分析师的弱点，而精神分析师可以确信，一旦某种投射进入他的同心，击中的准是他毫无防备的那一点。也就是说，那正是他自己也没有意识的部分，正是他也像病人一样容易进入类似投射的部分。这时，分享的状态便发生了，或者更严格地说，通过相互的无意识产生了相互感染。

关于转移，我们当然有很多看法，但我们的看法都多少带有

弗洛伊德的定义所加于我们的偏见。人们倾向于认为，转移总是性欲的转移。但我自己的经验还没有证实这种理论，即以为被投射的内容只会是性欲或婴儿的什么东西。据我的经验，任何东西都能被投射，性欲的转移只不过是许多可能的转移形式中的一种。人的意识中还有别的许多内容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们也像性欲一样能被投射出去。无意识中被激发的内容都可能出现在投射之中。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律：聚集起来的无意识内容首先便通过投射而显现出来。任何被激发的原型都能出现在投射中，不是投射到外物上，就是投射到他人身上，或投射到某种场景中——一句话，投射到一切对象之中。甚至有向动物和事物的转移。

不久前我碰上一个有趣的病例，病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向他解释他所作过的一种投射，他把自己对女人的无意识的意象投射到一个真实的女人身上，他所做的梦很清楚地显示出那个真实女人在哪些方面完全有别于他所期望于她的。他认识到事实真相后，便清醒了，还说："要是我早两年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不会花掉四万法朗了！"我问："那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有人给我看了一尊古埃及雕塑，我立刻就迷恋上了它。那是一只埃及猫的雕塑，美极了。"他当即就花四万法朗买下了这件古董。他把它安放在客厅的壁炉台上。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心灵的平静。他的办公室在楼下，他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起身离开工作间上楼去欣赏一下那玩意。满足了欲望以后他又下楼开始工作，但隔不了多久又忍不住要再上去看一看。这种心神不宁使他烦恼，他干脆把雕塑放到办公桌上，面对着自己，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工作了。然后他只得把它锁在顶楼里，以免自己老是再想着它，就这样他还是得尽最大努力克制上去看的欲望。当他懂得了这是

女性意象的一般性投射（因为猫当然象征女性）后，这雕塑的全部魅力便一下消失了。

这就是把自己投射到物体上，使猫的雕像成为一个他非随时看到不可的有生命的东西，就像有些人非求医于心理医生不可。你们也知道，精神分析师常被指责为有魔术，能使人麻痹或进入催眠状态，有法术叫人一旦求医于他们便再也离不开他们。的确，存在着某些反向转移的糟糕情形，心理医生真正变得不愿放走病人了，但通常对医生的这类指责正是一种很恼人的投射，这几乎等于对医生加以迫害了。

转移关系的强弱，总是取决于转移的内容对主体的重要性。如果转移的强度特大，我们敢断定，一旦投射的内容经过精选并进入意识，它们对病人将和转移一样的重要。当转移失败时，它并不烟消云散；它的强度，或者一种相应的能量，将在另一处显现出来，比如在另一种关系中，或在另外的重要的心态中显现出来。因为，转移的强度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确实是病人占有的东西。如果转移未能完成，全部被投射的能量又返回主体，这样，过去在转移中只是被浪费掉的能量，又成为主体的宝贵占有物。

现在我们必须说说关于转移的原因了。转移可以是完全自发、不招自来的反应，一种“一见钟情”。当然，绝不要把转移误当成爱，它与爱毫无关系。转移只是对爱的误用。转移有可能显得像是爱，缺少经验的精神分析师就把它错当做爱，病人也犯同样的错误，说自己爱上了心理医生。但病人实际上并没有爱。

偶尔，转移甚至出现在相互见第一面之前，即先于治疗或治疗过程之外。如果病人在发生这种情况后又不来看医生，则我们

就找不到治疗之前的转移产生的原因。但这更证明这种转移与医生的人格毫无关系。

我曾在某个社交场合遇到过一位女士，她大约三周后又来找我。实际上第一次见到她时我连话也没有同她讲过，只对她丈夫说过话，与她丈夫也只是泛泛之交。这位女士先给我写信征求看法，我约定她前来。她走到我诊疗室门口时站住了，说："我不想进来了。"我就说："你不想进来就不进来吧，想走也还可以走的。如果你不想来，我绝对无意挽留。"于是她说："我就是要进来。""随你便。""是你同意约我来的呢！""我怎么会强迫你呢？"我先还以为她已经精神失常了，但她一点也不疯，她来找我只是由于转移的驱使。同时，她已进行了某种投射，这种投射对她有高度情感价值，以致她不能自持了。她中魔一般跑来找我，因为她头脑中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在对她的病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自然搞清了这种非诱发而产生的转移是怎么一回事。

通常，只是在分析进程中才有转移的出现。在医生与病员之间难于进行接触，难于保持感情的协调时，就产生这种转移。那些法国心理学家在作催眠暗示治疗时习惯地把这种协调称为"相互一致"（le rapport）。良好的一致关系说明医生和病人相处很融洽，他们能相互倾诉心里话，达到一定程度的信任。当然，在催眠疗法中，整个催眠和暗示的效果有赖于这种"相互一致"的出现与否。在分析疗法中，如果医生与病人之间由于性格差异而达不到"相互一致"，或存在着影响疗效的其他心理上的距离，这种缺少接触的状况就会使病人的无意识力图搭起一座补救性桥梁来越过这段距离。由于与医生没有共同点，不能形成任何关系，病人就会用一种激情或性欲幻想去填补与医生的裂隙。

常发生这种转移的人一般都对他人持拒斥态度，这或者是出于一种自卑情结，或者是因为自大狂，或者是由于别的原因——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人在心理上都很孤立。于是，由于害怕失掉自我，他们本能地在感情上作出巨大的努力，来使自己依附于心理医生。他们担心医生不理解他们，所以试图以性的吸引来使情况缓解，改善与医生的关系，或改进自己的态度。

所有这类补救性现象也可能发生在心理医生身上。比如，假设一位心理医生要治疗的女病人并不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但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对她产生了非分之想。我当然不希望医生会这样想入非非，但假如他们真的这样了，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他们的无意识所发出的重要信息，说明他们与病人的关系不融洽，没有做到"相互一致"。因此，心理医生的无意识为了补偿这种不协调，便把胡思乱想的念头加诸自身，以图跨越这段距离，搭起一座关系之桥。这类妄念可以是视觉上的，也可以是某种情感或感觉——比如性感。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标志，说明心理医生对病人的态度有问题，说明他过高或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或者没有正确地观察病人。对这种错误态度的纠正，也可能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假如你梦见病人，那就得留神，就得弄清你有没有失误之处。如果你在这方面态度诚恳，病人是很感激的。但如果你口是心非或粗心大意，病人则不免耿耿于怀。

这方面我曾有过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的某一个病人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的童年很特殊：她出身在爪哇岛上一个

上等白人家庭，一个土著妇人作她的保姆。[①]正像许多生在殖民地的儿童一样，异国环境和当地的野蛮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很深，她的整个感情与本能都带有这种特殊氛围。这种氛围是居住在东方的人几乎意识不到的；那是当地土人心理上对白人的巨大的畏惧——畏惧白人的残暴、粗野、巨大又不可解释的权力。这种氛围影响生在东方的白人儿童；恐惧渗入他们内心，使他们头脑中充塞着关于白人暴行的无意识的怪诞思想，他们的心理尤其会被扭曲，他们的性生活也完全反常。他们常做难以解释的恶梦，时时感到惊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处理恋爱婚姻等问题。

我说的那个姑娘就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她完全走上歧路，干出冒险的风流韵事，落得臭名昭著。她变得更低级，开始招人耳目地涂脂抹粉，佩戴笨重的装饰以满足她天性中原始粗犷的女性要求，让这种要求帮助她应付生活。自然，由于她不能也不愿压抑本能，便做出不少有伤风化的事。比如，她轻易地染上低劣嗜好，穿红戴绿以取悦内心深处的原始的无意识，以增加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她选择男人的标准也俗不可耐，结果使自己陷入可怕的纠葛之中。她得了一个绰号："巴比伦荡妇"。这一切对这个在其他方面很体面的姑娘来说，当然是太不幸了。她刚来我诊所时，样子很吓人，在她呆在那儿的一小时里，我真为我的那些女仆担心。我说："喂，你不能这样下去，你像一个……"我说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话，她很忧郁，但不能自拔。

这时候，我开始以如下方式梦见她：我走在沿山脚修筑的一

① 此病例的详细讨论见《实用精神疗法的现状》(《荣格全集》第16卷2版）及其附录中。也可参见《关于曼达拉象征》(《荣格全集》第9卷）第656—659段以及此病人所画的曼达拉图形（图7、8、9)。

条公路上，山上有一个城堡。城堡中有一座高塔，塔顶有一凉亭，有美丽的柱子，漂亮的大理石阳台，阳台上坐着一位典雅的女人。我昂起头望去——我非抬头不可，以致睡醒后也感到颈子疼痛——那个女人居然是我的病人！然后我一下惊醒了，立即想到："我的天！我的无意识怎么把这个姑娘看得如此高贵？"但我马上又产生另一想法："我对她表示了鄙视。"因为我认为她很坏。我的梦却告诉我，自己那种看法不对，那样做不是一个好医生。于是第二天我告诉她："我梦里看到你，我要用力抬头才能看见你，我脖子都还在疼。这是因为我瞧不起你所得的报应。"我这句话产生了奇迹，我不再受转移之累，因为我摆正了与她的关系，以正确的出发点来看待她。

关于医生自己的态度，我还可以讲很多能够说明问题的梦。当你真正努力把自己与病人摆到同一平面上，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当你抱着正确的态度，对病人作正确的估计，那么，你就会很少受到转移之累。当然，这并不能担保你绝对不会产生转移，但至少能担保你不会有那种因缺乏与病人良好的相互关系而出现的过度补偿，即不会有转移的恶性形式。

有一类完全陷入自恋的病人，性格孤僻，像是把自己裹在铁的甲胄之中，与周围处于隔绝状态。其实，他们渴求人与人的接触，所以，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甲胄之外得到某个人的同情。但他们不主动采取任何行动来争取这种同情。他们既不愿动一根手指头，也不要别人接近他们，由此而发生严重的转移。这种转移无法缓和，因为病人有严密的防范。如果你试图治疗这种转移，病人会以为你是在侵犯他们，于是便更顽强地防卫自己。所以，你得让他们受自己的油的煎熬，只有受够了这种自我煎熬，他们才

会自愿走出个人的“要塞”。当然,他们会抱怨你对他们缺乏了解,但你能作的只是耐着性子等待。你可以说:“好吧,你内向,你含而不露。只要你什么也不暴露出来,我也就什么也不能做。”

在这种情况下,转移可能达到“沸点”,因为只有烈焰才能使病人解开他的甲胄而走出来。这当然意味着猛烈的爆发,但医生必须沉着地对待这种转移,病人以后会由于医生没有把这种事态当真而感激不尽的。我记起了发生在我的一个同事身上的事例。我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出来,因为那位女士已去世了——她是位美国太太,来找我时正处在一种很复杂的状态中。开始,她显得傲慢十足。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一类专为妇女而设的大学或学院什么的。我们的专业术语称之为“敌意孵化器”,这些“孵化器”每年生产出一大批不可一世的女性。那位女士正是这样一个自命不凡者。她“很有才干”,结果陷入令人不快的转移之中。她本人就是一个搞心理分析的,一个求医的已婚男子狂热地爱上了她。那当然不是爱,而是转移。他对她进行投射的。结果,使他以为她想嫁他,只是耻于开口,于是他不厌其烦地送她鲜花、糖果与首饰一类礼物,最后竟发展到用手枪威吓她。所以,她只得尽快离开并求我想想办法。

我很快发现,她根本不知道女性的情感生活。作为心理医生,她自然无懈可击,但与男人有关的一切她却全然无知。她甚至纯洁到不知道男人的生理构造,因为在她就读的女子大学中只解剖女尸。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这一事例是怎么回事了。

我当然明白发生了转移,也明白那个男性为什么陷入情网。我们这位女心理医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她的思维是男性的,有天使般纯洁,却没有女性的肉体。这样,她的男病人

受本性驱使便非要去填充这一空缺不可。他要向她证明：有一个男人存在，男人有要求的权力；她作为女人，应对这要求作出反应。正是她作为女性的空缺，变成了引男人上钩的钓饵。当然，那男人对这些也完全没有意识，因为他没有看到，她并不是作为女人而存在的。你们看，这男病人也纯洁得像天使，他实际上也不以男人身份出现。我们经常发现美国人对自己极端无意识。有时，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于是我们便听到体面的淑女与中国苦力或黑奴男子私奔的一类故事。这是因为，令我们多少感到头疼的原始心理机制，在美国人那里则更令人反感，因为它更低级。与此类似的现象还有非洲的“找黑人配偶”或“与土人结合”。

就这样，这一对男女陷入了这种糟糕的转移情形中。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都疯了，所以女医生只好逃之夭夭。治愈的方法很清楚：我得让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只要一个女人不承认自己的情感事实，她就绝不会达到对自己的意识。所以，她的无意识才奇迹般地转移到我身上，她自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我不强迫她承认她正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中。要她正视她的转移，只会把她逼进自我防范的甲胄中，那样的话，我的全部治疗方案都将归于失败。因此，我从不向她提起一个字，而让事态自然发展，只是对她的梦进行分析。这些梦总是不断地向我提供有关她的转移的进展状况。我看到事情的高潮就要到来，预见到某一天就会发生突然“爆炸”。当然，总爆发会令人不快，它将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你们也许有这方面的体验，所以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是的，别无他法，只得听之任之。经过我六个月的沉着、耐心、全面的努力，她再也稳不住了，有一天她突然几乎喊叫起来：“我爱你！”随即，她一下瘫软了，狼狈不堪。

我心里说，你只好经受这种考验。是的，到三十四岁才突然发现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这是不好受的。你当然觉得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假如我半年前告诉她，说迟早有这么一天她会说爱上我，她那时肯定会怒不可遏。她所处的正是那种自恋的孤僻状态，而她的感情之火越烧越旺，终于烧穿了她的自卫之墙，这自然形成了一种机体性的猛然爆发。爆发后她反倒好受些了，美国人容易发生的转移症也消失了。

在座各位也许会认为我这种作法未免太缺少温情。事实上，如果你不想以优越的形象出现在病人面前，对这种局面你就只能这么体面而恰到好处地加以处理。你必须随时关注情况的发展，降低你的意识程度，一边感受一切摸索，使自己显得与病人无甚区别；否则病人会极其难堪，事后便耿耿于怀。所以，在这类情形里，医生不轻易暴露感情是聪明的。当然，医生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也照例要不时指点指点。这件工作不好做，但我们必须度过那段令人苦恼的时期，这样病人的反应才不至于变得不可收拾。

我已经提到过转移的又一个理由，即相互无意识和相互感染。[①]我刚才讲的那个病例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一般说来，如果精神分析师像病人一样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即是说，如果精神分析师也有神经症，则会通过相互无意识发生感染。只要精神分析师有神经症，无论严重与否，他就会暴露出一道伤口，一扇打开的门，他无法控制，只有任病人进入，最后受到感染。因此，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精神分析师要尽可能认识自己。

我又记起了另一个年轻姑娘的例子。她在找我之前曾在两个

---

① 见第157—159页（本文）所述。

心理医生那里求治。她接受我的治疗后所做的梦也和她在接受前两个医生治疗时所做的梦一样。[①]在她每一次开始接受分析治疗时，她都要做一个特别的梦：她走向国境线，想跨过去，但找不到边卡，无处申报自己带了些什么行李。在她第一个梦中，她四处寻找边界线，但始终没有找着。这个梦给她的感觉是，她无论怎样也无法掌握自己与心理医生之间的恰当关系。但由于她很自卑，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她还是让医生继续诊治，但毫无结果。在与医生配合了两个月后，她失望地离去。

然后，她找到第二个心理医生。这一次她又梦见向国境线走去，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唯一可见的是一点微弱的光亮。有人告诉她，那就是关卡的灯光，于是她向着它走去。途中，她下一座山，跨过一个山谷，谷底有一黑乎乎的木料，她不敢再往前走，不过她还是走过去了，但突然又觉得有人抱住她的臂膀。她想挣脱开，但那个人抓得更紧。这时她才突然发现那个人就是她的心理医生。事情的发展证实这个梦的预感：大约三个月后，这个心理医生产生了猛烈的反向转移——为她而坠入情网。

她来看我之前曾在某个讲座上见过我，于是才决定与我合作。来了以后，她照例做了一个梦：她向瑞士边境线走去。大白天里，她一下就看见了关卡。她跨过边界线并走进边卡的哨所，那儿站着一位瑞士边境警察。一个女人走在她前面，他放她过去了，现在轮到她了。她只有一个小行李包，心想也许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那警察瞧着她，说：“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她说：“哦，什么也没有。”随即打开小包。他伸手抓出一件什么东西，这东西越

① 这其实就是前面讨论过的那个女病人。

来越大，最后变成两张床。这位姑娘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抗婚。她订了婚，但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嫁过去，这两张床是婚床。我替她把这个情结理出来，并使她认识到问题的所在，她不久便结婚了。

这类最初的梦往往最有指导意义。所以，每当新病人来找我时，我总是首先问："在这之前你想过要来我这里没有？你以前见过我吗？你最近——或昨晚——做了什么样的梦？"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病人有过这类心理活动，我将得到关于病人态度的宝贵资料。只要你保持与无意识的密切接触，就能解决许多难题。转移总是一种障碍，而绝不是帮助。你不是因为有转移才去治疗，而是冲着转移去治疗。

发生转移、尤其是严重转移的另一原因，就是病人受到心理医生的挑逗。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心理医生专想制造转移，因为他们居然相信（不知有何根据？）转移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治疗手段；因此，病人应该发生转移。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我常遇到这种情况：病人在经过分析治疗后又来求医于我，但大约两周后病人变得大失所望。在我看来，治疗进展得很顺利，我还以为会有理想的结果呢——可突然间病人告诉我，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甚至流出眼泪来。我问："为什么？你没有钱了是不是？究竟怎么了？"他却回答："唉，不是这些。我老是产生不了转移。"我说："谢天谢地：你没有发生转移！转移其实是一种病态。正常人从不发生转移。"这以后，我的分析疗法又平静有效地进展下去了。

我们不需要转移，正如我们不需要投射一样。当然，尽管如此，有人还是难以避免。他们常常进行投射，但并非他们期望的那种

投射。他们读了弗洛伊德关于转移的论述，或已经找过心理医生，但塞进他们头脑的，却是他们应该产生转移，否则病情不会好转。这全是一派胡言。有转移还是无转移，都与治疗毫无关系。只是由于特殊的心态才发生这类投射的，而且，正像我们对其他投射加以意识就能瓦解它们一样，我们这里也只需把这种投射纳入意识，就可以消解它。如果没有发生转移，则更好。医生照样取得了材料。并非转移使病人把问题暴露出来，医生要想得到的材料，从病人的梦里就可以达此目的。梦使一切必不可少的东西都呈现出来。如果你目的在于制造转移，你很可能成功，而分析的结果只会令人失望。因为，要使病人发生转移，你只消作出错误的暗示，激发起病人的期望，向病人作含糊其辞的许诺，但你并不打算实行那些许诺，因为你不能够这样做。你总不可能与成百上千的少女谈情说爱吧？所以你是在骗人。一个心理医生不能对病人过分亲热，否则容易陷入感情罗网，造成无法控制的结果。所以，医生既然不能承受自己造成的结果，就不应该挑起那种结果。即使医生这样做意在治疗，也是错误的。让病人自行其是吧。他们爱不爱心理医生，那一点也无关关键。我们并不都是那种因为别人卖了一双吊袜带给自己就要别人爱上自己的人，那样做太自作多情了。病人的主要问题恰恰是学会怎样自己去生活，医生硬插手干预只会有害无益。

上边谈到了转移的某些原因。而投射在一般心理上的原因是：无意识被激活并寻求表现。转移的强度与投射内容的重要性成正比。一种强烈的转移肯定包含着火一般的东西。这东西对病人很重要，也很宝贵。但是当它被投射向医生，则心理医生容易成为这宝贵、重要东西的体现。医生不能不处于这种困难的情势中，

但他必须把这东西的价值重新交还给病人，直到病人再次收回了自己的“宝物”，医生才算完成了分析治疗。比如，假如病人向你投射来的是一种“救星情结”(saviour complex)，你就得把救星这一角色原封不动地还给他自身。你本人不是救星——绝对不是。

属于原型性质的投射对心理医生来说尤其难于处理。诚然，每一种职业都各有自己的难处，而分析工作者的危险在于受病人的转移性投射的感染，尤其是当投射物带有原型特性的时候。当病人以为他找的心理医生非比寻常，是一位精神领袖和救星时，心理医生自然应该说：“你真是糊涂！这是病态，你的歇斯底里夸大症！”不过，这种转移却逗乐了那当医生的，这样做总使他感到愉悦。同时，他自身也有相同的原型，所以他会想：“如果真有救星，我自己不可能就是一个吗？”他开始还有点怀疑，但越想越觉得是如此，感到自己真是有些超凡出众。逐渐，他开始迷上这种想法。他变得敏感、小心眼，别人一句话不慎也会伤害他，最后成为医界同行所讨厌的人。他再也不能和同事正常相处，因为他变得——唉，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总之，他变得讨厌，不想接触他人，自我孤立起来。同时，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重要人物，思想境界伟大，甚至不逊色于喜马拉雅山中的密教大圣，进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圣人。这样，他当然再不能做心理医生了。

我们的确有过这种不幸的例子。我就认识好几个这样误入歧途的同行。他们抵御不住病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持续进攻；那些病人一个又一个地向心理医生投射出救星情结与崇拜，总希望或许这位心理医生以他的秘密知识可能握有连教堂牧师也不可能掌握的金钥匙，能够道出济世救人的真谛。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微妙诱

人，不能不使很多心理医生自投罗网。他们将自己认同于原型，发现了自己的法则，而且由于需要有信徒，便决意笼络一批这样的追随者。

也正是这个问题，能够解释不同派别的心理学家为什么特别不容易以合情合理、平易近人的方式来探讨各种不同的观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心理学领域内学者们各自把自己封闭在小派别中，各行其道。实际上，所有这些小团体都怀疑自己独占的真理，所以他们才坐到一起，不断重复同一东西，直到大家都信以为真为止。盲从盲信往往是怀疑受到压抑的标志。你们可以在宗教史中研究这一现象。过去,每当教堂的地位动摇时,时尚就转向盲信，或产生出很多盲从的派别。因为，心灵深处的怀疑必须加以扫除。当一个人对盲从习以为常以后，就变得镇定自若，能做到不怀着忌恨来讨论自己的信念，把它看做是个人的观点。

精神治疗专家所面临的典型的职业危险，就是心理上受病人的感染，被病人的投射击中。他必须时刻警告自己，不要自负。须知，不仅是他的心理上受到投射的影响，甚至他的同情机制也要受到干扰。我就观察过许多精神分析师在这方面反常的例子：他们真的出现了生理上的毛病，而这些毛病又不能用已知的症状学来解释，我将它归为精神分析师受病人的投射的持续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因为医生让自己的心态混同于病人的投射，而不是将二者区别开来。病人的特殊情绪状态的确有传染性，我们几乎可以认为，这种情绪状态在精神分析师的神经系统上激起类似的振荡。所以，精神分析师会与精神病医生一样变得有些古怪。这一点我们务必记住。这个问题显然属于转移现象。

我们现在谈谈转移的治疗[1]。这个论题既困难又复杂，我怕我要说的是你们早就知道的东西，但为了保持我谈话的系统性，不能略去不谈。

显而易见，精神分析师必须瓦解病人的转移，正如他必须取消病人的其他投射一样。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你必须使病人认识到他的转移所包含的个人和非个人内容的主体价值（subjective value）。因为，他投射出的不仅是个人的东西。正像我已告诉你们的，这种投射内容也完全可能是非个人的，即带有原型性质的内容。救星情结肯定不是个人的，它是一种普遍的期望，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可以看到这种观念。它正是一种魔法人格（magic personality）的原型概念[2]。

在开始对病人进行分析的时候，转移性投射是病人过去个人经验的不可避免的重复。在这一阶段，你必须研究和处理病人以往有过的所有关系。例如，如果你的病人去过许多医疗所并找过那里的医生，病人就会将他的那些经验投射到现在的精神分析师身上，所以你先得对所有那些医生作一番调查了解，这少不了要病人交一大笔费用，还显得你在故弄玄虚，病人自然认为你和他先前求助的医生是半斤与八两。你必须逐个研究病人与每一个打过交道的人之间的情况——这中间有医生、律师、教师、叔舅、表兄妹、兄弟和父亲。在你依次把这些都一一了解以后而追溯到病人的幼儿时代时，你也许以为已经完成了调查。其实你并没有。似乎父亲以上还有人，你甚至怀疑被投射的是祖父。这有可能；我还没有见过病人把他的曾祖父向我投射的，但有向我投射祖父

① 关于荣格后来对该问题的看法，参见《转移心理学》(《荣格全集》第16卷)。
② 《两篇论文》，《荣格全集》第7卷，第374页的有关段落。

的。当你追溯到病人幼儿时期后，即当你从存在的另一面审视问题时，你就穷尽了意识的所有可能性。如果这些都不是转移的发源，此转移则是一种非个人的投射。根据投射内容的特殊的非个人性质，我们能识别出非个人的一类投射，比如，救星情结或古代的神灵崇拜。它们所包含的意象具有普遍原型的性质，能产生一种“魔力”，即压倒一切的影响力。以我们理性的意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上帝是精神（Spirit），而精神在我们看来毫无实体性或能动性。但假如我们研究这类事物的本源意义，便可发现它们带有潜藏的经验的性质，我们就能懂得它们是怎样影响过原始人的思想的，也就同样能懂得我们内心的原始心态。精神这个英文词的拉丁对应词是 Pneuma，实际上是空气、气流、呼吸的意思，以其原型特性，是能动的、半实体性的东西，它使你动，正如风吹动你一样；你把它吸进体内，胸廓就扩张了。

被投射出的原型内容也完全可能带有否定的性质，诸如巫士、魔鬼、妖怪等等。甚至连心理医生也有发生这种情况的。我就知道有这样的心理医生，他们对我怀有一种极为古怪的想法，确信我在与魔鬼同盟，从事妖术。在非个人内容的转移中，从来不信鬼的人也会“看”到最难令人置信的景象。对于病人向你投射的父母情结，你用正常推理与常识性开导等普通手段就能使之瓦解；但仅用理智是不能粉碎非个人投射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粉碎它并不是恰当的方案，因为它对医生的治疗很重要。为了解释这点，恐怕我不得不再次谈到人类心灵的历史。

原型意象被投射，这早已不是什么新发现。实际上，它们非被投射不可，否则它们会淹没意识的。这儿的问题只是找到一种形式，使之成为投射的适合的容器。事实上，这种帮助人们投射

出非个人的意象的适当形式古已有之。你们都很熟悉这个形式，也许还身体力行过，只是你们那时太年幼而不认识它的重要性罢了。这古老的投射形式就是宗教仪式，在我们则是基督教洗礼。当儿童不再束缚于父母意象的迷人而又权威的影响之下时，儿童就从先前与父母的生物性合作关系中解放出来。此时，人的无意识的天性，便以它无限的智慧产生出某种仪式。你们可以在原始部落中看到这种情况：男孩进入成人行列的专门仪式，从此参与部落的精神与社会生活。在我们对意识进行区分的过程中，这类仪式的形式已发生了多次变化，最后到我们手中将它发展成洗礼。在洗礼中，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能：教父和教母。在我们瑞士方言中，我们用神的名字来命名这两者。阳性的Gotti，意为生父，阴性的Gotte意为生母。God（上帝、神）这个词与good（善）毫无关系；God实际意义是生父。洗礼以及以教父教母为形式的精神双亲表达了双重诞生（twice born）的神秘性。你们都知道，印度的所有高级种姓都有一个表示双重诞生的尊号。有两次生命，这也是埃及法老的特权。所以，在埃及寺庙中，你们常可见到主殿的旁边有所谓“产房”，一般都有一两间这种产房专门用于举行仪式。人们在这种房间里藏有关于法老的双重诞生的记载，他怎样由普通父母取得血肉之躯，又是神的种，由女神所生。他降生时就是人与神之子。

我们的洗礼意味着使孩子脱离世俗父母，脱离父母意象的专断影响。为此目的，生物性的父母被精神父母所取代；教父和教母通过教堂这一媒介代表神圣仲裁，这是精神王国的可见的形式。我们认为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并相互负责，而在天主教仪式中，甚至连婚姻也要受教堂的干涉，神圣仲

裁禁止夫妻之间的直接接触。牧师代表教堂，而教堂以忏悔的形式横在两人之间，忏悔是不能逃避的义务。这种横加干预并非由于教堂特别狡诈，而是由于它丰富的智慧，由于一种可追溯到基督教初期的一种观念，即认为我们不仅是作为男人和女人而结合，还是通过基督而结合。我有一个古花瓶，上面的图案画的就是早期基督教婚礼。男人握着女人的手,两人中间是鱼（鱼就是基督），两人通过鱼而结合。他和她既被基督联结又被基督分隔，这个基督横阻在中间，代表把人从自然的约束下分离出来的权威。

原始部落中有名的“加入成人行列”仪式或“进入青春期”仪式就是这种分离过程的实行。男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便突然被大人从自己的小伙伴中分离开来。在半夜时分，他们听到神灵的声音，即牛角号声，此时妇女不得走出屋外，否则要立即处死。然后，男孩们被带到丛林的木房子里，去经受一系列的严厉考验。他们不能说话，大人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已死去了，正在获得新生。大人们还给他们取了新名字，已证明他们已不再是过去的他们，所以也不再是父母的儿子。这种仪式甚至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他们返家后，母亲不能向儿子讲话，因为这些年轻人已不再是小孩而是男人了。先前，在哈顿托（Hottentots）部落，还有男孩子对母亲做出乱伦行为的，以证明她已不再是他的母亲，而只是和别的女人一样的女人。

我们的基督教仪式已失去了它曾有过的重要意义。但假如你研究洗礼的象征，还是能看到原先的意义。埃及的“产房”在我们是洗礼塘，这正是一种洗礼盘，一个鱼塘，我们像里面的鱼：象征性死去又再生。你们知道，早期基督徒实际上就是被投进鱼塘——比现在大得多的水池里去，在许多古教堂中有单独为此目

的而设的建筑，其基脚呈圆形。在复活节前一天，天主教堂还有一个特殊的洗礼塘祭献仪式，即所谓赐福仪式。牧师把天然的水"从一切邪恶力量中抽取出来"，使之变为能使生命再生、使生命纯洁的生命之泉，变为神圣的子宫。然后牧师把这圣水分洒在十字架的四端，向着它呼三口气，用蜡烛对着它舞三下，作为永恒之光的象征，同时他口中喃喃的咒语可以呼唤出美和善、神灵的伟力，使它们进入这洗礼池。这也就是神灵与洗礼水的神圣婚礼，这洗礼塘就是教堂的子宫，人在这子宫里再生，获得纯洁无邪的新的生命。他去掉了罪恶，他的天性与神结合了。他不再受自然力的毒害，他作为一种神性存在而再生了。

我们还知道有别的法规，能把人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我这里不能详述，如果你们研究原始心理学，就会发现原始生活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伴有讲究的仪式，那些仪式旨在使人脱离以往的生存阶段而把心理能量转入下一个阶段。当一个女孩出嫁时，就要把她从父母意象中分离出来，而且她还不能将父亲意象投射到她丈夫身上。因此，在巴比伦，有一种特别的仪式，就是所谓"寺庙失身"仪式（temple prostitution），即良家女子先必须委身于一个前来朝庙的陌生男子，同他睡一夜，尽管这男子从此一去不返。我们还知道中世纪有类似的法规——初夜权：封建爵爷对自己的女奴握有此权。新娘必须同她的主人一起度过新婚第一夜。通过寺庙失身这一仪式，要在女孩心中留下一个印象很深的男人图像，而这个图像与她马上要嫁的男子很不同，这样，当以后婚姻中产生了矛盾的时候，（因为即使在那个时代，婚姻中也是偶有麻烦的）她自然会产生心理回归（regression），但不会指向她的父亲，而是指向她曾遇过的那位不知名的男人。这样，她不会

退回到孩童阶段，而是退回到与她年岁相当的一个男人身上，这样，便确保不发生还童现象。

这一仪式还显示了人类心理中一种美好的意愿。女性中有一种对情人的原型意象：他来自远方，漂洋过海与自己幽会一次后又远去。这个主题你们在瓦格纳的《飞行的荷兰人》以及易卜生的《海上夫人》中都可见到。在这两部作品中女主角都等待着远方的游子，期待着与这个陌生人谈情说爱。在瓦格纳的歌剧里，她在他到来之前就爱上他的意象了，不可遏止地总要去海边等待他的重返。而在巴比伦仪式中，女性则要具体地感受体验这原型意象，因而也是极为强有力的意象。我写了一本小书，谈自我(ego)与无意识的关系[①]，里面就提到过一位投射父亲意象的女病人，我分析了她的这种原型意象，指出那正是她把父亲意象转移到另外人身上的原因。

治疗转移的第一步，当然要使病人认识到，靠投射并期待见到自己个人经历中有过的所有肯定和否定的权威意象，还只是在以孩童和小学生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一认识还只涉及客观的一面。要获得真正成熟的态度，他还必须从所有这些似乎给他造成麻烦的意象里见出主观价值。这些意象必须被他融进自己的心理之中；他必须弄清楚它们是怎样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的；比如，他是怎样将某个客体赋予一种积极的意义的，尽管实际上正是他才能够、也才应该促进这种意义的产生的。同样，当他对客体投射否定的性质从而憎恨和讨厌这个对象时，他需明白，事实上是他把自己的卑劣的一面投射出去，因为他更欣赏一种乐观、片面的自我意

① 《两篇论文》，第 206 段。

象。大家知道，弗洛伊德只讨论客观的那一面。但如果医生缺少责任心而放纵病人，或对折磨病人的病状听之任之，他就不能真正帮助病人调治神经症。病人患神经症，意味着他应该有整体人格，而这就包括承认他的整个存在，他的好、坏两个方面、他的高级和低级两种功能，并对所有这些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假定，心理医生研究了病人的个人意象投射并已进行了充分处理，但还有一个无法瓦解的转移。这就是对转移进行治疗的第二步。我指的是要区分两种转移：个人的和非个人的。如前所述，个人的投射必须被瓦解，让病人的意识认识到它，它就瓦解了。但非个人的投射是难以瓦解的，因为它属于精神的构造因素。它不是过去时代无用的遗迹，而是目的性的，补偿性的功能，作用尤为重大。在人处于不知所措的情形下时，它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使人保持清醒。在危险的时刻，无论危险来自外部或自身，原型都会加以干预，使人本能地自我调节，以增强对外界诸因素的适应能力，好像他对这种情势并不陌生：他作出反应的方式也就是人类一直表现出的反应方式。因此，这种机制至关重要。

不用说，心理医生必须挡回病人发出的这种非个人意象的投射。但医生只是取消病人的投射行为，他实际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取消投射的内容。当然，病人也不可能把非个人内容消融到自己的个人心理活动中。这些投射内容是非个人的，这一事实就正是它们要被投射的原因。投射者认为这些东西不属于他个人的主观心灵，认为应该把它们放置在自我以外的某一处，但由于缺乏恰当的形式，所以某一个人就成为它们的容器。这样，心理医生必须格外小心地处理非个人投射。比如，一个大错误就是对病人这

样说:“你看，你只是在把救星形象投射到我身上。你想得到救星，要我对你负责，这真是笑话。”假如病人真对你抱此期望，你务必认真对待；这种期望绝非笑话，整个人类都有这种对救星的期待。比如，看看意大利和德国吧。目前英国还没有救星，瑞士也没有。但我总不相信，我们与欧洲其他地方就有这么大的不同。我们的情形与意大利和德国稍有不同；比起我们，他们也许没有把平衡把握好；但甚至我们也存在着问题。在意大利与德国，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大众心理的救星情结。实际上，救星情结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意象，在我们这个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好像通过放大镜看东西一样，我们在这些集体事件中也看到同样能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正是在这种不安全的时刻，补偿性心理因素开始发挥作用，这个现象并不反常。也许使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现象以政治形式表现了出来。但集体无意识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东西，我们的理性的意识不能指挥它、规定它。当然，完全放任自流也不行，这种原型意象被激活后，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性，比如，它能发展成精神病。所以，人们总是调节着人与集体无意识的关系，而原型意象则具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随时都在起作用的动能，人必须与之保持接触。他的心理和精神健康有赖于非个人意象的共同作用。由此，人总是有宗教信仰。

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精神治疗体系。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师在干些什么呢？在尽力治愈心灵的创痛，即人在精神上的不幸，宗教对付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治愈人病患的“医生”，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消除我们心灵的痛苦，这不正是我们称作精神疗法的东西吗？说宗教是精神治疗体系，这并

非玩弄文字游戏。宗教是最精致的一种精神治疗法，其中包含有伟大、真实的哲理。我有数量众多的病人，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很多是天主教徒。但最近三十年来我的病人中还真诚信奉天主教的不到六个人了。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和犹太人。我曾向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散发了一张征求意见的表格，上面有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你有心理上的麻烦，你是怎么办的？你去找医生还是找牧师？我记不清病人的具体数目了，但我记得，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新教徒回答说他们会去找牧师，其余的人则赞同找医生。坚决站在医生一边的正是牧师的亲友和子女。有一个中国人回答得很妙："吾少壮时求医，弱老时则求教于哲人矣！"而大约百分之五十八或百分之六十的天主教徒则说他们愿意找牧师。这就证明，天主教堂以其严格的忏悔制度和良心指导，正是一种精神治疗机构。我有些病人，在经过我分析治疗之后，还是加入了天主教堂，正像我的另外一些病人参加了所谓牛津团体运动（Oxford Group Movement）。我认为，利用历史赐予我们的这些精神治疗机构是完全正确的。我但愿自己是一个中世纪人，能参加这类信仰活动。可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多少属于中世纪的心理状态，而我不那么古老。不过由此你们可以看到，我是在认真对待病人的投射所包含的原型意象和采取的适当形式，因为集体无意识实在是人类精神的重要因素。

所有诸如乱伦倾向以及婴幼儿的其他表现都只是表面的东西；无意识真正包含的，是时代的巨大的集体事件。在个体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历史的酝酿。当原型在许多个体身上被激活并升到表面来的时候，我们既置身于历史，也置身于现在。此时此刻需要的原型意象复活了，每个人都处于它的影响之下。那就是

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我早就看到它的来到，我在1918年就说过，“金发兽”正在睡眠中躁动，德国就要出事了。[①]当时没有一个心理学家懂得我的话，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个人的心理状态只是一薄薄的表层，只是集体心理之海的一个波浪。那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改变了已知世界的外表的强大因素，那构成了历史的强大因素，就是集体心理，而集体心理运动的规律完全不同于我们意识运动的规律。原型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力量，它们促发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我们个人的理性或实际的知识。在这次大战以前，所有明智的人都说："我们再不要任何战争，我们有足够的理智阻止它的发生，我们的商业和金融在国际范围内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战争绝对不可能。”随后到来的都是血腥的战争。现在许多人又在口出蠢言，大谈什么理性、和平计划等；他们执著于幼稚的乐观主义而看不见事物的真相。现在,请看看现实吧！原型意象正决定着人们的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无意识的心理，而不是我们大脑的理性思维。

在1900年，谁会想到三十年后可能发生今天在德国发生的事件？难道你们那时会相信，一个极其聪慧而又有教养的民族会像中魔一样受制于一种原型的威力？我目睹它的到来，也能理解它，因为我理解集体无意识的力量。但在表面上它只显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我的一些私人朋友也中了这个“魔”，我本人一到德国就相信它的必然性，完全能理解它，知道非那样不可。它是不可抗拒的。它渗入到你的骨髓之中，而不是你的思维里，你的大脑完全不起作用。你的同情机制被控制了。它是一种从心灵最

① 参见《无意识的作用》(《荣格全集》第10卷）第17段。

深处来威慑你的力，是被激活的集体无意识，是所有这些生存着的人共有的原型。由于它是原型，它就具有历史性一面，我们不懂历史就不能理解那些事件。[①]这些德国的历史在今天的重现，正如法西斯正演着意大利的历史一样。我们既然有成熟的、理性的认识，就不能像小孩一样，说什么“不应该是这样”。那样说太幼稚可笑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人类实际发生并总是发生的事。我认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非常有理性，就像我认为自己或你们自己认为你们有理性一样，但是当那股狂潮向他们涌来时，一下便卷走了他们的理智。你如果与他们交谈一下，你就会承认，他们面对那种情形也毫无办法。一种不可理解的命运攫住了他们，你不好说这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与理性判断毫无关系，它只是历史。当你的病人发生了原型性质的转移时，你就踩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上，如我们在德国所看到的集体性的爆炸那样。这些非个人的意象包含着巨大的能量。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说：“人这种生物，在为私事时是不折不扣的懦夫，但为了一种观念却可变成英雄。”[②]当然，我们不能把法西斯或希特勒主义当做观念，它们是原型，所以我们说：把一个原型给予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就会一致行动，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它。

由于原型意象具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你不能用推理分析使之消失。因此，在对转移进行治疗的第三个阶段，唯一要做的是区别病人对医生的个人关系和非个人因素之间的不同。在医生精心治疗病人以后，病人喜欢医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因为你

① 《荣格全集》第10卷。

② 《人与超人》第3幕（企鹅版，1952年，149页）。

为一个病人做了一件好事，你也就会喜欢这个病人，无论这个人是男是女。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是病人对医生为他所做的事一点也看不到，那才是真的不自然、真的有神经症了。对医生的个人亲切反应是正常而合情合理的，因而，任其存在吧！它有权存在，它不是转移。但只有在未被识别出的非个人价值还没有玷污病人与医生的关系时，病人才可能对医生表现出这种亲切又正当的态度。这意思就是，在另一方面，医生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型意象的重要性，而许多原型意象带有宗教色彩。无论你认为德国的纳粹风暴有无宗教价值，这都无关关键。它确实有。无论你认为墨索里尼是否是一个宗教人物，这无关关键，因为他正是宗教领袖。你们甚至可以在这几天的报纸中找到证实，里面引用过一首关于罗马恺撒的诗句[①]："四周的丛林在呼喊：'他是神，是牧师！'"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的拉丁形式，其宗教性质能解释它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认识到非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其结果必然是病人开始上教堂或加入其他宗教活动。如果他不能把自己关于集体无意识的体验容纳入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麻烦将从此而生。非个人因素没有受体，于是病人陷入转移，而原型意象则损毁他与医生的正当人际关系。于是，心理医生成为他心目中的救星，他在医生不能做到这点时就责怪他。医生当然做不到，医生只是凡人，他不可能是救星或其他什么原型意象，而在病人的无意识里被激活的正是那种意象。

由于有这个极其棘手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存在，我运用一种

① 参见维吉尔的《第五首牧歌》。

特殊的方式，把这些被投射的非个人价值还给个人。这是一种颇为复杂的方式，昨晚上我就打算向你们说明与那个梦有关的这种现象。因为，当无意识说，基督教教堂下面有放着金盘子和金匕首的密室时，无意识并没有撒谎。无意识是人的本性，本性是不撒谎的。确有金子，宝物和伟大的价值确实存在。

如果我有时间，我愿意继续讲下去，告诉你们有关那宝物的事以及获取那宝物的手段。这样，这种使个人能随时触发非个人意象的方法就可以为你们所理解。可是，我只能提一提，你们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材料，可以下去参考我的有关著作。[①]

对转移的治疗的第四阶段，我称之为非个人意象的对象化。它是个性化（individuation）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②]，其目的是将意识从客体上分隔出来，这样，个人就不再把他的幸福或生命的保障寄托在自身之外的因素（人物、思想或情景）上，而是认识到，一切都有赖于他是否握有那“宝物”。如果他实现了对那金子的占有，那么，重心便落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再是他非仰赖不可的客体。达到这样一种分离状态，这便是东方民族实践行为的目的，也是一切宗教的教导的目的。在各种宗教中，这种宝物的属性总是被投射到神圣的形象上，但对受到启蒙的现代心灵来说，则不再可能。许多人不再能在历史象征中表现他们的非个人的价值观念。

因此，他们有必要寻找到一种个人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来

① 特别是《论“金花”》(《荣格全集》第13卷)以及《心理疗法的目的》(《荣格全集》第16卷)。

② 参见《心理类型》定义29以及《两篇论文》第266段，也可参见《个性化过程之研究》(《荣格全集》第9卷)第1节。

体现非个人的意象。这是因为，他们非取得形式不可，他们必须实现各自的生活，否则个人与精神的基本功能就会脱节，就会变成精神病患者、迷失方向、陷入自我冲突。但是，如果他能把自己的非个人意象加以对象化，他就保持了与那种至关重大的心理功能的接触，而自有意识以来，正是宗教关照了这种功能。

我在这儿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详细讨论，这不仅是因为我讲演的时间已告结束，还因为靠科学的概念不可能恰当表现活生生的精神体验。对于这种分离状态，我们只能理性地把它界定为一种个人精神的中心，但这种中心不处于自我之内。它是一种非自我的中心。要充分说明非自我中心是什么意思，恐怕我还得就比较宗教学写一篇专论。[①]所以，我只能简单地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许多病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找心理医生，所以，心理分析医生有必要寻找一个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办法，我们就举起了17世纪的心理医生们丢弃的火炬；当时，我们的那些同行们为了成为化学家而放下了手中的火炬。当我们这些心理学家从精神的化学和物质的概念中超脱出来时，我们就是在重新举起这火炬，在把12世纪开始于西方的这一进程继续下去。因为，炼丹术当时正是忙于研究心灵的医生的工作。

① 参见《心理学和炼丹术》，第44、126、129、135、325段。

讨　论

问题：

我可否向荣格教授提一个基本的问题：他可否给出神经症的定义？

荣格教授：

神经症是由于情结的存在而造成的人格分裂。有情结是正常的；但如果情结相互间发生冲突，人格中与意识绝然相反的那部分便分裂出去。如果这种分裂到达了器官组织，则形成精神病，一种精神分裂症。这时，每一种情结各自为政，再没有统一的人格来将它们联系起来。

由于相互分裂的情结是无意识的，它们只找到一种间接的表现方式，即通过神经症病状表现出来。病人不是受心理冲突的折磨，而是备受神经症的折磨。性格的任何内在冲突都能造成分裂，如果思维与感觉之间的裂隙过大，那本身就已是轻度神经症了。当你在某件事上与自我发生冲突时，你就正在接近神经症状态。这种关于精神分裂的观点，是我对神经症所能做的最一般、最谨慎的定义。当然，它不包括神经症的症状学和现象学。它只是我所能够提出的最一般的心理学上的界说。

H. G. 贝尼斯先生：

你说转移对分析工作毫无实用价值。它可不可能具有目的论的价值呢？

荣格教授：

关于这一点我说得不多，不过，对转移所包含的原型内容作了分析以后，转移所具有的目的论价值才变得明显。我在谈到由于心理医生与病人之间缺少和谐关系（至少，如果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和谐关系）因而转移成为补偿时，这种目的论价值也显示了出来。当然，我能想象内倾型哲学家偏向于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这种关系。比如，叔本华说，人的自私自利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个人不惜杀死兄弟并用他身上的油脂来擦拭自己的皮靴。

V. 狄克斯医生：

那么，我们可否认为，荣格先生你把神经症的发作看做病人自我治疗的一种尝试，看做病人为了补偿的目的而发挥出自己的下等功能？

荣格教授：

完全如此。

狄克斯医生：

那么，我可否这样理解，即从人的发育的观点来看，神经症的发生反而是好事？

荣格教授：

是这样，我很高兴你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正是我的观点。我对神经症一点也不悲观。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得说："谢天谢地，

他还有能力决定变成精神病人！”神经症的确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努力，正像每一种生理疾病在部分意义上都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努力一样。我们不能把疾病作为某种孤立的东西来看待，而不久前人们正是这样看的。现代医学——比如内科——认为疾病是由有害因素和治疗因素所组成的一个体系。这完全与神经症是一样的。这是自我调节着的精神体系试图恢复平衡的一种努力，与梦的功能完全一样，只是更强大、更激烈罢了。

J. A. 海菲尔德医生：

荣格教授可否简单解释一下，主动想象是怎样的技术？

荣格教授：

我很高兴再次探讨这个题目。我在分析托利多的那个梦时就想讲一讲这个问题了。你们会看到，我提不出什么经验材料，但可以给大家说说有关方法的问题。我相信，最好的方法是给大家讲一个病例，说说把有关方法教给病人会有什么困难。

我治疗的病人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无法理解我的主动想象是什么意思。他作了各种尝试，还是一无所获。他的困难是他不能思维。音乐家、画家、所有艺术家，常常都根本不能思维，因为他们从不有意识地使用自己的脑子。这个年轻人的脑子也只干自己的本行——进行艺术想象，却不能进行心理学意义的思考。所以，他不懂我的意思。我给了他尽可能多的机会，他也作了各种大胆尝试。我不能告诉你们他所做的一切，但我能告诉你们他最后是怎样成功地运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想象的。

我住在城外，他只好乘火车来我住处。他上车的那个小站的

墙上有一幅广告画，他每次等车时就端详那幅画。这幅画宣传的是阿尔卑斯山的伯尔尼，上面有色彩鲜艳的瀑布、碧绿的草地，画的正中是一座山，山坡上有几头牛。他就这样坐在那儿，一边看着画，一边想到他不懂得我说的主动想象指的是什么。有一天他想到：也许，我可以从这幅画开始，胡乱想象一番。比如，我想象自己在这幅画中，这风景变成了我身临其境的地方，我在牛群中向山坡上踱步而去，然后眺望山那一面的景色，我也许能看到山坡背后有些什么。

于是，为此目的他便去那车站并想象自己置身于那幅画里。他看到了草地、小路，经过牛群向山上走去，到达山顶后，朝那一面望去，还是草地，缓缓向下倾斜，下面有一篱笆。他顺坡走下去，越过篱笆，有一条脚踩出的小道，绕着山沟和一块大岩石，他从岩石边绕过去，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教堂，大门半开半掩。他想他最好进去瞧瞧，于是推开门走了进去。在缀满鲜花的祭坛上立着一尊圣母的木雕像。他抬头细看她的面容，就在这个时刻，某种有尖耳朵的东西一下消失在祭坛后面。他想："嗨，这全是在胡思乱想。"随即，他的幻想一下消失了。

他离开车站后说："但我还是不明白主动想象是怎么回事。"然后，一刹那间，他想道："噫，那东西也许真在那儿，圣母像的后面也许真有过一个尖耳朵东西，它一闪就不见了。"于是，他自言自语："作为试验，我姑且再从头来一回。"他想象自己回到车站看那幅广告画，并且沿坡上了山。到了山顶后，他好奇地猜想，山那一面有些什么？他又看到了篱笆和缓缓倾斜的山坡。他说："嘿，不错，看来这些东西还在那里。"然后他绕过大岩石，看到了小教堂。他说："教堂就在前面，那至少不是幻觉。一切都秩序

井然。”门是半开的，他很高兴。他犹豫了片刻，说：“现在，我把门推开，会看到祭坛上的圣母。然后，那个尖耳朵的东西会从圣母像后面跳下去，如果不是这样，这一切便全是扯蛋！”于是他推门而进，抬头望去——哟，那个东西像前一次那样跳下去不见了，于是他信服了。从那时候起，他找到了钥匙，知道他可以依靠自己的想象，从而，他学会了使用这种想象。

我没有更多时间来告诉你们，他头脑中的图象的发展情况，或者另外的病人又是怎样掌握了这一方法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这种方法。我这里只提一下：它可以表现为一场梦或一个印象，而这个梦或印象有催眠的性质，可以引发主动想象。“想象”（imagination）和“幻想“（fantasy）这两个词中我更愿采用前者，因为两者实际上是有区别的。过去，医生们也了解这一区别，他们说我们的工作应凭借真正的想象来完成，而不是凭借幻想。[①]换言之，如果我们正确理解这两个词的涵义，便会看出：“幻想”有悖常理，只是一种幻象、一种稍纵即逝的印象；而“想象”则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我也是这样来区分这两者的。

幻想多少是你自己的发明，只停留在纯属个人的事物的表面，是意识的期待。但主动想象正如这个术语所表达的，意味着意象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意味着象征性事件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根据。当然，这只是在你的意识和理性对此不加任何干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主动想象开始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起点上。我用一个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之。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有一个一直未

① 参见《心理学和炼丹术》（《荣格全集》第12卷）第360段。

出嫁的姑妈，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旧式房子里。房间里有很多美丽的、古香古色的彩雕，其中有一幅我爷爷的像。他是一位主教，他正走出家门，站在台沿上。从房门向下有扶手、台阶，一条小道通向教堂。他佩戴着徽章，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我的父母允许我每个礼拜天早上去看望姑妈，于是每次我就跪在一把椅子上凝视着这幅雕像，直到我觉得他走下了台阶。我姑妈每次见我这样出神都会说："嗨，乖孩子，他不会动的，还站在那儿呢。"但我知道我看见他走下来的。

你们看，就这样，那雕像开始动起来。同样，当我们全神贯注于头脑中的一幅图景时，它会开始动起来，意象会变得更丰富，还会变化发展下去。自然，你会每次都对之表示怀疑，认为是自己在无中生有，认为那只是自己头脑的发明。但你必须打消这种怀疑，因为这种怀疑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依靠有意识的思维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一直有赖于那些突然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德语中就叫做 Einfalle（灵机一动想到的东西）。比如，如果我的无意识不给我以念头，我就不可能继续我的讲话，因为我发明不出下一个步骤。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你想说出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名或某个词，但就是记不起来，而隔一些时候，它却自动地跳进你的记忆中来。我们完全仰赖无意识的善意合作。如果它不与我们合作，我们便一筹莫展了。因此我确认，单靠运用意识我们是做不了多少事的。我们总是过高估计意图与志愿的力量。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全神贯注于内心的意象上，小心地不去干扰事件的自然进程，我们的无意识就会产生出一系列意象，完成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

我在很多病人身上试验过上述方法，多年来的工作使我占有

了这方面的大量生动的资料。观察这种方法的运用过程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我并不把主动想象法当成万灵药方，医生首先要发现确切的迹象，证明此法适合自己的某位病人，才能运用之；有很多病人，若将此法强行运用于他们身上，则有害无益。但在分析阶段的后期，意象的对象化常常取代了梦。意象预见到梦境，于是便没有梦了。只要有意识的思维活动还影响着无意识，无意识便大大减弱。这时，所有的意象都带有灵活多变的形式，这就比梦有更多的优越性。它加快成熟过程，因为分析工作就正是一种加快了的成熟过程。这一定义并非我的发明，而是老教授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的发明。

由于通过主动想象，所有的意象都产生在有意识的思维中，这些意象比起不确定的梦更完整。这些意象也比梦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它们有感觉的价值，一个人靠感觉就能进行判断。病人常常自己感觉到某些意象似乎能被肉眼所见。比如他们说："那个梦太逼真了，假如我能够画，我会尽力表现出它的氛围。"或者，他们感到，某一念头无法理性地表达出来，而只能通过象征。或者，他们处于某种激情之中，而假如给这种激情赋予某种形式，才能将它解释清楚，那么，他们便开始在纸上涂抹作画，或用手捏出一些塑像，女患者有时便从事编织。我治疗的病人中有一两个妇女还用跳舞来描述她们无意识中的意象。当然，这些意象也可以通过文字表述出来。

我还掌握有很多这类事例。它们都显示出大量的原型材料。我现在就试图从历史上找出类似的材料。在过去的岁月里，尤其在中世纪早期，与现在相似的意图也产生了许多丰富的意象材料，我们可将它们与现在的材料作一番比较。象征主义的某些因素可

以回溯到古埃及。我们在东方发现类似我们西方人的无意识意象的许多有趣的材料，甚至在微末细节上也相像。这一比较，使我们获得了极宝贵的洞察力，能透视无意识的结构。心理医生也必须从这一类相似的材料中选出必要的例子告诉病人，当然他无需像从事科学研究那样详尽地向病人作解释，而只需满足每个不同病人的具体需要，帮助病人理解自己的原型意象。因为，要让病人真正明了自己的原型意象的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他们感到，自己的那些意象并非只是毫无外部联系的、古怪的主观经验，而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客观事实与过程在人脑中的典型的、反复的表现。病人在将自己的非个人意象对象化并理解到其中固有的内容后，就能发现他的原型意象的全部价值。这时，他就能真正看到自己的原型意象，他的无意识也能被他所理解了。不仅如此，这种办法对他还有一个明确的作用：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原型内容，那些内容都反作用于他，使他的态度产生变化。我提到非自我中心（the non-ego centre），也就是试图为这种态度作出界定。

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我曾有一个病人，是大学里的，属于那种很片面看问题的知识分子一类。他的无意识受到了困扰，被激发起来，于是他把这种无意识投射到别的像是他敌人的人身上。他感到很孤立，觉得大家都与他过不去。于是他开始酗酒，以此来忘掉烦恼。但他变得动辄易怒，在这种心境下他开始与别人吵闹，有几次还与别人闹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他被人饱打一顿后从一个餐厅里给推了出来。这种事随后不断发生。最后，他忍受不住，来求我帮助，问我该怎么办。我接见他后得到一个很明确的印象：这个人塞满了古老的原型材料。于是，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有趣的实验，把他的原型材料纯化，但又不能让他受我的影

响，所以我又不能直接处理他的病状。”我把他转给了一位女心理医生，她那时还是新手，对原型材料所知不多。这样，我能绝对放心，她不会干预病人的原型材料。由于这个病人已非常颓丧，所以没有反对我的做法。他与她进行配合治疗，她叫他怎样他就怎样。[①]

她要他注意自己的梦，他就把自己所有记得起的梦都仔细记录下来。我手中现在就有关于他的梦的记载，共有一千三百个左右的梦。它们包含着一系列最有特性的原型意象。而且，尽管医生没有要求他，他还是主动地描绘了许多图画来表现梦中所见所感，认为那些所见是甚为重要的。他在这样处理梦、这样在纸上作画的时候，他所干的恰恰正是许多其他病人通过主动想象所干的。他甚至为自己发明了主动想象，为的是要搞清楚他的梦提出的某些复杂问题，比如，怎样使一个圆形内的东西保持平衡，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他钻研永动机，并不是用疯子一样的思考方式，而是用象征的方式。他探究的全部问题都是中世纪哲学所关切的，而现代的理性思维则会认为他在胡思乱想。其实，这只证明我们还不理解这种现象，但过去的哲学家们却是理解的。愚人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在这一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大约相当他最初的四百个梦），我一直没有插手。第一次见过他之后有八个月没有再看到他。头五个月他接受那女医生的分析治疗，后三个月他就自己一人进行这种工作了。他继续准确地观察自己的无意识。他对这种事还真很有天赋。最后，在大约两个月的期间里，他多次与我交谈。我

① 这个病例为《心理学和炼丹术》第2部分提供了材料。

已无须对他多谈象征主义了。

用这样的方式探讨了自己的无意识之后，他变得完全正常，恢复了理智。他不再饮酒，能够自我调节，在各方面都恢复了正常。这个变化的理由很明显：这个人——是个未婚者——一直过着狭窄的书斋生活，他自然有某些欲望和要求，但他完全没有风流韵事的经验，因为他不能区分自己的感情。他在女人面前出了一次丑以后，自然不再得到女性的青睐。后来男人们也不喜欢他，所以他感到很孤独。但现在他已经找到使自己神往的东西，他有了新的兴趣中心。他不久发现，自己的梦都指向某种意味深长的事物，这就更激发起他的直觉和科学的兴趣。他不再感到自己是迷失的羔羊。他想："我傍晚把这些分析工作搞完之后，就去书房，我就能明白发生了些什么。我要研究我的梦，还会发现奇特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当然，理性判断会说：这个人只是深深陷入了胡思乱想之中了。但并非如此。他对自己的无意识真正下了一番功夫，而且科学地分析了自己的意象。在他经过三个月独自工作后来找我时，他几乎已经是正常人了。只是他还不那么确信，还有烦忧，因为从无意识中挖掘出的某些材料他还不能理解。他向我请教，我谨慎地暗示了那些材料的意义，但仅此而已，使他能自己去继续他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

今年年底，我打算从他的前四百个梦选出一些来汇成一本集子，同时我要指出贯穿那些梦的一个主题——原型意象。[①]以后还有英译本问世，你们便能看到这种方法是怎样在我不插手或不受任何外部干预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这一病例中含有一系列鲜

① 参见《心理学和炼丹术》第2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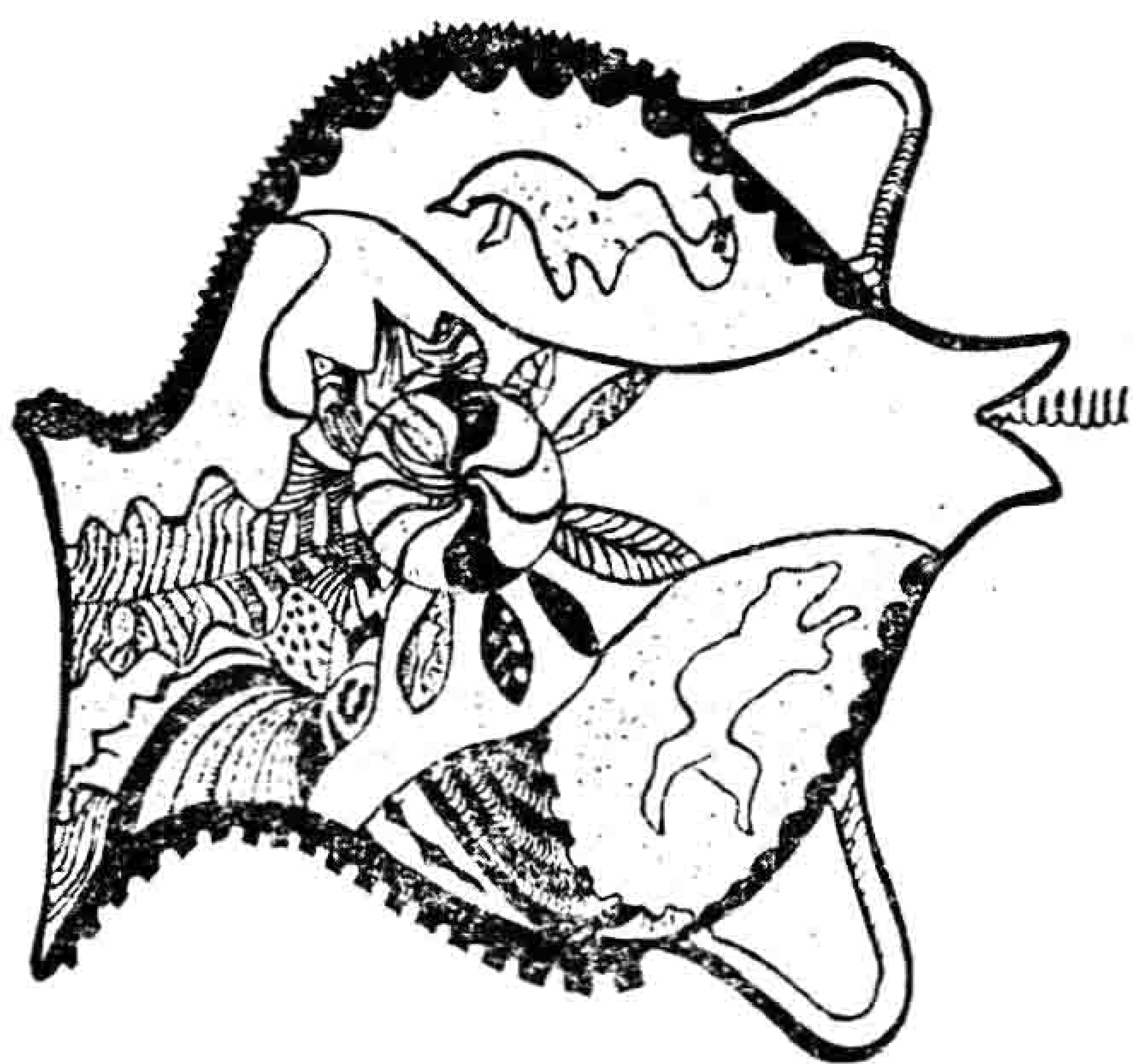


图 14 病人的第一幅画

明的意象，它们显示了主动想象的巨大作用。你们都能理解，这一病例只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那种方法，即把意象对象化为可塑的形式，因为许多象征都直接见于梦中。但此例仍然说明了主动想象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气氛。我就有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每天傍晚都在纸上抹呀画呀，企图把梦中意象表现出来。他们感到这样做是一件使自己神往的工作，这正是原型对意识的持久的吸引力。但是，原型被对象化以后，意识被原型淹没的危险就得到避免，并且获得了原型的积极的效果。用理性术语几乎不可能界定这种效果。这是一种“魔法般的”效果，即是说，一种暗示性影响由意象进入作为个体的人，这样，个体的无意识被扩展开来，发生了变化。

我听说贝内特（Bennet）医生带了一些由病人所作的画，他可否让大家看看?

这幅画（图 14）想画一个钵或花瓶。当然，画得很笨拙，仅显示一种想画出一个花瓶或钵的意图或念头。这个容器的主题本身就是一个有某种目的的原型意象，我能够从这幅画证明这个目的是什么。一个容器是用于盛物的器具。比如它可以盛液体，使之不至于流泻。我们德文中表示容器的名词是 Gefäss，其动词形态为 fassen，意思就是放、盛、握等。另一个派生词 Fassung 意

为放置，比喻意义可以是镇静自若等。所以，这画中的容器表示盛或装东西的动作，使被盛物得以汇集而不致流失。对于容易分散开来的东西，你必须使之聚而不散。从这幅画的结构以及其中某些特点，我们显然可以看出，病人的心态中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因素。这幅画带有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特征。我不熟悉这个病例，但贝勒医生证实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你们可在这幅画上的各处发现相互不一致的因素,其中很多无动机可言,应不属于一类。另外，还能见到把整幅画分割开来的特殊线条，这些线条正是分裂症的特征，我称之为分裂性线条。当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描绘有关自己的图画时，他自然要表现出自己精神结构中的分裂性质。于是你会发现这些分裂性线条，它们常常贯穿一个图形，像打破的镜面裂缝一样。在这幅画中，图形本身倒没有明显的分裂性线条，但这些线条散布在整幅画中了。

所以，可以这样说，这个病人试图将全部不一致的因素都汇聚到容器里去。这个容器是用来作他的整个存在的受体，作所有相互冲突因素的受体。假如他想把所有这些因素都汇集在他的自我之中，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自我每一次只能等同于这些因素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所以，他用容器这种象征来试图找到一个能盛下一切的器皿，用当中的一个珠子或球状图形来暗示一种非自我中心。

这幅画是自我治疗的一种试图。它暴露出所有冲突的因素，又试图将它们统一在那个容器内。这种关于受体的观念正是一种原型观念。到处都有它的踪迹，它是无意识意象的一个中心主题。那种在某物四周画一个圆圈用以保护该物或使之免受敌对力量的影响的做法，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型观念。作为避邪的魔圈，是一

种至今还能在民间传说里找到的原型观念。比如，如果一个人要挖地寻宝，他先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这样邪魔就进不来了。当城市的地面规划被制定出来时，人们总是组织一队人马绕城一周，作为一种保护仪式。在瑞士的某些村庄里，每逢为保护收获而举行赐福仪式的时候，牧师和镇议员就要围着长满庄稼的田野绕一周。在魔圈的中央，或在神圣地带的中心，便是庙宇。一个能说明这一观念的最好的例子，是爪哇岛上的大佛寺。四周绕圈的仪式在这里变为螺旋上升，朝圣者走过代表佛祖的不同生活经历的意象，最后在顶上是不可见之佛，未来之佛。大佛的基座设计在一个圆中，此圆外又是一个方形。这种结构在梵文中称作曼达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圆圈，尤指魔圈。在东方，曼达拉不仅是庙宇的地面设计，也是庙宇中图画的结构，或是某个宗教庆典日采用的图形。在曼达拉中心，放有神或神圣的象征——雷电之神。沿着这最里面的小圆是开有四个门的圆廊。外面是花圃，花圃外又被一个圆圈所围绕。

曼达拉象征正是意指一种神圣的处所，意指对中心的保护。这种象征是无意识意象对象化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①]这是一种对人格中心的保护措施，保护它不受外界的影响，不被拉出界外去。

贝内特医生的病人所作的这幅画，正是企图画出这样一个曼达拉。这图上有中心点，包含着他的整个精神，这个器皿相当于一个魔圈，他想沿着它举行绕行仪式（circumambulatio）。这样，注意力同样指向中心点，病人把自己所有的冲突因素都置于观察之下，企图将它们统一起来。绕行仪式总是依顺时针方向进行的。

---

① 参见《论“金花的秘密”》（《荣格全集》第13卷）和《关于曼达拉象征》（《荣格全集》第9卷）。

如果逆向行之，则大不吉利。这幅图中的绕行观念是病人的首次试图，表现了他想为自己的整个精神找到一个中心和一个容纳物。但他没有成功。这幅图设计得不平衡，容器正在倾倒。它甚至朝左倒下去，倒向无意识一侧。所以，他的无意识还是太强大了。如果他想达到避邪的目的，就必须换一种方式。我们将看到他在下一幅图画中又是怎样的。

在第二幅图中（图 15），他努力做到对称。这一次，他把先前不能把握的相互冲突的可怕因素汇集在一处，并将它们统一为更吉祥、更少病象的形式。他现在能够把自己无意识的活跃因素聚集起来，画成蛇的形象和圣瓶的形状。这个容器稳立正中，不再倾倒，形状也有改进。当然，他还没有把意图成功地表达出来，但他至少使自己画的动物有了某种形状了。它们都是一些下界的动物，大海深处的鱼、黑暗中的蛇。它们象征着他精神上的低级中心，即同情机制。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把星星也画进去了，这意味着宇宙——他的世界——也被包容进来。这暗示的是深入骨髓的无意识占星术，尽管我们对此没有意识。此画顶端是一个无意识的拟人表现：一个背朝上的赤裸的阿尼玛灵魂。这正是典型的姿势。在将这类意象对象化的开始阶段，这种灵魂常常是背朝上的。容器的底部是八个弯月形，月亮也是无意识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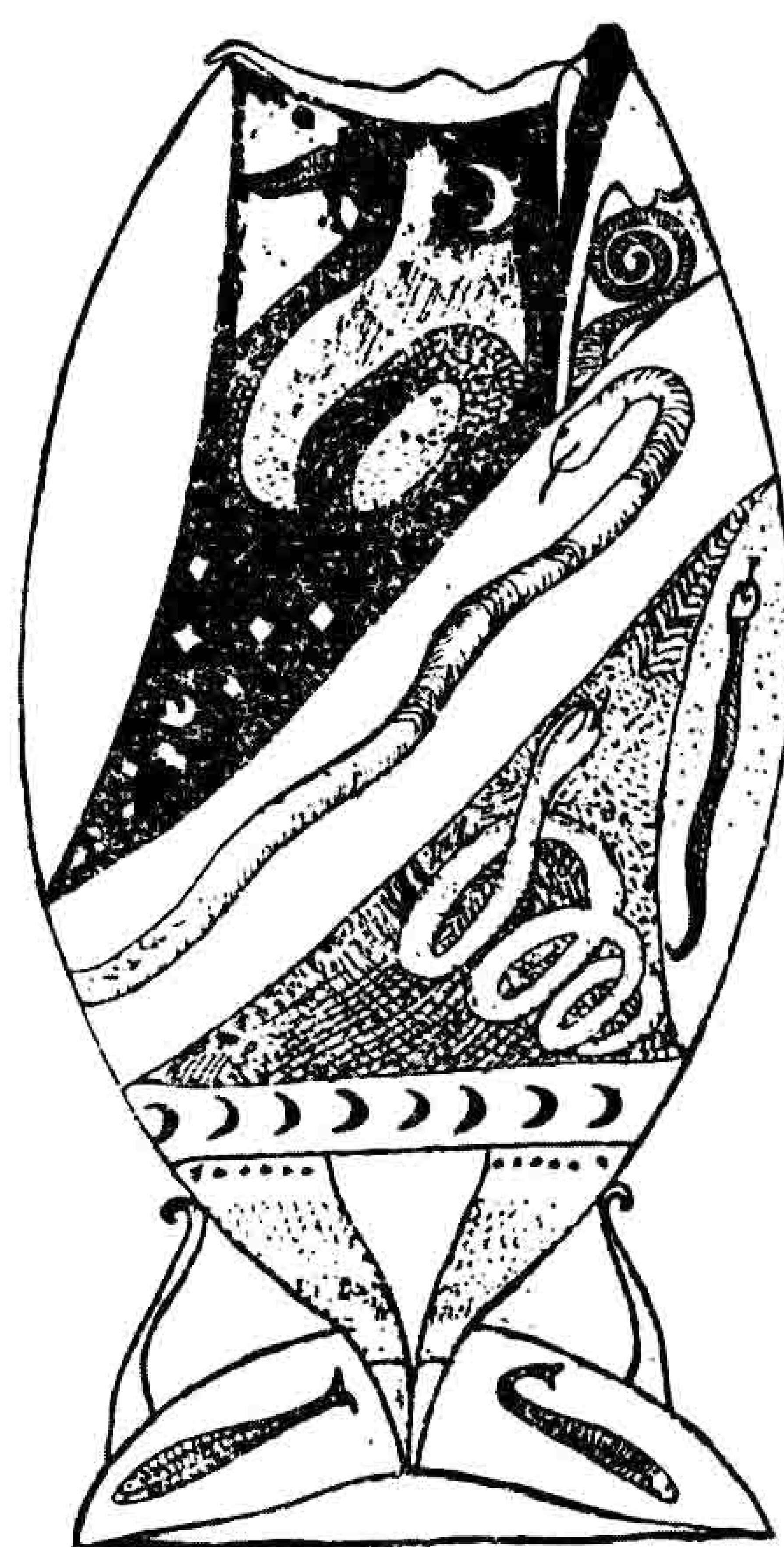


图 15　病人的第二幅画

人的无意识是月亮的世界，因为它是夜的世界，才以月为其特征。月神又是女神的标志，因为无意识是阴性的。当然，我们还是能发现打乱和谐的破裂线。但我还是认为，如果没有特别的麻烦和干预，这个病人很可能继续沿着这一建设性方向发展下去。我认为他有希望完全恢复，因为阿尼玛的出现就是好兆头。这灵魂也像是一种容器，因为一开始她就把无意识的全部内容合并在一起，而不是让它们散乱地存在于各个部分里。还有，病人企图把主题向左、右两边分隔开，这显示出一种意识定向的努力。第一幅画中的珠子或小球已在第二幅里消失了，但这不是坏迹象。整个容器就是中心，病人也克服了容器的倾斜，使它稳立正中。所有这些都说明病人真正在努力纠正自己的偏差。

这些图画很重要，应该还给病人。可以让病人复制一份给医生，病人是不会拒绝这样做的。但原画应该留在病人手里，因为他们要欣赏自己的作品。当他们观看自己的图画时，会感到自己的无意识得到了表现。这些客观化了的形式又反作用于他们，于是他们给迷住了。这些图画的暗示性影响在病人的精神系统上发生作用，诱发出的效果与他用画来表现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是产生偶像的原因，也是人们赋予神圣意象以魔力的原因。那些神圣的偶像把魔力投进我们的思维体系，使我们得以纠正自己，条件是：我们把自己渗入到偶像里面去。如果你渗入到圣像中去，圣像就会与你对话。用喇嘛教的曼达拉为例：中心点是一尊佛，只要把自己的心置于这佛内，它就回答你并进入你体内。它有魔术效果。

由于这些无意识的图画表现了个体的实际心态，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进行诊断。从这样的一幅图上你能马上断定病人的状况

如何，是精神分裂症还是神经症。你甚至对预后能作出判断。所以，只要你有一些经验，就能使这些图画变得格外有用。当然，你要保持谨慎。你不可生搬硬套地对每一个病人都说："好，你画画吧。"也许有人想："荣格先生的治疗手段就是叫病人画画儿。"这正如他们以前所想的："他把病人分成内倾型和外倾型，并说'你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因为你属于这种而不是那种类型'。"如果是那样，当然不算治疗。每个病人对医生来说就是一个新问题，要治好他的神经症，医生只有帮助他找到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解决他的冲突。

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用热烈的掌声已经传达出对荣格教授的情感。在这一系列讲座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有幸聆听荣格教授的训导。我们找不到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谢意，他的这些报告在启发我们的灵性的同时又显得咄咄逼人，给我们留下值得反复思考的很多东西。我们，尤其是搞精神疗法的，都感到这些东西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我想，这就是尊贵的先生您想为我们大家做的事，就是您业已完成的工作。我们这个团体感到无比骄傲，因为有您在我们这里给大家讲话；我们全体成员都悄悄怀着这一个心愿：但愿你会很快再来英国作报告，使我们能更广泛深入地探讨这些重大问题。